342.22
Mi37
ウ

○複写

0030404000

0030404-000

３４２．２２－Ｍｉ３７ウ

食貨志彙編

南満洲鉄道調査部

昭和１７

AEA

ハエ-1B-43

帝國圖書館藏

342.22
M137

貨志彙編

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
調査部

帝國圖書館藏

發行所寄贈本

930
96

序

一、本書は支那歴代食貨志を彙輯せるものである。收むるに史記、漢書、晉書、魏書、隋書、舊唐書、新唐書、舊五代史、宋史、遼史、金史、元史、新元史、明史及び清史稿、以上十五種の食貨志を採り、之に永樂大典の大元倉庫記、大元氈罽工物記及び罪惟錄の一部を加へた。

二、今回の企ては各志を纏めて合編し以て浩瀚な二十五史其の他を繙くの勞を省かんとするにあつて、各項の詳註又は邦文譯等のことは目的外である。校合其の他に於いて遺誤脱漏尠からざるべきを恐れるが之が補正は他日に期したい。

三、本書の編者は松崎鶴雄氏である。攷證校定の事に從はるること數年、昭和十四年暮稿成るに及び、氏の好意により調査部に於いて上梓することとなつた。水谷前資料課長の時印刷に着手し、また校合に二年を費して玆に成書をみる。一言を巻首に題して刊行の辭とする次第である。

昭和十六年十一月

滿鐵調査部資料課長

菊地清

緒言

中國歷代の經濟政策を窺ふには、先づ二十四史中の食貨志に指を染むるが順序と思ひ、自ら揣らず二十四史及び清史の食貨志を彙輯して繙閲に便にせんと企てた。謭陋菲薄を以て蚊蝱山を負ふの笑は覺悟しながら數年を費した。粗漏杜撰を免れない所は、切に先進の匡謬を願ふ。

原本は手近かな五洲同文書局の二十四史を用ひ、全體を通じて、商務印書館影印百衲本二十四史、竹簡齋本二十四史、汲古閣本二十四史、殿版二十四史を對照し、更に史記は嘉業堂覆刻宋蜀大字本を、漢書は嘉業堂覆刻宋白鷺洲書院本、王先謙の漢書補注を對照し、晉書は劉承幹、吳士鑑合著の晉書斠注を、五代史は嘉業堂刻舊五代史を參照し、東華錄、二十四史校勘記、宋會要及び上海大光書局新印の食貨志を參照した。校訂にあたつて雙方に理由があり又は數字の差が確證し得ないものは、欄外に附記した。諸處に略註を附して蛇足を添へた。二十四史に續くべき清の正史が未出のため、清史稿を採り、其の誤字誤植は食貨原稿抄本を借り、或は小竹文學士の校正にも從つた。

本書の印刷に際しては、滿鐵調査部諸君の多大なる俠助によつて成書に至つたことを特筆して深謝を表する。

史記平準書については、崔適の史記探源に喝破した如く、史記が出來た後に何人か漢書の食貨志を攙入したといふ疑はあるが、順序として編首に加へた。又永樂大典の數條及び四部叢刊中の罪惟錄の一部も加へた。此の外、會要、通考、地方志等々抽出すべきものが少くないが、老衰餘日なく後賢に俟つ所以である。

昭和十六年九月

松崎鶴雄

目次

序
緒言
史記平準書……一
漢書食貨志……一三
上……一三
下……二八
晉書食貨志……四五
魏書食貨志……六一
隋書食貨志……七七
舊唐書食貨志……九五
上……九五
下……一一五
新唐書食貨志……一二九
一……一二九

二……一三六
三……一四五
四……一五三
五……一六四
舊五代史食貨志……一七五
宋史食貨志……一八二
上一 農田……一八三
上二 方田 賦稅……二一三
上三 布帛 和糴 漕運……二三五
上四 屯田 常平義倉……二五九
上五 役法上……二八一
上六 役法下 振恤……二九九
下一 會計……三一八
下二 錢幣……三三八
下三 會子 鹽上……三五七
下四 鹽中……三七八
下五 鹽下 茶下……三九八
下六 茶下……四一七
下七 酒 坑冶 礬 香附……四三五

下八 商稅 市易 均輸 互市舶法……四五四
遼史食貨志……四七三
上……四七三
下……四七七
金史食貨志……四八一
一 戶口 通檢推排……四八一
二 田制 租賦 牛具稅……四九三
三 錢幣……五一〇
四 鹽 酒 酤 茶 諸征商 金銀稅……五二七
五 榷場 和糴 常平倉 水田 區田 入粟補度牒……五四〇
元史食貨志……五五一
一 經理 農桑 稅糧 科差 海運 鈔法……五五一
二 歲課 鹽法 茶法 酒醋課 商稅 市舶 額外課……五七二
三 歲賜……五九九
四 俸祿 常平義倉 惠民藥局 市糴 賑恤……六二七
五 海運 鈔法 鹽法 茶法……六五二
附錄一 大元倉庫記……六七一
附錄二 大元氈罽工物記……六八〇
新元史食貨志……六九一

一　戶口　科差　稅法……六九一
二　田制　農政……七〇〇
三　洞冶課　附　珠、玉、硝、礬、竹木……七〇九
四　鹽課……七一六
五　酒醋課　茶課　市舶課……七二九
七　常課　額外課　和糴和買　幹脫官錢……七三八
七　秒法……七四五
八　海運……七五五
九　官俸……七七一
十　賜賚上……七八五
十一　賜賚下……七九八
十二　賑恤上……八〇七
十三、賑恤下　入粟補官　內外諸倉　惠民藥局……八一九

明史食貨志

一　戶口　田制　屯田　莊田……八四三
附錄　歸憲錄　屯田志、土田志……八四三
二　賦役……八五三
三　漕運　倉庫……八六二
四　鹽法　茶法……八七五

附錄　歸憲錄　鹽法志、茶法志……八八七
五　鈔法　坑冶　附　鑄錢　銅場　商稅　市舶　馬市……九〇六
附錄　歸憲錄　典牧志……九一二
六　上供採造　採造　柴炭　採木　珠池　織造　燒造　俸餉　會計……九三〇

清史稿食貨志

一　戶口　田制……九三五
二　賦役　倉庫……九五三
三　漕運……九五三
四　鹽法……九九一
五　鈔法　茶法　鑄政……一〇二一
六　征榷　會計……一〇五三
……一〇八四
……一一〇九

史記平準書

漢　太史司馬遷撰

漢興接秦之弊。丈夫從軍旅。老弱轉糧饟。作業劇而財匱。自天子不能具鈞駟(一)。而將相或乘牛車。齊民無藏蓋(二)。於是爲秦錢重難用。更令民鑄錢(三)。一黃金一斤。約法省禁。而不軌逐利之民。蓄積餘業。以稽市物。物踊騰糴。米至石萬錢。馬一匹則百金。天下已平。高祖乃令商賈不得衣絲乘車。重租稅以困辱之。孝惠高后時。爲天下初定。復弛商賈之律。然市井之子孫。亦不得仕宦爲吏。量吏祿度官用。以賦於民。而山川園池市井租稅之入。自天子以至於封君湯沐邑。皆各爲私奉養焉。不領於天下之經費。漕轉山東粟。以給中都官。歲不過數十萬石。至孝文時。荚錢益多輕。乃更鑄四銖錢。其文爲半兩。令民縱得自鑄錢。故吳諸侯也。以卽山鑄錢(五)。富埒天子。其後卒以叛逆。鄧通大夫也。以鑄錢財過王者。故吳鄧氏錢布天下。而鑄錢之禁生焉。匈奴數侵盜北邊。屯戍者多。邊粟不足給食當食者。於是募民能輸。及轉粟於邊者拜爵。爵得至大庶長。孝景時上郡以西旱。亦復脩賣爵令。而賤其價以招民。及徒復作得輸粟縣官。以除罪。益造苑馬以廣用(六)。而宮室列觀。輿馬益增脩矣。至今上卽位數歲。漢興七十餘年之間。國家無事。非遇水旱之災。民則人給家足。都鄙廩庾皆滿。而府庫餘貨財。京師之錢累巨萬(七)。貫朽而不可校(八)。太倉之粟。陳陳相因。充溢露積於外。至腐敗不可食。

校一　喜樂堂

東京帝國大學

本ハ一の字なし。

衆庶街巷有馬。而阡陌之間成羣。而乘字牝者。儐而不得聚會。守閭閻者食粱肉。爲吏者長子孫。居官者以爲姓號。故人人自愛而重犯法。先行義而後絀恥辱焉。當是時。網疏而民富。役財驕溢。或至兼幷。豪黨之徒。以武斷於鄉曲。宗室有土。公卿大夫以下。爭于奢侈。室廬輿服。僭于上無限度。物盛而衰。固其變也。自是之後。嚴助朱買臣等。招來東甌(九)事兩越。江淮之間。蕭然煩費矣。唐蒙司馬相如。開路西南夷。鑿山通道千餘里。以廣巴蜀。巴蜀之民罷焉。彭吳賈滅朝鮮。置滄海之郡。則燕齊之間。靡然發動。及王恢設謀馬邑。匈奴絕和親。侵擾北邊。兵連而不解。天下苦其勞。而干戈日滋。行者齎。居者送。中外騷擾而相奉。百姓玩弊以巧法。財賂衰耗而不贍。入物者補官。出貨者除罪。選舉陵遲。廉恥相冒。武力進用。法嚴令具。興利之臣自此始也。其後漢將歲以數萬騎出擊胡。及車騎將軍衞青取匈奴河南地。築朔方。當是時。漢通西南夷道。作者數萬人。千里負擔饋糧。率十餘鍾(十)致一石。散幣於邛僰(十一)以集之。數歲道不通。蠻夷因以數攻。吏發兵誅之。悉巴蜀租賦。不足以更之。乃募豪民田南夷。入粟縣官。而內受錢於都內。東至滄海(校二)之郡。人徒之費擬於南夷。又興十餘萬人。築衞朔方。轉漕甚遠。自山東咸被其勞。費數十百巨萬。府庫益虛。乃募民能入奴婢。得以終身復。爲郎增秩。及入羊爲郎始於此。其後四年(十二)而漢遣大將。將六將軍。軍十餘萬。擊右賢王。獲首虜萬五千級。明年大將軍。將六將軍。仍再出擊胡。得首虜萬九千級。捕斬首虜之士。受賜黃金二十餘萬斤。虜數萬人。皆得厚賞。衣食仰給縣官。而漢軍之士馬死者十餘萬。兵甲之財。轉漕之費不與焉。於是大司農陳藏錢(十三)。經耗賦稅既竭。猶不足以奉

校二　嘉業堂本に滄海は滄浪に作る。

戰士。有司言天子曰。朕聞。五帝之敎。不相復而治。禹湯之法。不同道而王。所由殊路而建德一也。北邊未安。朕甚悼之。日者大將軍攻匈奴。斬首虜萬九千級。留蹛(十四)無所食。議令民得買爵。及贖禁錮免減罪。請置賞官。命曰武功爵。級十七萬。凡直三十餘萬金。諸買武功爵。官首者試補吏(十五)先除。千夫如五大夫。其有罪又減二等。爵得至樂卿(十六)。以顯軍功。軍功多用越等。大者封侯卿大夫。小者郎吏。吏道雜而多端。則官職耗廢。自公孫弘以春秋之義繩臣下。取漢相。張湯用峻文決理爲廷尉。於是見知之法生。而廢格沮誹(十七)。窮治之獄用矣。其明年。淮南衡山江都王。謀反迹見。而公卿尋端治之。竟其黨與而坐死者數萬人。長吏益慘急而法令明察。當是之時。招尊方正賢良文學之士。或至公卿大夫。公孫弘以漢相布被。食不重味。爲天下先。然無益於俗。稍騖於功利矣。其明年驃騎仍再出擊胡。獲首四萬。其秋渾邪王率數萬之衆來降。於是漢發車二萬(校三)乘迎之。既至受賞賜。及有功之士。是歲費凡百餘巨萬。

(一)　索隱に、天子の駕は駟馬、其色は齊しく同じかるべし。今國家貧しくして、天子は鈞色の駟馬を具へることができぬ。
(二)　蘇林曰く、蓋して藏める物がない。
(三)　古今注に、秦の錢は半兩、徑一寸二分、重さ十二銖。
(四)　如淳曰く、榆の實の莢の如し。
(五)　索隱に、銅の出る山で錢を鑄る。
(六)　索隱に、苑囿を增設し、廐を造つて馬を養ひ、馬の用途を廣める。
(七)　韋昭曰く、巨萬は今の萬萬(億)。
(八)　校は數へること。
(九)　正義に、東甌は今の台州永寧である。南越は今の廣州南海、閩越は今の建州建安。
(十)　漢書晉義に、鍾は六石四斗。

校三　百衲本は二萬に作る。嘉業堂本は一萬に作る。

（十一）應劭曰く、臨邛は僰に屬し、僰は犍爲に屬する。
（十二）其後四年は元朔五年にあたる。
（十三）韋昭曰く、陳は久しきなり。
（十四）古今字詁に、罅は今の滯の字。
（十五）索隱に、位が稍高いのは試補としてから本任用とするため。
（十六）樂廸は爵（官位）の名。
（十七）如淳曰く、廢格は天子の法で行はせぬこと。誹は上の行を非とすることで、顔異反脣（不服を唱へる）のたぐひを謂ふ。

初先是往十餘歲。河決觀。梁楚之地。固已數困。而緣河之郡。隄塞河輒決壞。費不可勝計。其後番係欲省底柱之漕。穿汾河渠。以爲漑田。作者數萬人。鄭當時爲渭漕渠回遠。鑿直渠。自長安至華陰。作者數萬人。朔方亦穿渠。作者數萬人。各歷二三朞。功未就。費亦各巨萬十數。天子爲伐胡。盛養馬。馬之來食長安者數萬匹。卒牽掌者。關中不足。乃調旁近郡。而胡降者皆衣食縣官。縣官不給。天子乃損膳解乘輿廐。出御府禁藏以贍之。其明年。山東被水菑。民多飢乏。於是天子遣使者。虛郡國倉廩。以振貧民。猶不足。又募豪富人相貸假。尙不能相救。乃徙貧民於關以西。及充朔方以南新秦中。七十餘萬口。衣食皆仰給縣官。數歲假予產業。使者分部護之。冠蓋相望。其費以億計。不可勝數。於是縣官大空。而富商大賈。或蹛財役貧。轉轂百數。廢居居邑。封君皆低首仰給。冶鑄煑鹽。財或累萬金。而不佐國家之急。黎民重困。於是天子與公卿議。更錢造幣以贍用。而摧浮淫幷兼之徒。是時禁苑有白鹿。而少府多銀錫。自孝文更造四銖錢。至是歲四十餘年。從建元以來用少。縣官往往卽多銅山而鑄錢。民亦間盜鑄錢。不可勝數。錢益多而輕。物益少而貴。有司言曰。古者皮

校一　喜樂堂本に多の字なし。

幣。諸侯以聘享。金有三等。黃金爲上。白金爲中。赤金爲下。今半兩錢法重四銖。而姦或盜摩錢裏取鋊。錢益輕薄而物貴。則遠方用幣。煩費不省。乃以白鹿皮方尺。緣以藻繢。爲皮幣。直四十萬。王侯宗室朝覲聘享。必以皮幣薦璧。然後得行。又造銀錫爲白金。以爲天用莫如龍。地用莫如馬。人用莫如龜。故白金三品。其一曰重八兩圜之。其文龍。名曰白選。直三千。二曰重差小方之。其文馬。直五百。三曰復小撱之。其文龜。直三百。令縣官銷半兩錢。更鑄三銖錢。文如其重。盜鑄諸金錢。罪皆死。而吏民之盜鑄白金者。不可勝數。於是以東郭咸陽孔僅爲大農丞。領鹽鐵事。桑弘羊以計算用事侍中。咸陽齊之大煑鹽。孔僅南陽大冶。皆致生累千金。故鄭當時進言之。弘羊雒陽賈人子。以心計年十三侍中。故三人言利。事析秋毫矣。法既益嚴。吏多廢免。兵革數動。民多買復及五大夫。徵發之士益鮮。於是除千夫五大夫爲吏。不欲者出馬。故吏皆通適。令伐棘上林。作昆明池。其明年。大將軍驃騎大出擊胡。得首虜八九萬級。賞賜五十萬金。漢軍馬死者十餘萬匹。轉漕車甲之費不與焉。是時財匱。戰士頗不得祿矣。有司言三銖錢輕。易姦詐。乃更請諸郡國鑄五銖錢。周郭其下。令不可磨取鋊焉。大農上鹽鐵丞孔僅咸陽言。山海天地之藏也。皆宜屬少府。陛下不私。以屬大農佐賦。願募民自給費。因官器作煑鹽。官與牢盆。浮食奇民。欲擅管山海之貨。以致富羨。役利細民。其沮事之議。不可勝聽。敢私鑄鐵器煑鹽者。釱左趾。沒入其器物。郡不出鐵者。置小鐵官。便屬在所縣。使孔僅東郭咸陽乘傳。舉行天下鹽鐵。作官府。除故鹽鐵家富者爲吏。吏道益雜不選。而多賈人矣。商賈以幣之變。多積貨逐利。於是公卿言。

校二　鋊は一に紫に作る。
校三　喜樂堂本に事は寺に作る。

郡國頗被菑害。貧民無產業者。募徙廣饒之地。陛下損膳省用。出禁錢以振元元。寬貸賦而民不齊出於南畝。商賈滋衆。貧者蓄積無有。皆仰縣官。異時算軺車。賈人緡錢。皆有差。請算如故。諸賈人末作貰貸。買居邑稽諸物。及商以取利者。雖無市籍。各以其物自占。率緡錢二千而一算。諸作有租及鑄。率緡錢四千一算。非吏比者。三老北邊騎士。(七)軺車以一算。商賈人軺車二算。船五丈以上一算。匿不自占。占不悉。(八)戍邊一歲。沒入緡錢。有能告者。以其半畀之。賈人有市籍者。及其家屬。皆無得籍名田。以便農。敢犯令。沒入田僮。天子乃思卜式之言。召拜式爲中郎。爵左庶長。賜田十頃。布告天下使明知之。初卜式者河南人也。以田畜爲事。親死。式有少弟。弟壯式脫身出。分獨取畜羊百餘。田宅財物盡予弟。式入山牧。十餘歲羊致千餘頭。買田宅。而其弟盡破其業。式輒復分予弟者數矣。是時漢方數使將擊匈奴。卜式上書。願輸家之半縣官助邊。天子使使問式欲官乎。式曰。臣少牧不習仕宦。不願也。使問曰。家豈有寃欲言事乎。式曰。臣生與人無分爭。式邑人貧者貸之。不善者敎順之。所居人皆從式。式何故見寃於人。無所欲言也。使者曰。苟如此。子何欲而然。式曰。天子誅匈奴。愚以爲。賢者宜死節於邊。有財者宜輸委。如此而匈奴可滅也。使者具其言入以聞。天子以語丞相弘。弘曰。此非人情。不軌之臣。不可以爲化而亂法。願陛下勿許。於是上久不報式。數歲乃罷式。式歸復田牧。歲餘會軍數出。渾邪王等降。縣官費衆倉府空。其明年貧民大徙。皆仰給縣官。無以盡贍。卜式持錢二十萬。予河南守以給徙民。河南上富人助貧人者籍。天子見卜式名識之。曰是固前而欲輸其家半助邊。乃賜式外繇四百人。(九)式又盡復予縣官。是時富豪皆爭匿財。唯式尤欲輸之助費。天子於是。以式終長者。故尊顯以風百姓。初式不願爲郎。上曰。吾有羊上林中。欲令子牧之。式乃拜爲郎。布衣屨而牧羊。(十)歲餘羊肥息。上過見其羊善之。式曰非獨羊也。治民亦猶是也。以時起居。惡者輒斥去毋令敗羣。上以式爲奇。拜爲緱氏令試之。緱氏便之。遷爲成皐令。將漕最。上以爲式朴忠。拜爲齊王太傅。而孔僅之使天下鑄作器。三年中拜爲大農。列於九卿。而桑弘羊爲大農丞。筦諸會計事。稍稍置均輸。以通貨物矣。始令吏得入穀補官。郎至六百石。自造白金五銖錢。後五歲。赦吏民之坐盜鑄金錢死者數十萬人。其不發覺相殺者。不可勝計。赦自出者百餘萬人。然不能半自出。天下大抵無慮皆鑄金錢矣。犯者衆。吏不能盡誅取。於是遣博士褚大徐偃等。分曹循行郡國。舉兼幷之徒守相爲吏者。而御史大夫張湯方隆貴用事。減宣杜周等爲中丞。義縱尹齊王溫舒等。用慘急刻深爲九卿。而直指夏蘭之屬始出矣。而大農顏異誅。初異爲濟南亭長。以廉直稍遷至九卿。上與張湯旣造白鹿皮幣。問異。異曰。今王侯朝賀以蒼璧。直數千。而其皮薦反四十萬。本末不相稱。天子不說。張湯又與異有郤。及人有告異以宅議。事下張湯治異。異與客語。(校四)初令下有不便者。異不應微反脣。湯奏異當九卿。見令不便。不入言而腹誹。論死。自是之後有腹誹之法。以此而公卿大夫多諂諛取容矣。天子旣下緡錢令。而尊卜式。百姓終莫分財佐縣官。於是楊可告緡錢縱矣。郡國多姦鑄錢。錢多輕。而公卿請令京師鑄鐘官赤側。(十一)一當五。賦官用。非赤側不得行。(十二)白金稍賤。民不寶用。縣官以令禁之無益。歲餘白金終廢不行。是歲也張湯死。而民不思。其後二歲。赤側錢賤。民巧法用之不便。又

校四、百衲本に客語の二字を重ぬ。

廢。於是悉禁郡國無鑄錢。專令上林三官鑄。錢既多。而令天下非三官錢不得行。諸郡國所前鑄錢。皆廢銷之。輸其銅三官。而民之鑄錢益少。計其費不能相當。唯眞工大姦。乃盜爲之。卜式相齊。而楊可告緡徧天下。中家以上。大抵皆遇告。杜周治之獄少反者。乃分遣御史廷尉正監分曹。往卽治郡國緡錢。得民財物以億計。奴婢以千萬數。田大縣數百頃。小縣百餘頃。宅亦如之。於是商賈中家以上。大率破。民偸甘食好衣。不事畜藏之產業。而縣官有鹽鐵緡錢之故。用益饒矣。益廣關(校五)。置左右輔。

(一) 徐廣曰く、觀は縣名、東郡に屬す。光武帝が其名を衛と改めた。公爵の國である。
(二) 東郭は姓、咸陽は名。
(三) 韋昭曰く、馬の無いものには輦を伐らしめる。
(四) 武帝は昆明池を穿らせた。其の周圍四十里あり、そこで水師を練習した。
(五) 如淳曰く、牢は廩食である。古は廩を牢と呼んだ。
(六) 韋昭曰く、釱(あしかせ)は鐵で作り、左の趾につけて、刖刑に代へた。
(七) 如淳曰く、吏に非ずして吏と比するを得る者。官は三老北邊騎士を謂ふ。
(八) 索隱に、悉は盡なり。具なり。其家財を通して、それに滿たない者は罰として一年間邊塞の戍卒に充てられる。
(九) 漢書音義に、外繇は戍邊を謂ふ。
(十) 枕世駿曰く、文義を推し尋ねると屬は草履であらう。
(十一) 如淳曰く、赤銅で其輪郭とする。索隱に鐘官は赤側錢を鑄ることを掌る。
(十二) 俗に謂ふ紫紺錢である。

初大農筦鹽鐵官布多。置水衡。欲以主鹽鐵。及楊可告緡錢。上林財物衆。乃令水衡主上林。上林既充滿益廣。是時越欲與漢用船戰逐。乃大脩昆明池。列觀環之。治樓船高十餘丈。旗幟加其上甚壯。於是天子感之。乃作柏梁臺。高數十丈。宮室之脩由此日麗。乃分緡錢諸官。而水衡少府大農太僕。各置農官。往卽郡縣比沒入田田之。其沒入奴婢分諸苑。養狗馬禽

校五　喜樂堂本に關は增に作る。

獸。及與諸官。諸官益新置多。徙奴婢衆。而下河漕度四百萬石。及官自糴乃足。所忠言世家子弟富人。或鬬雞走狗馬。弋獵博戲。亂齊民。乃徵諸犯令相引數千人。命曰株送徒。入財者得補郎。郎選衰矣。是時山東被河菑。及歲不登數年。人或相食。方一二千里。天子憐之。詔曰。江南火耕水耨。令飢民得流就食江淮間。欲留之處。遣使冠蓋相屬於道護之。下巴蜀粟以振之。其明年天子始巡郡國。東渡河。河東守不意行至不辦。自殺。行西踰隴。隴西守以行往卒(二)。天子從官不得食。隴西守自殺。於是上北出蕭關。從數萬騎獵新秦中。以勒邊兵而歸。新秦中或千里無亭徼。於是誅北地太守以下。而令民得畜牧邊縣。官假馬母三歲而歸。及息什一。以除告緡。用充仞新秦中。旣得寶鼎。立后土太一祠。公卿議封禪事。而天下郡國皆豫治道橋。緡故宮。及當馳道縣。縣治官儲設供具。而望以待幸。其明年南越反。西羌侵邊爲桀。於是天子爲山東不贍。赦天下。因南方樓船卒二十餘萬人。擊南越。數萬人發三河以西騎擊西羌。又數萬人渡河築令居。初置張掖酒泉郡。而上郡朔方西河河西開田官。斥塞卒六十萬人戍田之。中國緡道餽糧。遠者二千(校三)。近者千餘里。皆仰給大農。邊兵不足。乃發武庫工官兵器以贍之。車騎馬乏絕。縣官錢少。買馬難得。乃著令。令封君以下至三百石以上吏。以差出牝馬天下亭。亭有畜牧馬。歲課息。齊相卜式上書曰。臣聞主憂臣辱。南越反。臣願父子與齊習船者往死之。天子下詔曰。卜式雖躬耕牧。不爲以利。有餘輒助縣官之用。今天下不幸有急。而式奮願父子死之。雖未戰可謂義形於內。賜爵關內侯。金六十斤。田十頃。布告天下。天下莫應。列侯以百數。皆莫求從軍擊羌越。至酎少府省金(三)。而列侯坐酎金。

校一　從は一本に從に作る。
校二　喜樂堂本に留字を畫ぬ。
校三　漢書食貨志に三千に作る。

失侯者百餘人。乃拜式爲御史大夫。式既在位。見郡國多不便。縣官作鹽鐵。鐵器苦惡賈貴或彊令民賣買之。而船有算商者少物貴。乃因孔僅言船算事。上由是不悅卜式。漢連兵三歲誅羌滅南越。番禺以西至蜀南者。置初郡十七。且以其故俗治毋賦稅。南陽漢中以往郡。各以地比給初郡吏卒。奉食幣物傳車馬被具。而初郡時時小反殺吏。漢發南方吏卒往誅之。間歲萬餘人。費皆仰給大農。大農以均輸調鹽鐵助賦。故能贍之。然兵所過縣。爲以訾給毋乏而已。不敢言擅賦法矣。其明年元封元年。卜式貶秩。爲太子太傅。而桑弘羊爲治粟都尉領大農。盡代僅筦天下鹽鐵。弘羊以諸官各自市。相與爭。物故騰躍。而天下賦輸。或不償其僦費。乃請置大農部丞數十人。分部主郡國。各往往縣置均輸鹽鐵官。令遠方各以其物貴時商賈所轉販者。爲賦而相灌輸。置平準于京師。都受天下委輸。召工官治車諸器。皆仰給大農。大農之諸官。盡籠天下之貨物。貴卽賣之。賤則買之。如此富商大賈。無所牟大利。則反本而萬物不得騰踊。故抑天下物。名曰平準。天子以爲然許之。於是天子北至朔方。東到太山。巡海上並北邊以歸。所過賞賜。用帛百餘萬匹。錢金以巨萬計。皆取足大農。弘羊又請令吏得入粟補官。及罪人贖罪。令民能入粟甘泉。各有差。以復終身。不告緡。他郡國各輸急處。而諸農各致粟山東。漕益歲六百萬石。一歲之中。太倉甘泉倉滿邊。餘穀諸物。均輸帛五百萬匹。民不益賦而天下用饒。於是弘羊賜爵左庶長。黃金再百斤焉。是歲小旱。上令官求雨。卜式言曰。縣官當食租衣稅而已。今弘羊令吏坐市列肆。販物求利。亨弘羊。天乃雨。太史公曰。農工商交易之路通。而龜貝金錢刀布之幣興焉。所從來久遠。自高辛氏之前尙矣。

靡得而記云。故書道唐虞之際。詩述殷周之世。安寧則長庠序。先本絀末。以禮義防于利。事變多故而亦反是。是以物盛則衰。時極而轉。一質一文。終始之變也。禹貢九州各因其土地所宜。人民所多少而納職焉。湯武承弊易變。使民不倦。各兢兢所以爲治。而稍陵遲衰微。齊桓公用管仲之謀。通輕重之權。徼山海之業。以朝諸侯。用區區之齊。顯成霸名。魏用李克。盡地力爲彊君。自是之後。天下爭於戰國。貴詐力而賤仁義。先富有而後推讓。故庶人之富者。或累巨萬。而貧者或不厭糟糠。有國彊者。或幷羣小以臣諸侯。而弱國或絕祀而滅世。以至於秦卒幷海內。虞夏之幣金爲三品。或黃或白或赤或錢或布或刀或龜貝。及至秦中一國之幣爲三等(校四)。黃金以鎰(四)名。爲上幣。銅錢識曰半兩。重如其文。爲下幣。而珠玉龜貝銀錫之屬。爲器飾寶藏不爲幣。然各隨時而輕重無常。於是外攘夷狄。內興功業。海內之士。力耕不足糧饟。女子紡績不足衣服。古者嘗竭天下之資財以奉其上。猶自以爲不足也。無異。故云事勢之流相激使然。曷足怪焉。

校四　漢書食貨志に三は二に作る。

(一) 布は泉布を謂ふ。
(二) 卒は倉卒。
(三) 如淳曰く、省とは、諸侯の金に輕重あるを視ること。或曰く、嘗酎の祭禮に宗廟で酎を飲む時、少府の官が其金の多少を視る。
(四) 孟康曰く、二十兩を鎰となす。

漢書食貨志（上）

班固撰

洪範八政。一曰食。二曰貨。食謂農殖嘉穀。可食之物。貨謂布帛可衣。及金刀龜貝。所以分財布利。通有無者也。二者生民之本。興自神農之世。斲木爲耜。揉木爲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而食足。日中爲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貨。交易而退。各得其所而貨通。食足貨通。然後國實民富。而教化成。黃帝以下通其變。使民不倦。堯命四子。以敬授民時。舜命后稷。以黎民祖飢。是爲政首。禹平洪水定九州。制土田。各因所生遠近。賦入貢棐。楙遷有無。萬邦作乂。殷周之盛。詩書所述。要在安民。富而教之。故易稱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財。財者帝王所以聚人守位。養成羣生。奉順天德。治國安民之本也。故曰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蓋均亡貧。和亡寡。安亡傾。是以聖王域民。築城郭以居之。制廬井以均之。開市肆以通之。設庠序以教之。士農工商。四民有業。學以居位曰士。闢土殖穀曰農。作巧成器曰工。通財鬻貨曰商。

(一) 顏師古曰く、金は五色の金、黃者を金と謂ひ、白者を銀と謂ひ、赤者を銅と謂ひ、青者を鉛と謂ひ、黑者を鐵と謂ふ。刀は錢幣、龜は卜占、貝は装飾、皆實貨とする。

(二) 顏師古注、耒は手耕曲木、耜は耒端に金をつけたもの、田を耨耘するに用ふ。王先謙補注、宋祁曰く、揉木は採木である。揉は玉篇に而九切、火を以て木を屈して曲げること。

錢大昕曰く、說文に矦は矢を屈申するなり。

（三）顏師古注、四子は羲仲、羲叔、和仲、和叔。

（四）孟康曰く、祖は始なり。補注、宋祁曰く、祖饑は古文には阻に作る。王先謙曰く、五帝紀に始飢に作る。

（五）顏師古注、九州は冀、兗、青、徐、楊、荆、豫、梁、雍。

（六）應劭曰く、棐は竹器、方なるを筐と謂ふ。

顏師古曰く、棐は讀んで匪と同じ。王先謙曰く、唐寫本には貢篚に作る。

（七）域民は顏師古注に邦域となす。

聖王量能授事。四民陳力受職。故朝亡廢官。邑亡敖民。地亡曠土。理民之道。地著爲本。故必建步立畮。正其經界。六尺爲步。步百爲畮。畮百爲夫。夫三爲屋。屋三爲井。井方一里是爲九夫。八家共之。各受私田百畮。公田十畮。是爲八百八十畮。餘二十畮以爲廬舍。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則救。民是以和睦而敎化齊同。力役生產。可得而平也。民受田。上田夫百畮。中田夫二百畮。下田夫三百畮。歲耕種者。爲不易上田。休一歲者。爲一易中田。休二歲者。爲再易下田。三歲更耕之。自爰其處。農民戶人。已受田。其家衆男爲餘夫。亦以口受田如比。士工商家。受田五口。乃當農夫一人。此謂平土。可以爲法者也。若山林藪澤原陵淳鹵之地。各以肥磽多少爲差。有賦有稅。稅謂公田什一。及工商衡虞之入也。賦共車馬甲兵士徒之役。充實府庫。賜予之用。稅給郊社宗廟百神之祀。天子奉養。百官祿食。庶事之費。民年二十受田。六十歸田。七十以上。上所養也。十歲以下。上所長也。十一以上。上所彊也。種穀必雜五種。以備災害。田中不得有樹用妨五穀。力耕數耘。收穫如寇盜之至。還廬樹桑。菜茹有畦。瓜瓠果蓏。殖於疆易。雞豚狗彘。毋失其時。女修蠶織。則五十可

校一　官本、則は相に作る。

以衣帛。七十可以食肉。在壄曰廬。在邑曰里。五家爲鄰。五鄰爲里。四里爲族。五族爲黨。五黨爲州。五州爲鄉。鄉萬二千五百戶也。鄰長位下士。自此以上。稍登一級。至鄉而爲卿也。於是里有序。而鄉有庠。序以明敎。庠以行禮而視化焉。春令民畢出在壄。冬則畢入於邑。其詩曰。四之日舉止。同我婦子。饁彼南畮。又曰。十月蟋蟀。入我牀下。嗟我婦子。聿爲改歲。入此室處。所以順陰陽。備寇賊。習禮文也。春將出民。里胥平旦坐於右塾。鄰長坐於左塾。畢出然後歸。夕亦如之。入者必持薪樵。輕重相分。斑白不提挈。冬民既入。婦人同巷相從夜績。女工一月得四十五日。必相從者。所以省費燎火。同巧拙而合習俗也。

校二　官本、蓋は蓋に作る。通じて用ふ。

（一）周壽昌曰く、地著は劉宋の時、土著と謂ふ。孝武帝大明の初、公卿博議して云ふ、土著の人習翫日に久しと。文獻通考田賦二に、東晉江左に寓居し、百姓南に奔る者を僑人といふ、往々散居して土著の者なし。

（二）顏師古注、廬は田中の屋、春夏之に居り、秋冬は去る。

（三）王先謙曰く、大司徒に、不易の地は一家に百畮、一易の地は一家に二百畮、再易の地は一家に三百畮。

鄭玄注に、不易の地は歲種の美地、一易の地は一歲休んで復種る、再易の地は二歲休んで復種る。

（四）戶人は、王念孫曰く、農民一戶に一人。

如比、顏師古注に比は例なり。

（五）沈欽韓曰く、左襄二十五年傳正義に賈逵曰く、山林の地は、九夫を度となし、九度は一井に當る。藪澤の地は、九夫を鳩となし、八鳩が一井に當る。京陵の地は、九夫を薜となし、七薜が一井に當る。淳鹵の地は、九夫を表となし、六表が一井に當る。彊涼の地は、九夫を敦となし、五敦が一井に當る。偃豬の地は、九夫を規となし、四規が一井に當る。原防の地は、九夫を町となし、三町が一井に當る。陽皐の地は、九夫を牧となし、二牧が一井に當る。

（六）賦稅、顏師古注、賦は口を計つて財を發するを謂ふ。稅は田の入を收むるを謂ふ。

（七）衡虞、顏師古注、工は技巧の作あり、商は行販の利あり、衡虞は山澤の材產を取る。

（八）上所彊、顏師古注、勉强して之を勸めて事に習はしめる。

（九）如寇盜之至、顏師古注、促遽の甚しく、風雨に損せらるるを恐る。

（十）疆易、王先謙曰く、易は場に作るべし、易は古字。

（十一）鄰長、王先謙曰く、地官序官に、里宰は每里に下士一人、鄰長は五家に一人、族師は每族上士一人、黨正は每黨下大夫一人、州長は每州中大夫一人、鄉大夫は每鄉に卿一人、鄉老は二鄉に公一人。

（十二）詩は詩經七月の篇。

（十三）里胥、孟康曰く、今の里吏の如し。塾、顏師古注、門側の堂を塾といふ。門側に坐するは、督促して勸め、其早晏を知り、怠惰を防ぐため。

（十四）一月得四十五日、服虔曰く、一月の中又夜半を十五日となす、凡て四十五日になる。

男女有不得其所者。因相與歌詠。各言其傷。是月餘(一)子亦在于序室。八歲入小學。學六甲(二)五方書計之事。始知室家長幼之節。十五入大學。學先聖禮樂。而知朝廷君臣之禮。其有秀異者。移鄉學于庠序。庠序之異者。移國學于少學。諸侯歲貢少學之異者於天子。學于大學。命曰造士。行同能偶則別之以射。然後爵命焉。孟春之月。羣居者將散。行人(三)振木鐸。徇于路以采詩。獻之大師(四)。比其音律。以聞於天子。故曰王者不窺牖戶而知天下。此先王制土處民。富而敎之之大略也。故孔子曰。道千乘之國。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故民皆勸功樂業。先公而後私。其詩曰。有渰(五)淒淒。興雲祁祁。雨我公田。遂及我私。民三年耕則餘一年之畜。衣食足而知榮辱。廉讓生而爭訟息。故三載考績。孔子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成此功也。三考黜陟。餘三年食。進業曰登。再登曰平。餘六年食。三登曰泰平。二十七歲遭九年食。然後以德流(校一)(六)洽。禮樂成焉。故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

校一　百衲本に至德に作る。

繇此道也。周室既衰。暴君汚吏。慢其經界。繇役橫作。政令不信。上下相詐。公田不治。故魯宣公初稅畝。春秋譏焉。於是上貪民怨。災害生而禍亂作。陵夷至於戰國。貴詐力而賤仁誼。先富有而後禮讓。是時李悝爲魏文侯作盡地力之敎。以爲地方百里。提封九萬頃。除山澤邑居。參分去一。爲田六百萬畮。治田勤謹則畮益三升。不勤則損亦如之。地方百里之增減。輒爲粟百八十萬石矣。又曰糴甚貴傷民。甚賤傷農。民傷則離散。農傷則國貧。故甚貴與甚賤。其傷一也。善爲國者。使民毋傷而農益勸。今一夫挾五口。治田百畮。歲收畮一石半。爲粟百五十石。除十一之稅十五石。餘百三十五石。食人月一石半。五人終歲爲粟九十石。餘有四十五石。石三十爲錢千三百五十。(七)除社(八)閭嘗新春秋之祠用錢三百。餘千五十。衣人率用錢三百。五人終歲用千五百。不足四百五十。不幸疾病死喪之費。及上賦斂又未與此。此農夫所以常困。有不勸耕之心。而令糴至於甚貴者也。是故善平糴者。必謹觀歲有上(九)中下孰。上孰其收自四。餘四百石。中孰自三。餘三百石。下孰自倍。餘百石。小飢則收百石。中飢七十石。大飢三十石。故大孰則上糴三而舍一。中孰則糴二。下孰則糴一。使民適足賈平則止。小飢則發小孰之所斂。中飢則發中孰之所斂。大飢則發大孰之所斂而糴之。故雖遇飢饉水旱。糴不貴而民不散。取有餘以補不足也。行之魏國。國以富彊。及秦孝公用商君。壞井田開阡(十)伯。急耕戰之賞。雖非古道。猶以務本之故。傾鄰國而雄諸侯。然王制遂滅。僭差亡度。庶人之富者累鉅萬。而貧者食糟糠。有國彊者兼州域。而弱者喪社稷。至於始皇遂并天下。內興功作。外攘夷狄。收泰半(十一)之賦。發閭左之戍。男子力耕不足糧饟。女子紡績不足衣服。竭天下之資財。以奉其政。猶未足以澹其欲也。海內愁怨。遂用潰畔。漢興接秦之敝。諸侯竝起。民失作業。而大飢饉。凡米石五千。人相食死者過半。高祖乃令民得賣子就食蜀漢。天下既定。民亡蓋臧。自天子不能具醇駟(十二)。而將相或乘牛車。上於是約法省禁。

輕田祖什五而稅一。量吏祿度官用。以賦於民。而山川園池市肆租稅之入。自天子以至封君湯沐邑。皆各爲私奉養。不領於天子之經費。漕轉關東粟。以給中都官。歲不過數十萬石。

（一）餘子、庶子をいふ。
（二）顧炎武曰く、六甲は四時六十甲子の類。五方は九州嶽瀆列國の名。書計は九數。
（三）顏師古注、行人は遣人、號令を主さどる官。鐸は大鈴、木を以て舌と爲すを木鐸といふ。徇は巡なり。
（四）顏師古注、大師は音律を掌どる官、六詩を教へ、六律を以て音となす。比は次〻（次序）なり。
（五）詩經小雅大田の詩。顏師古注、渰は陰雲、凄凄は雲の起る貌、祁祁は徐なり。
（六）王先謙曰く、官本は以德を王德に作る、案ずるに至德なり。
（七）沈欽韓曰く、管子國蓄篇に、中歲の穀糴は石十錢、大男は四石を食す、月に四十の籍あり。大女は三石を食す、月に三十の籍あり。吾子は二石を食す、月に二十の籍あり。注に、一古の石は今の三斗三升三合に准ず。
（八）王先謙曰く、周禮に二十五家を社となす。說文に閭は里門。周禮に、五家を比となし、五比を閭とす、閭は侶なり、二十五家相群侶するなり、土神を里門に立て共に祀る。嘗新は、春を薦め秋を祈り、收穫を報ずる、皆祠あり。
（九）張晏曰く、平歲は百畝に百五十石を收む、大孰（豐稔）は四倍六百石を收め、民食を計り終歲四百石を長す、官糴三百石、此を糴三舍一となす。
（十）顏師古注、什伯は田の道なり、南北を什といひ、東西を伯といふ。董仲舒曰く、商鞅は井田を除き、民は田を買賣することができて、富者の田は仟陌を連ね、貧者は立錐の地なし。
（十一）顏師古注、收泰半は三分の二をとるなり。
（十二）王先謙曰く、平準書に釣鯛に作る。索隱に釣色の鯛馬とあり、醇と純と同じ。顏師古注に醇は雜ざらぬなり。

孝惠高后之間。衣食滋殖。文帝卽位。躬修儉節。思安百姓。時民近戰國。皆背本趨末。賈誼說上曰。管子曰倉廩實而知禮節。民不足而可治者。自古及今未之嘗聞。古之人曰。一夫不耕。或受之飢。一女不織。或受之寒。生之有時而用之亡度。則物力必屈。古之治天下。至孅至悉也。故其畜積足恃。今背本而趨末。食者甚衆。是天下之大殘也。淫侈之俗。日日以長。是天下之大賊也。殘賊公行。莫之或止。大命將泛(一)。莫之振救。生之者甚少而靡之者甚多。天下財產何得不蹙(三)。漢之爲漢幾四十年矣。公私之積。猶可哀痛。失時不雨。民且狼顧。歲惡不入。請賣爵子(四)。旣聞耳矣。安有爲天下阽(五)危者若是而上不驚者。世之有飢穰。天之行也。禹湯被之矣。卽不幸有方二三千里之旱。國胡以相恤。卒然邊境有急。數千百萬之衆。國胡以餽之。兵旱相乘。天下大屈。有勇力者。聚徒而衡擊。罷夫羸老。易子而齕其骨。政治未畢通也。遠方之能疑者。竝舉而爭起矣。廼駭而圖之。豈將有及乎。夫積貯者。天下之大命也。苟粟多而財有餘。何爲而不成。以攻則取。以守則固。以戰則勝。懷敵附遠。何招而不至。今驅民而歸之農。皆著於本。使天下各食其力。末技游食之民。轉而緣南畝。則畜積足而人樂其所矣。可以爲富安天下。而直爲此廩廩也。竊爲陛下惜之。於是上感誼言。始開籍田。躬耕以勸百姓。鼂錯復說上曰。聖王在上而民不凍飢者。非能耕而食之。織而衣之也。爲開其資財之道也。故堯禹有九年之水。湯有七年之旱。而國亡捐瘠者。以畜積多而備先具也。今海內爲一。土地人民之衆。不避(六)湯禹。加以亡天災。數年之水旱。而畜積未及者何也。地有遺利。民有餘力。生穀之土未盡墾。山澤之利未盡出也。游食之民未盡歸農也。民貧則姦邪生。貧生於不足。不足生於不農。不農則不地著。不地著則離鄉輕家。民如鳥獸。雖有高城深池嚴法重刑。猶不能禁也。夫寒之於衣。不待輕煖。飢之於食。不待甘旨。飢寒至身。不顧廉恥。人情一日不再食則飢。終歲不製衣則寒。夫腹飢不得食。膚寒不得衣。雖慈母不能保其子。君安能以有其民哉。明主知其然也。故務民於農桑。薄賦斂廣畜積。以實倉廩。備水旱。故民可得而有也。民者在上所以牧之。趨利如水走下。四方亡擇也。夫珠玉

金銀。飢不可食。寒不可衣。然而衆貴之者。以上用之故也。其爲物輕微易臧。在於把握。可以周海內。而亡飢寒之患。此令臣輕背其主。而民易去其鄉。盜賊有所勸。亡逃者得輕資(七)也。粟米布帛。生於地。長於時。聚於力。非可一日成也。數石之重。中人弗勝。不爲姦邪所利。一日弗得而飢寒至。是故明君貴五穀而賤金玉。今農夫五口之家。其服役者。不下二人。其能耕者。不過百畮。百畮之收。不過百石。春耕夏耘秋穫冬藏。伐薪樵。治官府。給繇役。春不得避風塵。夏不得避暑熱。秋不得避陰雨。冬不得避寒凍。四時之間。亡日休息。又私自送往迎來。弔死問疾。養孤長幼在其中。勤苦如此。尙復被水旱之災。急政暴虐。賦斂不時。朝令而暮改。當其有者。半賈(八)而賣。亡者取倍稱之息。於是有賣田宅鬻子孫。以償責者矣。而商賈大者。積貯倍息。小者坐列販賣。操其奇贏。日游都市。乘上之急。所賣必倍。故其男不耕耘。女不蠶織。衣必文采。食必粱肉。亡農夫之苦。有仟伯之得。因其富厚。交通王侯。力過吏埶。以利相傾。千里游敖。冠蓋相望。乘堅策肥(九)。履絲曳縞。此商人所以兼幷農人。農人所以流亡者也。今法律賤商人。商人已富貴矣。尊農夫。農夫已貧賤矣。故俗之所貴。主之所賤也。吏之所卑。法之所尊也。上下相反。好惡乖迕。而欲國富法立。不可得也。方今之務。莫若使民務農而已矣。欲民務農。在於貴粟。貴粟之道。在於使民以粟爲賞罰。今募天下入粟縣官。得以拜爵。得以除罪。如此富人有爵。農民有錢。粟有所渫(十)。夫能入粟以受爵。皆有餘者也。取於有餘。以供上用。則貧民之賦可損。所謂損有餘補不足。令出而民利者也。順於民心。所補者三。一曰主用足。二曰民賦少。三曰勸農功。今令民有

校一　百衲本に賈は具に作る。

車騎馬一匹者復卒三人。車騎者天下武備也。故爲復卒(十一)。神農之教曰。有石城十仞。湯池百步。帶甲百萬而亡粟。弗能守也。以是觀之。粟者王者大用。政之本務。令民入粟受爵。至五大夫(十三)以上。廼復一人耳。此其與騎馬之功相去遠矣。爵者上之所擅。出於口而亡窮。粟者民之所種。生於地而不乏。夫得高爵與免罪。人之所甚欲也。使天下人入粟於邊。以受爵免罪。不過三歲。塞下之粟必多矣。於是文帝從錯之言。令民入粟邊。六百石爵上造(十四)稍增至四千石爲五大夫。萬二千石爲大庶長。各以多少。級數爲差。錯復奏言。陛下幸使天下入粟塞下。以拜爵。甚大惠也。竊恐塞卒之食不足用。大渫天下粟。邊食足以支五歲。可令入粟郡縣矣。足支一歲以上。可時赦。勿收農民租。如此德澤加於萬民。民俞勤農。時有軍役。若遭水旱。民不困乏。天下安寧。歲孰且美則民大富樂矣。上復從其言。廼下詔。賜民十二年租稅之半。明年遂除民田之租稅。後十三歲孝景二年。令民半出田租。三十而稅一也。其後上郡以西旱。復修賣爵令。而裁其賈以招民。及徒復作。得輸粟於縣官。以除罪。始造苑(十五)馬以廣用。宮室列館車馬。益增修矣。然屢赦有司。以農爲務。民遂樂業。

(一)　王先謙曰く、泛は舟の流に隨つて覆らんとする意。
(二)　顏師古注、靡は散なり。王先謙曰く、唐寫本には糜に作る。
(三)　應劭曰く、蹙は傾竭なり。
(四)　王先謙曰く、爵を賣り子を鬻るなり。
(五)　顏注、陷危は墜ちんとすること。宋祁曰く、危の字を刪すべし。賈子に陷危の下に者字なきはよろし。
(六)　宋祁曰く、土地人民の衆き湯禹に讓らず。
(七)　王先謙曰く、輕資は輕齎なり。說文に齎は持ち遺くるなり、古くは資齎字通用す。
(八)　顏注、本直が千錢のものは五百を得る。賈は價なり。

（九）顔注、堅は好き車、縞は皓素、繒の精白なるもの。
（十）顔注、渠は散なり。
（十一）顔注、卒になつた者は三人を免し、卒と爲らぬ者は其錢を復する。
（十二）顔注、池は城邊の池、湯を沸かして池にして近づかれぬやうにする。
（十三）顔注、五大夫は第九等の爵。
（十四）顔注、上造は第二等爵、大庶長は第十八等爵なり。
（十五）顔注、苑馬は苑に馬を牧するを謂ふ。
錢大昭曰く、邊郡に六牧あり、苑は馬三十萬匹を養ふ。

至武帝之初。七十年間國家亡事。非遇水旱則民人給家足。都鄙廩庾盡滿。而府庫餘財。京師之錢累百鉅萬。貫朽而不可校。太倉之粟。陳陳相因。充溢露積於外。腐敗不可食。衆庶街巷。有馬仟伯之間成羣。乘牸牝者。擯而不得會聚。守閭閻者食粱肉。爲吏者長子孫。居官者以爲姓號。人人自愛而重犯法。先行誼而黜媿辱焉。於是罔疏而民富。役財驕溢。或至并兼。豪黨之徒。以武斷(一)於鄉曲。宗室有土。公卿大夫以下爭於奢侈。室廬車服僭上亡限。物盛而衰。固其變也。是後外事四夷。內興功利。役費並興而民去本。董仲舒說上曰。春秋宅穀不書。至於麥禾不成則書之。以此見聖人於五穀。最重麥與禾也。今關中俗不好種麥。是歲失春秋之所重。而損生民之具也。願陛下幸詔大司農。使關中民益種宿(二)麥。令毋後時。又言古者稅民。不過什一。其求易共(三)。使民不過三日。其力易足。民財內足。以養老盡孝。外足以事上共稅。下足以畜妻子極愛。故民說(四)從上。至秦則不然。用商鞅之法。改帝王之制。除井田。民得賣買。富者田連仟伯。貧者亡立錐之地。又顓川澤之利。管山林之饒。荒淫越制。踰侈以相高。邑有人君之尊。里有公侯之富。小民安得不困。又加月爲更卒(五)。已復爲正。

一歲屯戍。一歲力役。三十倍於古。田租口賦鹽鐵之利。二十倍於古。或耕豪民之田。見稅什伍。故貧民常衣牛馬之衣。而食犬彘之食。重以貪暴之吏。刑戮妄加。民愁亡聊。亡逃山林。轉爲盜賊。赭(六)衣半道。斷獄歲以千萬數。漢興循而未改。古井田法。雖難卒行。宜少近古。限民名田。以澹不足。塞并兼之路。鹽鐵皆歸於民。去奴婢除專殺之威。薄賦斂省繇役。以寬民力。然後可善治也。仲舒死後。功費愈甚。天下虛耗。人復相食。武帝末年悔征伐之事。廼封丞相爲富民侯。下詔曰。方今之務在於力農。以趙過爲搜粟都尉。過能爲代田。一畮三甽(七)。歲代處故曰代田。古法也。后稷始甽田。以二耜爲耦(八)。廣尺深尺曰甽。長終畮。一畮三甽。一夫三百甽。而播種於三甽中。苗生葉(九)以上。稍耨隴草。因隤其土。以附苗根(校一)。故其詩曰。或芸或芓。黍稷儗儗。芸除草也。耔附根也。言苗稍壯。每耨輒附根。比盛暑隴盡而根深。能風與旱。故儗儗而盛也。其耕耘下種田器。皆有便巧。率十二夫爲田一井一屋。故畮五頃。用耦犂二牛三人。一歲之收常過縵田畮一斛以上。善者倍之。過使教田太常(十一)三輔。大農置工巧奴與從事。爲作田器。二千石遣令長三老力田(十二)。及里父老善田者。受田器學耕種養苗狀。民或苦少牛。亡以趨澤(十四)。故平都令光教過。以人輓犂(十五)。過奏光以爲丞。教民相與庸輓犂。率多人者。田日三十畮。少者十三畮。以故田多墾闢。過試以離宮卒。田其宮壖地(十六)。課得穀皆多。其旁田畮一斛以上。令命家田三輔公田。又教邊郡及居延(十七)城。是後邊城河東。弘農。三輔。太常。民皆便代田。用力少而得穀多。至昭帝時。流民稍還。田野益闢。頗有畜積。宣帝卽位。用吏多選賢良。百姓安土。歲數豐穰。穀至石五錢。農人少利。時大司農

校一　百衲本に根苗は苗根に作る。

中丞耿壽昌。以善爲算。能商功利。得幸於上。五鳳中奏言故事。歲漕關東穀四百萬斛。以給京師。用卒六萬人。宜糴三輔。弘農。河東。上黨。太原郡穀。足供京師。可以省關東漕卒過半。又白增海租三倍。天子皆從其計。御史大夫蕭望之奏言。故御史屬徐宮。家在東萊。言往年加海租魚不出。長老皆言。武帝時縣官嘗自漁。海魚不出。後復予民魚廼出。夫陰陽之感。物類相應。萬事盡然。今壽昌欲近糴漕關內之穀。築倉治船費直二萬萬餘。有動衆之功。恐生旱氣。民被其災。壽昌習於商功分銖之事。其深計遠慮。誠未足任。宜且如故。上不聽。漕事果便。壽昌遂白。令邊郡皆築倉。以穀賤時增其賈而糴。以利農。穀貴時減賈而糶。名曰常平倉。民便之。上廼下詔。賜壽昌爵關內侯。而蔡癸以好農。使勸郡國至大官。元帝卽位。天下大水關東郡十一尤甚。二年齊地飢。穀石三百餘。民多餓死。琅邪郡人相食。在位諸儒多言。鹽鐵官及北假田官。常平倉可罷。毋與民爭利。上從其議皆罷之。又罷建章甘泉宮衛角抵齊三服官。省禁苑以予貧民。減諸侯王廟衛卒半。又減關中卒五百人。轉穀振貸窮乏。其後用度不足。獨復鹽鐵官。成帝時天下亡兵革之事。號爲安樂。然俗奢侈。不以畜聚爲意。永始二年。梁國平原郡比年傷水災。人相食。刺史守相坐免。哀帝卽位。師丹輔政。建言古之聖王莫不設井田。然後治廼可平。孝文皇帝承亡周亂秦兵革之後。天下空虛。改務勸農桑。帥以節儉。民始充實。未有并兼之害。故不爲民田及奴婢爲限。今累世承平。豪富吏民訾數鉅萬。而貧弱俞困。蓋君子爲政。貴因循而重改作。然所以有改者。將以救急也。亦未可詳。宜略爲限。天子下其議丞相孔光。大司空何武奏。請諸侯王列侯皆得名田。國中列侯在長安。公主名田。縣道及關內侯吏民名田。皆毋過三十頃。諸侯王奴婢二百人。列侯公主百人。關內侯吏民三十人。期盡三年。犯者沒入官。時田宅奴婢賈爲減賤。丁傅用事。董賢隆貴。皆不便也。詔書且須後。(十八)遂寢不行。宮室苑囿府庫之臧已侈。百姓訾富。雖不及文景。然天下戶口最盛矣。平帝崩王莽居攝。遂篡位。王莽因漢承平之業。匈奴稱藩。百蠻賓服。舟車所通。盡爲臣妾。府庫百官之富。天下晏然。莽一朝有之。其心意未滿。陋小漢家制度。以爲疏濶。宣帝始賜單于印璽。與天子同。而西南夷鉤町稱王。莽乃遣使易單于印。貶鉤町王爲侯。二方始怨侵犯邊境。莽遂興師。發三十萬衆。欲同時十道竝出。一舉滅匈奴。募發天下囚徒丁男甲卒。轉委輸兵器。自負海江淮而至北邊。使者馳傳督趣。海內擾矣。又動欲慕古。不度時宜。分裂州郡改職作官。下令曰。漢氏減輕田租。三十而稅一。(十九)常有更賦。罷癃咸出。而豪民侵陵。分田劫假。厥名三十實什稅五也。富者驕而爲邪。貧者窮而爲姦。俱陷於辜。刑用不錯。(二十)今更名天下田曰王田。奴婢曰私屬。皆不得賣買。其男口不滿八而田過一井者。分餘田與九族鄉黨。犯令法至死。制度又不定。吏緣爲姦。天下訾訾然。陷刑者衆。後三歲。莽知民愁。下詔諸食王田及私屬。皆得賣買。勿拘以法。然刑罰深刻。宅政誖亂。邊兵二十餘萬人。仰縣官衣食。用度不足。數橫賦斂。民俞貧困。常苦枯旱。亡有平歲。穀賈翔貴。末年盜賊羣起。發軍擊之。將吏放縱於外。北邊及青徐地人相食。雒陽以東。米石二千。莽遣三公將軍。開東方諸倉。振貸窮乏。又分遣大夫謁者。敎民煑木爲酪。酪不可食。重爲煩擾。流民入關者數十萬人。置養贍官以稟之。(二十三)吏盜其稟。飢死者什七

八。莽恥爲政所致。廼下詔曰。（二十四）予遭陽九之阨百六之會。枯旱霜蝗飢饉荐臻。蠻夷猾夏。寇賊姦軌。百姓流離。予甚悼之。害氣將究矣。歲爲此言以至於亡。

（一）王先謙曰、索隱に、鄉曲豪富が官位なくして、威勢を以て曲直を斷ずる、故に武斷といふ。
（二）顏注、宿麥は其苗冬を經たるをいふ。
（三）顏注、易共の共は供と讀む。
（四）民說從上の說は悅なり。
（五）顏注、更卒は郡縣に給して、一月にして交代す。
（六）緤衣は囚人の服色。
（七）吳仁傑曰、顏註、甽は壟なり。吳仁傑曰、鄭注考工記に、古は甽遂の間に水を通す。又曰く、甽上の高土を代と謂ひ、壟中を甽といふ。
（八）顏注、兩甽を併せて耕すを耦といふ。
（九）王念孫曰、苗に葉が生じて、稍隴草を耨す。苗に葉が三枚出ると苗が丈夫になるので、隴の草をとる。
（十）王念孫曰、隴が盡く平かになつて根が深く入る。耨草毎に隴土を苗の根にかける。盛夏の頃は隴と甽と平かになり、根が深く固くなる。
顏注、能鳳與旱の能は耐の意。
（十一）顏注、緩田は畦をなさぬもの。王先謙曰、畦は官本に甽に作るをよしとす。
（十二）蘇林曰、太常は諸陵を主さどり、陵に民が居るので種田を課する。
（十三）周壽昌曰、力田は農官の屬、漢に孝弟力田科あり。
（十四）顏注、趨は趣とよむ、及なり。澤は雨の潤澤なること。
（十五）顏注、輓は引なり。何焯曰、人が牛を輓くのは此時に始つたやうだと。
（十六）顏注、墉は餘なり、宮墉地は外垣の內、內垣の外。
（十七）章昭曰、居延は張掖縣、其時甲卒が居つた。
（十八）顏注、須は待つなり。

（十九）顏注、罷は疲なり。晉灼曰、老病の者でも出る。
（二十）顏注、分田は貧者が富人の田を耕種して、其收穫を田主に分供する。劫假は貧人が富人の田を借るのを假といふ。劫は富人が其稅を劫奪侵欺すること。
（二十一）顏注、錯は置なり。
（二十二）服虔曰、木の實を煮る、今餌朮の屬の如し。周壽昌曰く、木は皆實があるのでない、朮も多くない、杏酪は饑歲の常食にはならぬ。王莽傳には民に草木を煮て酪を作ることを敎へたとある。草の字を加へたがよい。
（二十三）王先謙曰く、莽傳に澹は贍に作る。
顏注、稟は給なり、稟を盜むは、給與した物を盜むこと。
（二十四）顏注、これは曆法で災ある歲をいふ。張文虎曰く、律曆志に平帝の元始三年（癸亥）を中統第六章の十二年に入れ、此から王莽の建國三年（辛未）迄が陽九になつてゐる。莽傳建國五年に湯九の阨既に度し、百六の會已に過ぐとある。（陽九、百六は厄年のこと）。

漢書食貨志（下）

凡貨。金錢布帛之用。夏殷以前。其詳靡記云。太公爲周立九府圜法。(一) 黃金方寸而重一斤。錢圜函方。輕重以銖。布帛廣二尺二寸爲幅。長四丈爲匹。故貨寶於金。利於刀。流於泉布於布。束於帛。太公退又行之于齊。至管仲相桓公。通輕重之權。曰歲有凶穰。故穀有貴賤。令有緩急。故物有輕重。人君不理。則畜賈游於市。乘民之不給。百倍其本矣。故萬乘之國必有萬金之賈。千乘之國必有千金之賈者。利有所幷也。計本量委則足矣。然而民有饑餓者。穀有所藏也。民有餘則輕之。故人君斂之以輕。民不足則重之。故人君散之以重。凡輕重斂散之以時則準平。(校一) 使萬室之邑必有萬鍾之藏。藏繦千萬。千室之邑必有千鍾之藏。藏繦百萬。春以奉耕。夏以奉耘。耒耜器械。種饟糧食。必取贍焉。故大賈畜家。不得豪奪吾民矣。桓公遂用區區之齊。合諸侯顯伯名。其後百餘年周景王時。患錢輕將更鑄大錢。單穆公曰不可。古者天降災戾。於是乎 量資幣權輕重以救民 民患輕則爲之作重幣。以行之。於是有母權子而行。民皆得焉。若不堪重則多作輕而行之。亦不廢重。於是乎有子權母而行。小大利之。今王廢輕而作重。民失其資。能無匱乎。民若匱。王用將有所乏。乏將厚取於民。民不給。將有遠志。是離民也。且絕民用以實王府。猶塞川原爲潢洿也。竭亡日矣。王其圖之。弗聽。卒鑄大錢。文曰寶貨。肉好皆有周郭。以勸農澹不足。百姓蒙利焉。秦兼天下。

校一 百衲本に守準平の三字を增す。

幣爲二等。黃金以溢爲名上幣。銅錢質如周錢。文曰半兩。重如其文。而珠玉龜貝銀錫之屬爲器飾寶臧不爲幣。然各隨時而輕重無常。漢興以爲秦錢重難用。更令民鑄莢錢。(四) 黃金一斤。而不軌逐利之民。畜積餘贏。以稽市物痛騰躍。米至石萬錢。馬至四百金。天下已平。高祖乃令賈人不得衣絲乘車。重稅租以困辱之。孝惠高后時。爲天下初定。復弛商賈之律。然市井子孫亦不得爲官吏。孝文五年。爲錢益多而輕。乃更鑄四銖錢。其文爲半兩。除盜鑄錢令。使民放鑄。賈誼諫曰。法使天下公得顧租。(五) 鑄銅錫爲錢。敢雜以鉛鐵。爲宅巧者其罪黥。然鑄錢之情。非殽雜爲巧則不可得贏。而殽之甚微。爲利甚厚。夫事有召禍。而法有起姦。今令細民人操造幣之埶。各隱屏而鑄作。因欲禁其厚利微姦。雖黥罪日報。其埶不止。廼者民人抵罪。多者一縣百數。及吏之所疑。榜笞奔走者甚衆。夫縣法以誘民。使入陷阱。孰積於此。曩禁鑄錢。死罪積下。今公鑄錢黥罪積下。爲法若此。上何賴焉。又民用錢。郡縣不同。或用輕錢。百加若干。或用重錢。平稱不受。法錢不立。吏急而壹之虖。則大爲煩苛。而力不能勝。縱而弗呵虖。則市肆異用。錢文大亂。苟非其術。何鄉而可哉。今農事棄捐而采銅者日蕃。釋其耒耨。冶鎔炊炭。姦錢日多。五穀不爲多。善人怵而爲姦邪。愿民陷而之刑戮。刑戮將甚不詳。(七) 奈何而忽。國知患此。吏議必曰禁之。禁之不得其術。其傷必大。令禁鑄錢則錢必重。重則其利深。盜鑄如雲而起。棄市之罪又不足以禁矣。姦數不勝而法禁數潰。銅使之然也。故銅布於天下。其爲禍博矣。今博禍可除而七福可致也。何謂七福。上收銅勿令布。則民不鑄錢。黥罪不積。一矣。僞錢不蕃。民不相疑。二矣。采銅鑄作者。反於耕田。

三矣。銅畢歸於上。上挾銅積以御輕重。錢輕則以術斂之。重則以術散之。貨物必平。四矣。以作兵器。以假貴臣。多少有制。用別貴賤。五矣。以臨萬貨。以調盈虛。以收奇羨。則官富貴而末民困。六矣。制吾棄財。以與匈奴逐爭其民。則敵必懷。七矣。故善爲天下者。因禍而爲福。轉敗而爲功。今久退七福而行博禍。臣誠傷之。上不聽。是時吳以諸侯。卽山鑄錢。富埒天子。後卒叛逆。鄧通大夫也。以鑄錢。財過王者。故吳鄧錢布天下。武帝因文景之畜。忿胡粤之害。卽位數年。嚴助朱買臣等。招徠東甌事兩粤。江淮之間。蕭然煩費矣。唐蒙司馬相如始開西南夷。鑿山通道千餘里。以廣巴蜀。巴蜀之民罷焉。彭吳穿穢貊朝鮮。置滄海郡。則燕齊之間。靡然發動。及王恢謀馬邑。匈奴絕和親。侵擾北邊。兵連而不解。天下共其勞。千戈日滋。行者齎居者送。中外騷擾相奉。百姓抏敝以巧法。財賂衰耗而不贍。入物者補官。出貨者除罪。選舉陵夷。廉恥相冒。武力進用。法嚴令具。興利之臣。自此而始。其後衛青歲以數萬騎。出擊匈奴。遂取河南地。築朔方。時又通西南夷道。作者數萬人。千里負擔餽饟。率十餘鍾致一石。散幣於邛僰以輯之。數歲而道不通。蠻夷因以數攻。吏發兵誅之。悉巴蜀租賦。不足以更之。廼募豪民田南夷。入粟縣官。而內受錢於都內。東置滄海郡。人徒之費疑於南夷。又興十餘萬人。築衛朔方。轉漕甚遠。自山東咸被其勞。費數十百鉅萬。府庫竭虛。廼募民能入奴婢。得以終身復。爲郎增秩。及入羊爲郎始於此。此後四年衛青比歲十餘萬衆擊胡。斬捕首虜之士。受賜黃金二十餘萬斤。而漢軍士馬死者十餘萬。兵甲轉漕之費不與焉。於是大司農陳臧錢。經用賦稅旣竭。不足以奉戰士。有司請令民得買爵。及贖禁錮免臧罪。請置賞官。名曰武功爵。級十七萬。凡直三十餘萬金。諸買武功爵。官首者試補吏先除。千夫如五大夫。其有罪又減二等。爵得至樂卿。以顯軍功。軍功多用超等。大者封侯卿大夫。小者郎。吏道雜而多端。則官職耗廢。自公孫弘以春秋之義。繩臣下取漢相。張湯以峻文決理爲廷尉。於是見知之法生。而廢格沮誹窮治之獄用矣。

校二　嘉業堂叢宋白鹿洞書院本、百衲本に富貴に作る。

（一）顏注、九府は、周官の太府、玉府、內府、外府、泉府、天府、職內、職金、職幣。皆財幣を掌る官、故に九府と云ふ。圜は均して通ずるを謂ふ。

（二）孟康曰く、六斛四斗を鍾と爲す。鍾は錢を貫くもの。王鳴盛曰く、通典に緡は絲なり、錢を貫く。一貫は千錢、二十で算す。詩經に、維絲維緡とあり、宋人も千錢を一貫となす。同一錢貫で名が異なる。大小の別あり、一緡は千錢、一緡は百錢。

（三）應劭曰く、母は重く其大きさが倍であるので母とする、子は輕少にして母の半にあたるので子とする。

（四）如淳曰く、榆莢の如し。古今注に、莢錢重さ三銖。錢譜に漢興の字がついてゐる。

（五）顏注、顧租は顧傭の直＝租。錢大昭曰く、錫の字は衍りであらう。

（六）顏注、呵は責怒なり。

（七）顏注、詳は平なり、忽は忘なり。

（八）顏注、調は平均なり、奇は殘餘、羨は饒溢。

（九）顏注、蕭然は騷然で、勞動の貌。

（十）王念孫曰く、治要に此を引き、謀字の上に設の字がある、その方がよい。

（十一）顏注、齎は衣食の具を携帶すること。

（十二）顏注、抏は訛（五官反）、摧挫を謂ふ。王先謙曰く、抏は耗＝消耗。顏注、贍は足るなり。

（十三）顏注、僰は比なり。築衛は城を築いて守衛する。

（十四）王先謙曰く、臧罪の臧字は減の誤なるべし。

（十五）周壽昌曰く、上の萬字は衍文なり。

（十六）顏注、樂卿は武功爵の第八等。

（十七）錢大昭曰く、南雍本も閩本も相の下に公の字あり。王先謙曰く、官本平準書も公の字あり。

其明年淮南衡山江都王謀反迹見。而公卿尋端治之。竟其黨與坐而死者數萬人。吏益慘急而法令察。當是時招尊方正賢良文學之士。或至公卿大夫。公孫弘以宰相布被。食不重味爲下

先。然而無益於俗。稍務於功利矣。其明年驃騎仍再出擊胡。大克獲。渾邪王率數萬衆來降。於是漢發車三萬兩迎之。既至受賞賜。及有功之士。是歲費凡百餘鉅萬。先是十餘歲。河決灌。(一)梁楚地固已數困。而緣河之郡。隄塞河輒壞決。費不可勝計。其後番係欲省底柱之漕。穿汾河渠。以爲漑田。鄭當時爲渭漕回遠。鑿漕直渠。自長安至華陰。而朔方亦穿漑渠。作者各數萬人。歷二三期而功未就。費亦各以鉅萬十數。(二)天子爲伐胡。故盛養馬。馬之往來食長安者數萬匹。卒掌者關中不足。廼調旁近郡。而胡降者數萬人。皆得厚賞。衣食仰給縣官。縣官不給。天子乃損膳解乘輿駟。出御府禁臧以澹之。其明年山東被水災。民多飢乏。於是天子遣使。虛郡國倉廩。以振貧。猶不足。又募豪富人相假貸。尙不能相救。廼徙貧民於關以西。及充朔方以南新秦中。七十餘萬口。衣食皆仰給於縣官。數歲貸與產業。使者分部護。冠蓋相望。費以億計。縣官大空。而富商賈或滯財役貧。轉轂百數。廢居居邑。封君皆氐首仰給焉。冶鑄鬻鹽。財或累萬金。而不佐公家之急。黎民重困。於是天子與公卿議。更造錢幣以澹用。而摧浮淫幷兼之徒。是時禁苑有白鹿。而少府多銀錫。自孝文更造四銖錢。至是歲四十餘年。從建元以來用少。縣官往往卽多銅山而鑄錢。民亦盜鑄不可勝數。錢益多而輕。物益少而貴。有司言曰。古者皮幣。諸侯以聘享。金有三等。黃金爲上。白金爲中。赤金爲下。今半兩錢法重四銖。而姦或盜摩錢質而取鋊。(四)錢益輕薄而物貴。則遠方用幣。煩費不省。乃以白鹿皮方尺。緣以繢。爲皮幣。直四十萬。王侯宗室朝覲聘享。必以皮幣薦璧。然後得行。又造銀錫白金。以爲天用莫如龍。地用莫如馬。人用莫如龜。故白金三品。其一曰重八兩。圜之其文龍。名白撰。直三千。二曰以重差小方之。其文馬。直五百。三曰復小橢之。其文龜。直三百。令縣官銷半兩錢。更鑄三銖錢。重如其文。盜鑄諸金錢。罪皆死。而吏民之犯者。不可勝數。於是以東郭咸陽孔僅爲大農丞。領鹽鐵事。而桑弘羊貴幸。咸陽齊之大鬻鹽。孔僅南陽大冶。皆致產累千金。故鄭當時進言之。弘羊洛陽賈人之子。以心計年十三侍中。(五)故三人言利。事析秋毫矣。法旣益嚴。吏多廢免。兵革數動。民多買復。及五大夫千夫。徵發之士益鮮。於是除千夫五大夫爲吏。不欲者出馬。故吏皆適令伐棘上林。作昆明池。其明年。大將軍票騎大出擊胡。賞賜五十萬金。軍馬死者十餘萬匹。轉漕車甲之費不與焉。是時財匱。戰士頗不得祿矣。有司言。三銖錢輕。輕錢易作姦詐。廼更請郡國鑄五銖錢。周郭其質。令不可得摩取鋊。大農上鹽鐵丞孔僅咸陽言。山海天地之臧。宜屬少府。陛下弗私。以屬大農佐賦。願募民自給費。因官器作鬻鹽。官與牢盆。(六)浮食奇民。欲擅幹山海之貨。以致富羨。役利細民。其沮事之議。不可勝聽。致私鑄鐵器鬻鹽者。釱左趾。(七)沒入其器物。郡不出鐵者。置小鐵官。使屬在所縣。使僅咸陽乘傳。舉行天下鹽鐵。作官府。除故鹽鐵家富者爲吏。吏益多賈人矣。商賈以幣之變。多積貨逐利。於是公卿言。郡國頗被災害。貧民無產業者。募徙廣饒之地。陛下損膳省用。出禁錢以振元元寬貸。而民不齊出南畝。商賈滋衆。貧者畜積無有仰縣官。異時算輕車。賈人之緡錢。皆有差下。請算如故。諸賈人末作貰貸。(九)賣買居邑。貯積諸物。及商以取利者。雖無市籍。各以其物自占。率緡錢二千而算一。諸作有租及鑄。率緡錢四千算一。非吏比者。三老北邊騎士。輕車一算。商賈人輕車二算。船五

丈以上一算。匿不自占。占不悉。戍邊一歲。沒入緡錢。有能告者。以其半畀之。賈人有市籍及家屬。皆無得名田。以便農。敢犯令沒入田貨。是時豪富皆爭匿財。唯卜式數求入財以助縣官。天子廼超拜式爲中郎。賜爵左庶長。田十頃。布告天下。以風百姓。初式不願爲官。上强拜之。稍遷至齊相。語自在其傳。孔僅使天下鑄作器。三年中至大司農。列於九卿。而桑弘羊爲大司農中丞。管諸會計事。稍稍置均輸。以通貨物。始令吏得入穀補官。郎至六百石。自造白金五銖錢。後五歲而赦吏民之坐盜鑄金錢死者數十萬人。其不發覺相殺者。不可勝計。赦自出者百餘萬人。然不能半自出。天下大氐無慮皆鑄金錢矣。犯法者衆。吏不能盡誅。於是遣博士褚大徐偃等。分行郡國。舉幷兼之徒守相爲利者。而御史大夫張湯方貴用事。減宣杜周等爲中丞。義縱尹齊王溫舒等。用急刻爲九卿。直指夏蘭之屬始出。而大農顏異誅矣。初異爲濟南亭長。以廉直稍遷至九卿。上與湯既造白鹿皮幣。問異。異曰今王侯朝賀以倉璧直數千。而其皮薦反四十萬。本末不相稱。天子不說。湯又與異有隙。及人有告異以宅議。事下湯治異。異與客語。客語初令下有不便者。異不應徵反脣。湯奏當異。九卿見令不便。不入言而腹非。論死。自是後有腹非之法比。而公卿大夫多詔諛取容。天子既下緡錢令。而尊卜式。百姓終莫分財佐縣官。於是告緡錢縱矣。郡國鑄錢。民多姦鑄。錢多輕。而公卿請令京師鑄官赤仄。一當五。賦官用。非赤仄不得行。白金稍賤。民弗寶用。縣官以令禁之無益。歲餘終廢不行。是歲湯死而民不思。其後二歲。赤仄錢賤。民巧法用之不便。又廢。於是悉禁郡國毋鑄錢。專令上林三官鑄。錢既多。而令天下非三官錢不得行。諸郡國前所鑄錢皆廢銷之。輸入其銅三官。而民之鑄錢益少。計其費不能相當。唯眞工大姦廼盜爲之。楊可告緡徧天下。中家以上。大氐皆遇告。杜周治之獄少反者。廼分遣御史廷尉正監分曹。往往卽治郡國緡錢。得民財物以億計。奴婢以千萬數。田大縣數百頃。小縣百餘頃。宅亦如之。於是商賈中家以上。大氐破。民嬾甘食好衣。不事畜臧之業。而縣官以鹽鐵緡錢之故。用少饒矣。益廣開。置左右輔。初大農幹鹽鐵官布多。置水衡欲以主鹽鐵。及楊可告緡上林財物衆。廼令水衡主上林。上林既充滿益廣。是時粵欲與漢用船戰逐。廼大脩昆明池。列館環之。治樓船高十餘丈。旗幟加其上甚壯。於是天子感之。廼作柏梁臺。高數十丈。宮室之脩繇此日麗。廼分緡錢諸官。而水衡少府太僕大農。各置農官。往往卽郡縣比沒入田田之。其沒入奴婢。分諸苑養狗馬禽獸。及與諸官。官益雜置多。徒奴婢衆。而下河漕度四百萬石。及官自糴廼足。所忠言世家子弟富人。或鬬雞走狗馬。弋獵博戲。亂齊民。廼徵諸犯令相引數千人。名曰株送徒。入財者得補郎。郎選衰矣。是時山東被河災。及歲不登數年。人或相食。方二三千里。天子憐之。令飢民得流就食江淮間。欲留留處。使者冠蓋相屬於道護之。下巴蜀粟以振焉。明年天子始出巡郡國。東度河。河東守不意行至不辯。自殺。行西踰隴卒。從官不得食。隴西守自殺。於是上北出蕭關。從數萬騎行獵新秦中。以勒邊兵而歸。新秦中或千里無亭徼。於是誅北地太守以下。而令民得畜邊縣。官假馬母三歲而歸。及息什一。以除告緡。用充入新秦中。既得寶鼎。立后土泰一祠。公卿白議封禪事。而郡國皆豫治道。修繕故宮。及當馳道縣。縣治宮儲設共具。而望幸。明年南粵反。西羌侵邊。天子爲山東不澹。

赦天下囚。因南方樓船士二十餘萬人擊粵。發三河以西騎擊羌。又數萬人度河築令居。初置張掖酒泉郡。而上郡朔方西河河西開田官。斥塞卒六十萬人戍田之。中國繕道餽糧。遠者三千。近者千餘里。皆仰給大農。邊兵不足。廼發武庫工官兵器以贍之。車騎馬乏。縣官錢少。買馬難得。廼著令。令封君以下至三百石吏以上。差出牡馬天下亭。(二十二)亭有畜字馬。歲課息。齊相卜式上書。願父子死南粵。天子下詔襄揚。賜爵關內侯。黃金四十斤田十頃。布告天下。天下莫應。列侯以百數。皆莫求從軍。至飲酎(二十三)少府省金。而列侯坐酎金。失侯者百餘人。廼拜卜式爲御史大夫。式既在位。見郡國多不便。縣官作鹽鐵器苦惡賈貴。或彊令民買之。而船有算。商者少物貴。廼因孔僅言船算事。上不說。漢連出兵三歲。誅羌滅兩粵。番禺以西至蜀南者。置初郡十七。且以其故俗治無賦稅。南陽漢中以往。各以地比給初郡吏卒。奉食幣物傳車馬被具。而初郡又時時小反殺吏。漢發南方吏卒往誅之。間歲萬餘人。費皆仰大農。大農以均輸調鹽鐵助賦。故能贍之。然兵所過縣。縣以爲訾給毋乏而已。不敢言輕賦法矣。其明年元封元年。卜式貶爲太子太傅。而桑弘羊爲治粟都尉領大農。盡代僅幹天下鹽鐵。弘羊以諸官各自市相爭。物以故騰躍。而天下賦輸或不償其僦費。廼請置大農部丞數十人。分部主郡國。各往往置均輸鹽鐵官。令遠方各以其物如異時。商賈所轉販者。爲賦而相灌輸。置平準於京師。都受天下委輸。召工官治車諸器。皆仰給大農。大農諸官盡籠天下之貨物。貴則賣之。賤則買之。如此富商大賈。亡所牟大利。則反本而萬物不得騰躍。故抑天下之物。名曰平準。天子以爲然而許之。於是天子北至朔方。東封太山。巡海上旁北邊以歸。所過賞賜。用帛百餘萬匹。錢金以鉅萬計。皆取足大農。弘羊又請令民得入粟補吏及罪以贖。令民入粟甘泉。各有差。以復終身。不復告緡。宅郡各輸急處。而諸農各致粟山東。漕益歲六百萬石。一歲之中。太倉甘泉倉滿邊餘穀。諸均輸帛五百萬匹。民不益賦而天下用饒。於是弘羊賜爵左庶長。黃金者再百焉。是歲小旱。上令百官求雨。卜式言曰。縣官當食租衣稅而已。今弘羊令吏坐市列。販物求利。亨弘羊。天乃雨。久之武帝疾病。拜弘羊爲御史大夫。

（一）王先謙曰く、平準書に下の上に天の字あり、務字は鶩に作る、說文に鶩は亂馳なり。
（二）徐廣曰く、覿は縣名、東郡に屬す、此文の漕は覿に改むべし、……史記に河覿を決すとあり。
（三）顏注、鉅萬十は十萬萬を謂ふ。
（四）許愼曰く、鎰は銅屑なり、錢を摩して其屑を取つて錢を鑄る。
（五）顏注、心計は籌を用ひずして算す（暗算）。
（六）王先謙曰く、官から鹽を煮る器を與へて作らせ、其價直を定む、故に牢盆と云ふ。蘇林曰く、牢は價直なり。
（七）顏注、釬は足鉗（足がせ）。
（八）顏注、異時は往時、輒は小車。沈欽韓曰く、異は元光六年、初めて商車を算するなり。
（九）顏注、賈は賒なり。
（十）張照曰く、蓋し異は客語を聞き急に微笑して脣を反すを覺へず。
（十一）顏注、當は其罪を處斷するをいふ。腹非＝腹誹、腹で否定して口には出さぬ。
（十二）顏注、比は例なり。
（十三）如淳曰く、赤仄は赤銅で錢の輪郭をとる。
　周壽昌曰く、史記に仄は側に作る、索隱に、鍾官赤仄の錢を鑄るとあり。
（十四）顏注、賦に充て官用に給する。
（十五）王先謙曰く、湯は上に附し下を罔し、當時の民は怨嫉す。
（十六）齊召南曰く、三官錢、卽ち水衡錢なり、百官志表に水衡都尉は上林を掌り、其屬に均輸、鐵官、辨銅の三令丞あり（水衡は官名、漢に財用の司三箇所あり、卽ち、司農、少府、水衡）。
（十七）如淳曰く、匿緡の罪を治し、獄に反るものなし。顏注、反は幡で罪が輕くなつたものはない。
（十八）顏注、曹は輩なり、分輩して出て使すること。

（十九）王先謙曰く、官布は官錢。

（二十）應劭曰く、株は根本、送は致。顏注、牽引された者が根株となつて獄に投ぜられる、それが財を入れて罪を免れ、或は官吏になる。

（二十一）周壽昌曰く、辦は辦の本字、亦辦なり（不意に天子が行幸されて準備ができず自殺した）。

（二十二）錢大昭曰く、牡は牝に作るべし、昭帝始元五年、天下の亭を罷む、亭は母馬なり。

（二十三）李奇曰く、省は視るなり。至つて宗廟に酎を飲む時、少府金の多少を視る。漢儀に、正月に酒を作り八月に成るを酎酒と名づく、諸侯を合して助祭し金を貢せしむ、民の人口千につき金四兩を納めしむ。

昭帝卽位六年。詔郡國舉賢良文學之士。問以民所疾苦。教化之要。皆對願罷鹽鐵酒榷均輸官。毋與天下爭利。視以儉節。然後教化可興。弘羊難。以爲此國家大業。所以制四夷。安邊足用之本。不可廢也。廼與丞相千秋共奏罷酒酤。弘羊自以爲國興大利。伐其功欲爲子弟得官怨望。大將軍霍光遂與上官桀等謀反誅滅。宣元成哀平五世。亡所變改。元帝時嘗罷鹽鐵官。三年而復之。貢禹言鑄錢。采銅一歲十萬人不耕。民坐盜鑄。陷刑者多。富人臧錢滿室。猶無厭足。民心動搖。棄本逐末。耕者不能半。姦邪不可禁。原起於錢疾。其末者絕。其本宜罷。采珠玉金銀鑄錢之官。毋復以爲幣。除其販賣租銖之律。租稅祿賜。皆以布帛及穀。使百姓壹意農桑。議者以爲交易待錢。布帛不可尺寸分裂。禹議亦寢。自孝武元狩五年。三官初鑄五銖錢。至平帝元始中。成錢二百八十億萬餘云。王莽居攝變漢制。以周錢有子母相權。於是更造大錢。徑寸二分。重十二銖。文曰大錢五十。又造契刀錯刀。契刀其環如大錢。身形如刀長二寸。文曰契刀五百。錯刀以黃金錯。其文曰一刀直五千。與五銖錢。凡四品竝行。莽卽眞。以爲書劉字有金刀。廼罷錯刀契刀及五銖錢。而更作金銀龜貝錢布之品。

名曰寶貨。小錢徑六分重一銖。文曰小錢直一。次七分三銖曰幺錢一十。次八分五銖曰幼錢二十。次九分七銖曰中錢三十。次一寸九銖曰壯錢四十。因前大錢五十。是爲錢貨六品。直各如其文。黃金重一斤。直錢萬。朱提銀重八兩爲一流。直一千五百八十。宅銀一流。直千。是爲銀貨二品。元龜岠冉長尺二寸。直二千一百六十爲大貝十朋。公龜九寸。直五百爲壯貝十朋。侯龜七寸以上。直三百爲幺貝十朋。子龜五寸以上。直百爲小貝十朋。是爲龜寶四品。大貝四寸八分以上二枚爲一朋。直二百一十六。壯貝三寸六分以上二枚爲一朋。直五十。幺貝二寸四分以上二枚爲一朋。直三十。小貝寸二分以上二枚爲一朋。直十。不盈寸二分。漏度不得爲朋。率枚直錢三。是爲貝貨五品。大布。次布。弟布。壯布。中布。差布。厚布。幼布。幺布。小布。小布長寸五分。重十五銖。文曰小布一百。自小布以上。各相長一分。相重一銖。文各爲其布名。直各加一百。上至大布長一寸四分（校一）。重一兩而直千錢矣。是爲布貨十品。凡寶貨五物六名二十八品。鑄作錢布。皆用銅穀以連錫（二）。文質周郭放漢五銖錢云。其金銀與宅物雜色不純好。龜不盈五寸。貝不盈六分。皆不得爲寶貨。元龜爲蔡。非四民所得居。有者入大卜受直。百姓憒亂。其貨不行。民私以五銖錢市買。莽患之下詔。敢非井田。挾五銖錢者爲惑衆。投諸四裔以御魑魅。於是農商失業。食貨俱廢。民涕泣於市道。坐賣買田宅奴婢鑄錢。抵罪者。自公卿大夫至庶人。不可稱數。莽知民愁。廼但行小錢。直一。與大錢五十二品竝行。龜貝布屬且寢。莽性躁擾不能無爲。每有所興造。必欲依古得經文。國師公劉歆言。周有泉府之官。收不讐（四）。與欲得。卽易所謂理財正辭。禁民爲非者也。莽乃下詔曰。夫

校一　百衲本に二寸四分に作る。

周禮有賒貸。樂語有五均。(六)傳記各有斡焉　今開賒貸。張五均。設諸斡者　所以齊衆庶抑并兼也。遂於長安及五都。立五均官。更名長安東西市令及洛陽邯鄲臨甾宛成都市長。皆爲五均司市稱師。東市稱京。西市稱畿。洛陽稱中。餘四都各用東西南北爲稱。皆置交易丞五人。錢府丞一人。工商能采金銀銅連錫　登龜取貝者。(七)皆自占司市錢府。順時氣而取之　又以周官稅民　凡田不耕爲不殖。出三夫之稅。城郭中宅不樹藝者爲不毛。出三夫之布。民浮游無事。出夫布一匹　其不能出布者冗作。縣官衣食之。諸取衆物鳥獸魚鼈百蟲於山林水澤及畜牧者嬪婦桑蠶織紝紡績補縫。工匠醫巫卜祝及宅方技。商販賈人坐肆列里區謁舍。(八)皆各自占所爲。於其在所之縣。官除其本計其利。十一分之。而以其一爲貢　敢不自占。自占不以實者盡沒入所采取而作縣官一歲　諸司市常以四時中月。實定所掌。爲物上中下之賈　各自用爲其市平。毋拘宅所。衆民賣買五穀布帛絲綿之物。周於民用而不讐者。均官有以考檢厥實。用其本賈取之。毋令折錢　萬物卬貴過平一錢。則以平賈賣與民　其賈氐賤減平者　聽民自相與市。以防(九)貴庾者　民欲祭祀喪紀而無用者。錢府以所入工商之貢。但賒之。(十)祭祀毋過旬日。喪紀毋過三月。民或乏絕欲貸。以治產業者均授之。除其費計所得受息。毋過歲什一。義和魯匡言。名山大澤鹽鐵錢布帛　五均賒貸。斡在縣官　唯酒酤獨未斡。酒者天之美祿。帝王所以頤養天下。享祀祈福扶衰養疾。百禮之會。非酒不行。故詩曰。無酒酤我。而論語曰。酤酒不食。二者非相反也。夫詩據承平之世。酒酤在官。和旨便人。可以相御也。論語孔子當周衰亂。酒酤在民。薄惡不誠。是以疑而弗食。今絕天下之酒。則無以行禮相養。放而亡限。則費財傷民。請法古令官作酒。以二千五百石爲一均。率開一廬以賣。讐五十釀爲準。一釀用麤米二斛麴一斛。得成酒六斛六斗。各以其市月朔。米麴三斛。并計其賈而參分之。以其一爲酒一斛之平。除米麴本賈。計其利而什分之。以其七入官。其三及醋戲灰炭。給工器薪樵之費。義和置命士。督五均六斡。郡有數人。皆用富賈。洛陽薛子仲。張長叔。臨菑姓偉等。乘傳求利。交錯天下。因與郡縣通姦。多張空簿。府臧不實。百姓俞病。莽知民苦之。復下詔曰。夫鹽食肴之將。(十一)酒百藥之長。嘉會之好。鐵田農之本。名山大澤饒衍之臧。五均賒貸。百姓所取平。卬以給澹。鐵布銅冶。通行有無備民用也。此六者非編戶齊民所能家作。必卬於市。雖貴數倍。不得不買。豪民富賈卽要貧弱。先聖知其然也。故斡之。每一斡爲設科條防禁。犯者辠至死。姦吏猾民。竝侵衆庶。各不安生　後五歲天鳳元年。復中下金銀龜貝之貨。頓增減其賈直。而罷大小錢。改作貨布。長二寸五分廣一寸。首長八分有奇。廣八分。其圜好徑二分半。足枝長八分。間廣二分。其文右曰貨左曰布。重二十五銖。直貨泉二十五。貨泉徑一寸重五銖。文右曰貨左曰泉。枚直一。與貨布二品竝行。又以大錢行久。罷之恐民挾不止。廼令民且獨行。大錢與新貨泉。俱枚直一竝行。盡六年毋得復挾大錢矣。每壹易錢。民用破業而大陷刑。莽以私鑄錢死。及非沮寶貨投四裔。犯法者多不可勝行。廼更輕其法。私鑄作泉布者。與妻子沒入爲官奴婢。吏及比伍知而不舉告。與同罪。非沮寶貨。民罰作一歲。吏免官。犯者兪衆。及五人相坐。皆沒入郡國。檻車鐵鎖。傳送長安鍾官。愁苦死者什六七。作貨布後六年。匈奴侵寇甚。莽大募天下囚徒人奴。名曰豬突豨勇。(十二)壹切稅吏民

訾。三十而取一。又令公卿以下至郡縣黃綬吏(十三)。皆保養軍馬。吏盡復以與民。民搖手觸禁。不得耕桑。繇役(十四)煩劇。而枯旱蝗蟲相因。又用制作未定。上自公侯下至小吏。皆不得奉祿。而私賦斂貨賂上流。獄訟不決。吏用苛暴立威旁緣。莽禁侵刻小民。富者不得自保。貧者無以自存。起爲盜賊依阻山澤。吏不能禽而覆蔽之。浸淫日廣。於是青徐荆楚之地往往萬數。戰鬬死亡。緣邊四夷有所係虜陷罪。飢疫人相食。及莽未誅。而天下戶口減半矣。自發豬突豨勇。後四年而漢兵誅莽。後二年。世祖受命。盪滌煩苛。復五銖錢。與天下更始。贊曰易稱衰多益寡。稱物平施。書云楙遷有無。周有泉府之官。而孟子亦非狗彘食人之食。不知斂。野有餓莩而弗知發。故管氏之輕重。李悝之平糴。弘羊均輸。壽昌常平。亦有從徠。顧古爲之有數。吏良而令行。故民賴其利。萬國作乂。及孝武時。國用饒給而民不益賦。其次也。至于王莽。制度失中。姦軌弄權。官民俱竭亡。次矣。

(一) 蘇林曰く、兩貝を朋となす。朋は二百十六元龜にあたる。
(二) 許愼曰く、鏈は銅の屬と。然らば錫と銅を雜ぜて錢となす。沈欽韓曰く、連と鉛と聲同じ。
(三) 顏注、放は依なり。
(四) 顏注、讐は售とよむ。不售は官がそれを取り希望者があれば與へる。
(五) 顏注、易の繫辭にあり。財を理し辭を正すは人の非をなすを禁ずるなり。
(六) 五均は官名（天子は諸侯の士を取りて五均を立て、市に二價なく、四民常に均とあり）。
(七) 如淳曰く、登は進なり、龜には靈氣あり、故に登といふ。
(八) 如淳曰く、謁舍は今の客舍。
(九) 顏注、庾は積なり、民が物を蓄積して價格を貴くするを防ぐ。
(十) 顏注、但は空なり、徒なり。空賒は與へて利息を取らぬをいふ。
(十一) 顏注、將は大なり。一說に食肴の將帥とあり、鹽が食用に必要なるを云ふ。
(十二) 服虔曰く、豨の性人に觸突す。顏注、東方では豕を豨と云ふ。
(十三) 漢書百官志に、凡吏秩二百石以上に銅印黃綬を授く（補佐官）。
(十四) 顏注、繇は徭なり。
(十五) 顏注、諛卦の象辭、衰は取なり。

晉書食貨志

唐太宗文皇帝御撰

昔者先王量地以制邑。度地以居民。因三才以節其務。敬四序以成其業。觀其謠俗而正其紀綱。勖農桑之本。通魚鹽之利。登良山而採符玉。泛瀛海而罩珠璣。日中爲市。總天下之隸。先諸布帛。繼以貨泉。貿遷有無。各得其所。周禮正月始和。乃布教于象魏。(一)若乃一夫之士十畝之宅。三日之徭。九均之賦。施陽禮以興其讓。命春社以勖其耕。天之所貴者人也。明之所求者學也。治經入官則君子之道焉。詩曰。三之日于耜。四之日舉趾。是以農官澤虞。各有攸次。父兄之習。不翫而成。十五從務。始勝衣服。鄉無遊手。邑不廢時。所謂厥初生民各從其事者也。是以太公通市井之貨。以致齊國之强。鳥夷善廢斂之居。以盛中陶之業。書在金天勤於民事。命春扈(三)以耕稼。召夏扈以耘鋤。秋扈所以收斂。冬扈於焉蓋藏。書曰厤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時。傳曰。禹稷躬稼。而有天下。若乃九土既敷。四民承範。東吳有齒角之饒。西蜀有丹沙之富。兗豫漆絲之膏。燕齊怪石之府。秦邠旄羽迴帶琅玕。荆郢桂林旁通竹箭。江干橘柚。河外舟車。邊西旃罽之鄉。蔥(四)右蒲梢之駿。殖物怪錯。于何不有。若乃上法星象。下料無外。因天地之利。而總山海之饒。百畝之田。十一而稅。九年躬稼而有三年之蓄。可以長孺齒。可以養耆年。因乎人民用之邦國。宮室有度。旗章有序。朝聘自其

儀、宴饗由其制。家殷國阜。遠至邇安。救水旱之災。卹寰瀛之弊。然後王之常膳。乃間笙鏞。商周之興用此道也。辛紂暴虐。翫其經費。金鏤傾宮。廣延百里。玉飾鹿臺。崇高千仞。宮中九市。各有女司。厚賦以實鹿臺之錢。大斂以增鉅橋之粟。多發妖冶。以充傾宮之麗。廣收珍玩。以備沙丘之遊。懸肉成林。積醪爲沼。使男女裸體相逐於其間。伏詣酒池中。牛飲者三千餘人。宮中以錦綺爲席。綾紈爲薦。及周王誅紂。肅拜殷墟。乃盡振鹿財。並頒橋粟。上天降休。殷人大喜。王赧云季徙都西周。九鼎淪沒。二南堙盡。貸於百姓。無以償之。乃上層臺以避其責。周人謂王所居。爲逃責臺者也。昔周姬公制以六典。職方陳其九貢。頒財內府。永爲不刊。及刑政陵夷。菁茅罕至。魯侯初踐畝之稅。秦君收太半之入。前王之範。靡有孑遺。史臣曰。班固爲殖貨志。自三代至王莽之誅。網羅前載。其文詳悉。光武寬仁。襲行天討王莽之後。赤眉新敗。雖復三暉乃睠。(六)而九服蕭條。及得隴望蜀。黎民安堵。自此始行五銖之錢。田租三十稅一。民有產子者。復以三年之算。顯帝卽位。天下安寧。民無橫傜。歲比登稔。永平五年作常滿倉。立粟市於城東。粟斛直錢二十。(校二)草樹殷阜。牛羊彌望。作貢尤輕。府廩還積。姦回不用。禮義專行。于時東方旣明。百官詣闕。戚里侯家。自相馳騖。車如流水。馬若飛龍。照映軒廡。光華前載。傳曰三統之元。有陰陽之九焉。蓋天地之恆數也。安帝永初三年。天下水旱人民相食。帝以鴻陂之地。假與貧民。以用度不足。三公又奏請。令吏民入錢穀。得爲關內侯云。桓帝永興元年。郡國少半遭蝗。河泛數千里。流人十餘萬戶。所在廩給之。(校三)建寧永和之初。西羌反叛二十餘年。兵連師老。軍旅之費。三百二

校一　百衲本に頒は頒に作る。

校二　嘉業堂刪本晉書斠注に二は三に作る。

校三　周家祿校勘記に之は之の誤。

十餘億。府帑空虛。延及內郡。沖質短祚。桓靈不軌。中平二年。南宮災。延及北闕。於是復收天下田畝十錢。用營宮宇。帝出自侯門。居貧卽位。常曰桓帝不能作家。曾無私蓄。故於西園造萬金堂。以爲私藏。復寄小黃門私錢。家至巨億。於是懸鴻都之牓。開賣官之路。公卿以降悉有等差。廷尉崔烈入錢五百萬。以買司徒。刺史二千石遷除。皆責助治宮室錢。大郡至二千萬錢。不畢者或至自殺。獻帝作五銖錢。(八)而有四道連於邊緣。有識者尤之曰。豈京師破壞此錢四出也。及董卓尋戈。火焚宮室。乃劫鸞駕西幸長安。悉壞五銖錢。更鑄小錢。盡收長安及洛陽銅人飛廉之屬。以充鼓鑄。又錢無輪郭文章不便。時人以爲秦始皇見長人於臨洮。乃鑄銅人。卓臨洮人也。與毀不同。凶訛相類。及卓誅死。李傕郭汜自相攻伐於長安。城中以爲戰地。是時穀一斛五十萬。豆麥二十萬。人相食啖。白骨盈積。殘骸餘肉。臭穢道路。帝使侍御史侯汶。出太倉米豆。爲饑民作糜。經日頒布。而死者愈多。帝於是始疑有司盜其糧廩。乃親於御前。自加臨給饑者。人皆泣曰今始得耳。帝東歸也。李傕郭汜等。追敗乘輿於曹陽。夜潛渡河。六宮皆步。初出營欄。后手持縑數匹。(九)董承使符節。令孫徽以刃脅奪之。殺旁侍者。血濺后服。旣至安邑。御衣穿敗。唯以野棗園菜。以爲糗糧。自此長安城中盡空。並皆四散。二三年間。關中無復行人。建安元年車駕至洛陽。宮闈蕩滌。百官披荆棘而居焉。州郡各擁强兵。而委輸不至。尚書郎官。自出採梠。或不能自反死於墟巷。魏武之初。九州雲擾。攻城掠地。保此懷民。軍旅之資。權時調給。于時袁紹軍人。皆資椹棗。袁術戰士取給蠃蒲。魏武于是。乃募良民屯田許下。又於州郡列置田官。歲有數千萬斛。以

充兵戎之用。及初平袁氏。以定鄴都。令收田租。畝粟四升。戶絹二匹。而綿二斤。餘皆不得擅興。藏强賦弱。文帝黃初二年。(十)以穀貴始罷五銖錢。于時天下未并。戎車歲動。孔子曰加之以師旅。因之以饑饉。此言兵凶之謀。而沴氣應之也。于時三方之人志相吞滅。戰勝攻取。耕夫釋耒。江淮之鄉尤缺儲峙。吳上大將軍陸遜抗疏。請令諸將各廣其田。權報曰甚善。今孤父子親自受田。車中八牛。以爲四耦。雖未及古人。亦欲與衆均其勞也。有吳之務農重穀。始於此焉。魏明帝不恭。淫於宮籞。百僚編於手役。天下失其躬稼。此後關東遇水。民亡產業。而興師遼陽。坐甲江旬。皆以國之經用。胡可勝言。世祖武皇帝太康元年。既平孫皓納百萬。而罄三吳之資。接千年而總西蜀之用。韜干戈於府庫。破舟船於江壑。河濱海岸。(十一)三丘八藪。耒耨之所不至者。人皆受焉。農祥晨正。平秩東作。荷鍤羸糧。有同雲布。若夫因天而資五緯。(十二)因地而興五才。世屬升平。物流倉府。宮闈增飾服翫相輝。於是王君夫武子石崇等。更相誇尙。輿服鼎俎之盛。連衡帝室。布金埒之泉。粉珊瑚之樹。物盛則衰。固其宜也。永寧之初。洛中尙有錦帛四百萬。珠寶金銀百餘斛。惠后北征。蕩陰(十三)反駕。寒桃在御。隻雞以給。其布衾兩幅。裹錢三千。以爲車駕之資焉。懷帝爲劉曜所圍。王師累敗。府帑既竭。百官飢甚。比屋不見火煙。飢人自相啖食。愍皇西宅。餒饉弘多。斗米二金。死者太半。劉曜陳兵。內外斷絕。十麴之麴。屑而供帝。君臣相顧莫不揮涕。元后渡江。軍事草創。蠻俚啖布。(十四)不有恆準。中府所儲。數四千匹。于時石勒勇銳。挺亂江南。(校四)帝懼其侵逼甚患之。乃詔方鎭云。有斬石勒首者。賞布千匹云。

校四　百衲本に江は濃に作る。

(一)　象魏は宮闕の門。
(二)　周家祿校勘記に、明の意義は民となすべしとあり。
(三)　屬は屋なり。左傳昭公二十七年に「九屬は九農正となす」とあるが此處は四時の農正をいふ。
(四)　讀書記疑に、蔥右は蔥嶺の右なり、地理上では西を右となす。
(五)　九貢は、祀貢、嬪貢、器貢、幣貢、材貢、服貢、斿貢、貨貢、物貢。
(六)　睠は眷に同じ、眷顧なり。
(七)　九服は地方千里が王畿で其外方五百里が侯服、又五百里が甸服、又五百里が男服、又五百里が采服、又五百里が衛服、又五百里が蠻服、又五百里が夷服、又五百里が鎭服、又五百里が藩服。
(八)　獻帝作五銖錢。晉書校文二に、獻帝初平元年、董卓が五銖錢を壞し更に小錢を鑄つたのに、帝が復四出角錢を鑄ることはできなかつたであらう。獻帝は靈帝の誤りであらう。
(九)　魏志董卓傳注に、獻帝紀を引いて云ふ、北渡に及び天子河岸に向ふ、岸高くして下るを得ず、宮僕伏德が中宮を扶け、手に絹十匹を持ち、其絹を連續して輦となして帝下るを得たりとあり。董承が孫徽に絹を奪はせたことは無い、これは後漢書の帝紀に本づき、其實錄に非るを知らずに此處に載せたのである。
(十)　魏志文帝紀に、黃初二年三月、五銖錢を復し、十月穀價貴きを以て五銖錢を罷む。
(十一)　三丘は張衡の賦注に蓬萊、方丈、瀛洲をいふ。八藪は漢書顏注に、魯の大野、晉の大陸、秦の楊汙、宋の孟諸、楚の雲夢、吳越間の具區、齊の海隅、鄭の圃田。
(十二)　周禮春官注疏に、五緯は五星、二十八宿の天に隨つて左轉するを經となし、五星の右旋するを緯といふ。
(十三)　蕩陰は今の河南湯陰縣。
　寒桃は南康の玉山に石桃がある、故老云ふ、古寒桃嶺巘に生ず、隱淪の士其實を取つて石に變ぜり。
(十四)　啖は蠻夷が物を以て罪を贖ふを云ふ。爾注本に啖は賒に作る。
(十五)　晉書校文二、元帝紀に二千匹に作る。勒首を季龍首となすは、實錄に非ず。

漢自董卓之亂。百姓流離。穀石至五十餘萬。人多相食。魏武既破黃巾。欲經畧四方。而苦軍食不足。羽林監潁川棗祗建置屯田議。魏武乃令曰。夫定國之術。在於强兵足食。秦人以急農兼天下。孝武以屯田定西域。此先世之良式也。於是以任峻爲典農中郎將。募百姓屯田許下。得穀百萬斛。郡國列置田官。(校一)數年之中。所在積粟倉廩皆滿。祗死魏武後追思其功。

校一　通典二に列は例に作る。

校二　百衲本に三は二に依る。

封爵其子。建安初關中百姓流入荆州者。十餘萬家。及聞本土安寧。皆企望思歸。而無以自業。於是衛覬議爲鹽者國之大寶。自喪亂以來放散。今宜如舊置使者監賣。以其直益市犂牛。百姓歸者以供給之。勤耕積粟。以豐殖關中。遠者聞之。必多競還。於是魏武遣謁者僕射監鹽官。移司隸校尉居弘農。流人果還。關中豐實。既而又以沛國劉馥爲揚州刺史。鎭合肥廣屯田。修芍陂茹陂七門吳塘諸堨。(校二)以漑稻田。公私有蓄。歷代爲利。賈逵之爲豫州。南與吳接。修守戰之具。堨汝水造新陂。又通運渠(校三)三百餘里。所謂賈侯渠(二)者也。當黃初中。四方郡守墾田又加。以故國用不匱。時濟北顏斐爲京兆太守。京兆自馬超之亂。百姓不專農殖。乃無車牛。斐又課百姓。令閑月取車材。轉相敎匠。其無牛者。令養猪投貴賣。以買牛。始者皆以爲煩。一二年中編戶皆有車牛。於田役省贍。京兆遂以豐沃。鄭渾爲沛郡太守。郡居下溼水澇爲患。百姓飢乏。渾於蕭相二縣。興陂堨開稻田。郡人皆不以爲便。渾以爲終有經久之利。遂躬率百姓興功。一冬皆成。比年大收。頃畝歲增。租入倍常。郡中賴其利。刻石頌之。號曰鄭陂。魏明帝世。徐邈爲涼州土地少雨。常苦乏穀。邈上修武威酒泉鹽池。以收虜穀。又廣開水田。募貧民佃之。家家豐足。倉庫盈溢。及度支州界軍用之。餘以市金錦犬馬。通供中國之費。西域人入貢。財貨流通。皆邈之功也。其後皇甫隆爲敦煌太守。敦煌俗不作(三)耬犂。及不知用水。人牛功力既費而收穀更少。隆到乃敎作耬犂。又敎使灌漑。歲終率計所省庸力過半。得穀加五。西方以豐。嘉平四年。關中饑。宣帝表徙冀州農夫五千人。佃上邽。興京兆天水南安鹽池。以益軍實。青龍元年開成國渠。自陳倉至槐里。築臨晉陂。引汧洛漑

校三　通典二に分休常有四萬人且耕且守とある。

校四　通典二に淮上に作る。

校五　通典二に泚水は淮水とある。

校六　通典二に三萬頃とある。

舄鹵之地三千餘頃。國以充實焉。正始四年。宣帝又督諸軍。伐吳將諸葛恪。焚其積聚。恪棄城遁走。帝因欲廣田積穀爲兼并之計。乃使鄧艾行陳項以東至壽春地。艾以爲田良水少。不足以盡地利。宜開河渠。可以大積軍糧。又通運漕之道。乃著濟河論以喩其指。又以爲昔破黃巾。因爲屯田。積穀許都。以制四方。今三隅已定。事在淮南。每大軍征舉。運兵過半。功費巨億。以爲大役。陳蔡之間。土下田良。可省許昌左右諸稻田。并水東下。令淮北二萬人。淮南三萬人分休。(校三)且佃且守。水豐常收三倍於西。計除衆費。歲完五百萬斛。以爲軍資。六七年間可積三千萬餘斛於淮北。(校四)此則十萬之衆五年食也。以此乘敵無不剋矣。宣帝善之。皆如艾計施行。遂北臨淮水。自鍾離而南。橫石以西。盡泚水四百餘里。(校五)五里置一營。營六十人。且佃且守。兼修廣淮陽百尺二渠。上引河流。下通淮潁大治諸陂。於潁南潁北穿渠三百餘里。漑田二萬頃。(校六)淮南淮北皆相連接。自壽春到京師。農官兵田雞犬之聲。阡陌相屬。每東南有事。大軍出征。汎舟而下。達于江淮。資食有儲而無水害。艾所建也。及晉受命。武帝欲平一江表。時穀賤而布帛貴。帝欲立平糴法。用布帛市穀。以爲糧儲。議者謂軍資尙少。不宜以貴易賤。泰始二年。帝乃下詔曰。夫百姓年豐則用奢。凶荒則窮匱。是相報之理也。故古人權量國用。取贏散滯。有輕重平糴之法。理財鈞施。惠而不費。政之善者也。然此事廢久。天下希習其宜。加以官蓄未廣。言者異同。財貨未能達通其制。更令國實散於穰歲。而上不收。貧弱困於荒年。而國無備。豪人富商。挾輕資蘊重積。以管其利。故農夫苦其業。而末作不可禁也。今者省傜務本。并力墾殖。欲令農功益登。耕者益勸。而猶或騰踊。至於

農人並傷。今宜通糴以充儉法。主者平議。具爲條制。然事竟未行。是時江南未平。朝廷厲精於稼穡。四年正月丁亥。帝親耕籍田。庚寅詔曰。使四海之內。棄末反本。競農務功。能奉宣朕志。令百姓勸事樂業者。其唯郡縣長吏乎。先之勞之。在於不倦。每念其經營職事。亦爲勤矣。其以中左典牧種草馬。賜縣令長相及郡國丞各一匹。(四)是歲乃立常平倉。豐則糴儉則糶。以利百姓。五年正月癸巳。勑戒郡國計吏。諸郡國守相令長。務盡地利。禁游食商販。其休假者。令與父兄同其勤勞。豪勢不得侵役寡弱。私相置名。十月詔以司隸校尉石鑒所上。汲郡太守王宏勤恤百姓。導化有方。督勸開荒五千餘頃。遇年普饑。而郡界獨無匱乏。可謂能以勸敎。時同功異者矣。其賜穀千斛。布告天下。八年司徒石苞奏。州郡農桑未有殿(五)最之制。宜增掾屬令史。有所循行。帝從之。事見石苞傳。苞旣明於勸課。百姓安之。十年光祿勳夏侯和。上修新渠富壽遊陂三渠。凡漑田千五百頃。咸寧元年十二月詔曰。出戰入耕。雖自古之常。然事力未息。未嘗不以戰士爲念也。今以鄴奚官奴婢。著新城代田兵種稻。奴婢各五十人爲一屯。屯置司馬。使皆如屯田法。三年又詔曰。今年霖雨過差。又有蟲災。潁川襄城。自春以來。署不下種。深以爲慮。主者何以爲百姓計。促處當之。杜預上疏曰。臣輒思惟。今者水災。東南特劇。非但五稼不收。居業并損。下田所在停汙。高地皆多磽塉。此卽百姓困窮方在來年。雖詔書切告長吏二千石。爲之設計。而不廓開大制定其趣舍之宜。恐徒文具。所益蓋薄。當今秋夏蔬食之時。而百姓已有不贍。前至冬春。野無青艸。則必指仰官穀。以爲生命。此乃一方之大事。不可不豫爲思慮者也。臣愚謂旣以水爲困。當恃魚菜螺蜯。(六)而洪波汎濫。貧弱者終不能得。今者宜大壞兗豫州東界諸陂。隨其所歸而宜導之。交令饑者盡得水產之饒。百姓不出境界之內。旦暮野食。此目下日給之益也。水去之後。塡游之田。畝收數鍾。至春大種五穀。五穀必豐。此又明年益也。臣前啓典牧種牛不供耕駕。至於老不穿鼻者。無益於用。而徒有吏士穀草之費。歲送任駕者甚少。尙復不調習。宜大出賣以易穀。及爲賞直。詔曰。孳育之物。不宜減散。事遂停寢。問主者。今典虞右典牧種產牛。大小相通。有四萬五千餘頭。苟不益世用。頭數雖多。其費日廣。古者匹馬匹牛。居則以耕。出則以戰。非如猪羊之類也。今徒養宜用之牛。終爲無用之費。甚失事宜。東南以水田爲業。人無牛犢。今旣壞陂。可分種牛三萬五千頭。以付二州將吏士庶。使及春耕。穀登之後。頭責三百斛。是爲化無用之費。得運水次成穀七(七)百萬斛。此又數年後之益也。加以百姓降丘宅土。將來公私之饒。乃不可計。其所留好種萬頭。可卽令右典牧都尉官屬養之。人多畜少。可竝佃牧地。明其考課。此又三魏近甸。歲當復入數十萬斛穀。牛又皆當調習。動可駕用。皆今日之可全者也。預又言。諸欲修水田者。皆以火耕水耨爲便。非不爾也。然此事施於新田草萊。與百姓居相絕離者耳。往者東南草創人稀。故得火田之利。自頃戶口日增。而陂堨歲決。良田變生蒲葦。人居沮澤之際。水陸失宜。放牧絕種。樹木立枯。皆陂之害也。陂多則土薄水淺。潦不下潤。故每有水雨輒復橫流。延及陸田。言者不思其故。因云此土不可陸種。臣計漢之戶口。以驗今之陂處。皆陸業也。其或有舊陂舊堨。則堅完修固。非今所謂當爲人害者也。臣前見尙書胡威啓宜壞陂。其言墾至。臣中者又見宋侯相應遵上便宜。求壞泗陂徙運

道。時下都督度支共處。當各據所見。不從遵言。臣按遵上事。運道東詣壽春。有舊渠可不由泗陂。泗陂在遵地界。壞地凡萬三千餘頃。傷敗成業。遵縣領應佃二千六百口。可謂至少。而猶患地狹不足肆力。此皆水之爲害也。當所共憂。而都督度支方復執異。非所見之難。直以不同害理也。人心所見既不同。利害之情又有異。軍家之與郡縣。士大夫之與百姓。其意莫有同者。此皆偏其利以忘其害者也。此理之所以未盡。而事之所以多患也。臣又案豫州(校七)界二度支所領佃者。州郡大軍雜士。凡用水田七千五百餘頃耳。計三年之儲。不過二萬餘頃。以常理言之。無爲多積無用之水。況於今者水澇(八)盜溢。大爲災害。臣以爲與其失當。寧瀉之不滯。宜發明詔。勑刺史二千石。其漢氏舊陂舊堨。及山谷私家小陂。皆當修繕以積水。其諸魏氏以來所造立。及諸因雨決溢。蒲葦馬腸陂之類。皆決瀝之。長吏二千石躬親勸功。諸食力之人。竝一時附功。令比及水凍。得粗枯涸。其所修功實之人。皆以俾之。其舊陂堨溝渠。當有所補塞者。皆尋求微跡。一如漢時故事。豫爲部分列上。須冬東南休兵。交代各留一月以佐之。夫川瀆有常流。地刑有定體。漢氏居人衆多。猶以無患。今因其所患而宣寫之。跡古事以明近。大理顯然可坐論而得。臣不勝愚意。竊謂最是今日之實益也。朝廷從之。及平吳之後。有司又奏。詔書王公以國爲家。京城不宜復有田宅。今未暇作諸國邸。當使城中有往來處。近郊有芻藁之田。今可限之。國王公侯京城得有一宅之處。近郊田。大國田十五頃。次國十頃。小國七頃。城內無宅。城外有者。皆聽留之。又制戶調之式。丁男之戶。歲輸絹三匹絲三斤。女及次丁男爲戶者半輸。其諸邊郡或三分之二。遠者三分之一。夷人輸賓布(九)戶一匹。遠者或一丈。男子一人占田七十畝。女子三十畝。其外丁男課田五十畝。丁女二十畝。次丁男半之。女則不課。男女年十六已上至六十爲正丁。十五已下至十三。六十一已上至六十五爲次丁。十二已下六十六已上爲老小。不事。遠夷不課田者。輸義米戶三斛。遠者五斗。極遠者輸算錢。人二十八文。其官品第一至于第九。各以貴賤占田。品第一者占五十頃。第二品四十五頃。第三品四十頃。第四品三十五頃。第五品三十頃。第六品二十五頃。第七品二十頃。第八品十五頃。第九品十頃。而又各以品之高卑。蔭其親屬。多者及九族。少者三世。宗室國賓先賢之後。及士人子孫亦如之。而又得蔭人以爲衣食客及佃客(十)。品第六已上得衣食客三人。第七第八品二人。第九品及學羣跡禽前驅。由基強弩。司馬羽林郎。殿中冗從武賁。殿中武賁。持椎斧武騎武賁。持鈒冗從武賁。命中武賁武騎一人。其應有佃客者。官品第一第二者。佃客無過五十戶。第三品十戶。第四品七戶。第五品五戶。第六品三戶。第七品二戶。第八品第九品一戶。是時天下無事。賦稅平均。人咸安其業而樂其事。及惠帝之後。政教陵夷。至於永嘉。喪亂彌甚。雍州以東人多飢乏。更相鬻賣。奔迸流移。不可勝數。幽幷司冀秦雍六州大蝗。草木及牛馬毛皆盡。又大疾疫兼以饑饉。百姓又爲寇賊所殺。流尸滿河。白骨蔽野。劉曜之逼。朝廷議欲遷都。倉垣人多相食。饑疫總至。百官流亡者。十八九。元帝爲晉王課督農功。詔二千石長吏。以入穀多少爲殿最。其非宿衛要任。皆宜赴農。使軍各自佃作。卽以爲廩。太興元年詔曰。徐揚二州土宜三麥。可督令熯地投秋下種。至夏而熟。繼新故之交。於以周濟。所益甚大。昔漢遣輕車使者氾勝之。督三輔種麥。而關

校七　通典二に豫州界二は荊河州界中とある。

中遂穰。勿令後晚。其後頻年麥雖有旱蝗。而爲益猶多。二年三吳大饑。死者以百數。吳郡太守鄧攸輒開倉廩賑之。武帝時使黃門侍郎虞駿(十一)桓彝開倉廩振給。并省衆役。百官各上封事。後軍將軍應詹表曰。夫一人不耕。天下必有受其饑者。而軍興以來。征戰運漕。朝廷宗廟百官用度既已殷廣。下及工商流寓。僮僕不親農桑。而遊食者以十萬計。不思開立美利。而望國足人給。豈不難哉。古人言曰。飢寒竝至。雖堯舜不能使野無寇盜。貧富并兼。雖皐陶不能使强不陵弱。故有國有家者。何嘗不務農重穀。近魏武皇帝用棗祗韓浩之議。廣建屯田。又於征伐之中。分帶甲之士。隨宜開墾。故下不甚勞而大功克舉也。間者流人奔東吳。東吳今儉。皆已還反江西。良田曠廢來久。火耕水耨。爲功差易。宜簡流人興復農官。功勞報賞。皆如魏氏故事。一年中興百姓。二年分稅。三年計賦稅。以使之公私兼濟。則倉盈庾億。可計日而待也。又曰昔高祖使蕭何鎭關中。光武令寇恂守河內。魏武委鍾繇以西事。故能使八表夷蕩。區內緝寧。今中州蕭條。未蒙疆理。此兆庶所以企望。壽春一方之會。去此不遠。宜選都督有文武經畧者。遠以振河洛之形勢。近以爲徐豫之藩鎭。綏集流散。使人有攸依。專委農功。令事有所局。趙充國農於金城。以平西零。諸葛亮耕於渭濱。規抗上國。今諸軍自不對敵。皆宜齊課。咸和五年成帝始度百姓田。取十分之一。率畝稅米三升。六年以海賊寇抄。運漕不繼。發王公以下餘丁。各運米六斛。是後頻年水災旱蝗。田收不至。咸康初算度田稅米。空懸五十餘萬斛。尚書褚裒以下免官。穆帝之世頻有大軍。糧運不繼。制王公以下十三戶。共借一人助度支運。升平初荀羨爲北府都督鎭下邳。起田于東陽之石鼈。公私利之。哀帝卽位乃減田租。畝收二升。孝武太元二年除度田收租之制。王公以下口稅三斛。唯蠲在役之身。八年又增稅米口五石。至於末年。天下無事。時和年豐。百姓樂業。穀帛殷阜。幾乎家給人足矣。

(一) 堨は土を以て水を障ぐ、イゼキ。
(二) 讀史方輿紀要五十に賈侯渠は汝寧府の東に在り。
(三) 耬は種蒔器、耬は下が漏斗になり、其中に種子を入れて犂に載せ牛に曳かせる、それが搖れて種子が地に落ちる、耬車といふ。
(四) 晉書校文二、武帝紀に、常平倉を立てたるは咸寧二年である、泰始四年は誤り。
(五) 殿最は試驗の成績、最は上、殿は下。
(六) 蟀は蚌に同じ。
(七) 晉書斠注、一頭に三百斛は二百斛となすべし、一頭で二百斛を得るとすれば、三萬五千頭で七百萬斛となる。
(八) 周家祿の校勘記に、瓮は甕とすべし。
(九) 後漢南蠻傳に、歲に大人輸布一疋、小口二丈、是を賨布といふ、今の絮布なり。
(十) 佃客＝佃戶、奴隸の如きもの。
(十一) 晉書校文二、駿彝は共に武帝の時の人でない。元帝の誤り。

漢錢舊用五銖。自王莽改革。百姓皆不便之。及公孫述僭號於蜀。童謠曰。黃牛白腹。五銖當復。好事者竊言。王莽稱黃。述欲繼之。故稱白腹。五銖漢貨。言漢當復併天下也。至光武中興。除莽貨泉。建武十六年。馬援又上書曰。富國之本在於食貨。宜如舊鑄五銖錢。帝從之。於是復鑄五銖錢。天下以爲便。及章帝時。穀帛價貴。縣官經用不足。朝廷憂之。尚書張林言。今非但穀貴也。百物皆貴。此錢賤故爾。宜令天下悉以布帛爲租。市買皆用之。封錢勿出。如此則錢少物皆賤矣。又鹽者食之急也。縣官可自賣鹽。武帝時施行之。名曰均輸。於是事下尚書通議。尚書朱暉議曰。王制天子不言有無。諸侯不言多少。食祿者不與百姓爭

利。均輸之法與賈販無異。以布帛爲租。則更多姦　官自賣鹽與下爭利。　非明主所宜行。帝本以林言爲是。得暉議因發怒。　遂用林言。　少時復止。　和帝時有上書言。　人以貨輕錢薄故致貧困。宜改鑄大錢。事下四府。(一)　羣僚及太學能言之士。　孝廉劉陶上議曰。　臣伏讀鑄錢之詔。平輕重之議。訪覃幽微。不遺窮賤。　是以藿食之人。　謬延逮及。　蓋以當今之憂不在於貨。在乎人飢。　是以先王觀象育物。　敬授民時。　使男不逋畝。　女不下機。　故君臣之道行。　王路之教通。由是言之。食者乃有國之所寶。百姓之至貴也　竊以比年已來。　良苗盡於蝗螟之口。　杼柚空於公私之求。　所急朝夕之食。　所患靡盬之事。　豈謂錢之厚薄銖兩之輕重哉。　就使當今沙礫化爲南金　瓦石變爲和玉。使百姓渴無所飲飢無所食。　雖皇羲之純德。　唐虞之文明。　猶不能以保蕭牆之內也。　蓋百姓可百年無貨。不可以一朝有飢。　故食爲至急也。　議者不達農殖之本。多言鑄冶之便。　或欲因緣行詐。　以費國利。(校一)　國利將盡取者。　爭競造鑄之端。　於是乎生。蓋萬人鑄之。一人奪之。猶不能給。況今一人鑄之。則萬人奪之乎。雖以陰陽爲炭。萬物爲銅。役不食之民。使不飢之士。猶不能足無厭之求也。夫欲民財殷阜。要在止役。役禁奪。則百姓不勞而足。陛下聖德。愍海內之憂戚。傷天下之艱難。欲鑄錢齊貨以救其弊。此猶養魚沸鼎之中。棲鳥烈火之上。木水本魚鳥之所生也。用之不時。必至焦爛。願陛下寬鍥薄之禁。(二)後冶鑄之議也。帝竟不鑄錢。及獻帝初平中。董卓乃更鑄小錢。由是貨輕而物貴。穀一斛至錢數百萬。至魏武爲相。於是罷之。還用五銖。是時不鑄錢既久。貨本不多。又更無增益。故穀賤無已。及黃初二年。魏文帝罷五銖錢。使百姓以穀帛爲市。至明帝世。錢廢穀用既久

校一　通典八に賈國利とある。賈は費の誤。

人間巧僞漸多。競湮穀以要利。作薄絹以爲市。雖處以嚴刑而不能禁也。司馬芝等。舉朝大議。以爲用錢非徒豐國。亦所以省刑。今若更鑄五銖錢。則國豐刑省。於事爲便。魏明帝乃更立五銖錢。至晉用之。不聞有所改創。孫權嘉平五年。(三)鑄大錢一當五百。赤烏元年又鑄當千錢。故呂蒙定荊州。孫權賜錢一億。錢既太貴。但有空名。人間患之。權聞百姓不以爲便。省息之鑄爲器物。官勿復出也。私家有者竝以輸藏。平卑其直。(校二)勿有所枉。晉自中原喪亂。元帝過江。用孫氏舊錢。輕重雜行。大者謂之比輪。中者謂之四文。吳興沈充又鑄小錢。謂之沈郎錢。錢既不多。由是稍貴。孝武太元三年。詔曰錢國之重寶。小人貪利。銷壞無已。監司當以爲意。廣州夷人寶貴銅鼓。而州境素不出銅。聞官私賈人皆於此下貪比輪錢斤兩差重。以入廣州。貨與夷人。鑄敗作鼓。其重爲禁制。得者科罪。安帝元興中。桓玄輔政。立議欲廢錢用穀帛。孔琳之議曰。洪範八政。貨爲食次。豈不以交易所資。爲用之至要者乎。若使百姓用力於爲錢。則是妨爲生之業。禁之可也。今農自務穀。工自務器。各隸其業。何嘗致勤於錢。故聖王制無用之貨。以通有用之財。既無毀敗之費。又省難運之苦。此錢所以嗣功龜貝。歷代不廢者也。穀帛爲寶。本充衣食。分以爲貨則致損甚多。又勞毀於商販之手。耗棄於割截之用。此之爲弊。著自於曩。(校四)故鍾繇曰巧僞之人。競湮穀以要利。制薄絹以充資。(校五)魏世制以嚴刑。弗能禁也。是以司馬芝以爲用錢非徒豐國。亦所以省刑。錢之不用。由於兵亂積久自致於廢。有由而然。漢末是也。今既用而廢之。則百姓頓亡其利。今括囊天下之穀。以周天下之食。或倉廩充溢。或糧靡幷儲。(校六)以相資通。則貧者仰富。致富之道。實假於錢。一

校二　通典八に平卑は計畀に作る。文意を推し計畀とすべし。

校三　全晉文注、於此下は衍誤あるが如し。通典に此三字なし。

校四　通典八に著於目前に作る。

校五　通典八に充資は充貨に作る。

校六　通典八に幷儲は斗儲に作る。

朝斷之便爲棄物。是有錢無糧之人。皆坐而飢困。以此斷之又立弊也。且據今用錢之處。不以爲貧。用穀之處。不以爲富。又人習來久。革之必惑(校七)。語曰。利不百不易業。況又錢便于穀邪。魏明帝時。錢廢穀用既久。不以便於人。乃擧朝大議。精才達政之士。莫不以宜復用錢。下無異情。朝無異論。彼尙舍穀帛而用錢。足以明穀帛之弊。著於已誡(校八)也。世或謂魏氏不用錢久。積累巨萬。故欲行之利公富國。斯殆不然。晉文後舅犯之謀(校九)。而先成季之信。以爲雖有一時之勳。不如萬世之益。于時名賢在列。君子盈朝。大謀天下之利害。將定經國之要術。若穀實便錢義不昧。當時之近利而廢永用之通業。斷可知矣。斯實由困而思革。改而更張耳。近孝武之末。天下無事。時和年豐。百姓樂業。穀帛殷阜。幾乎家給人足。驗之實事。錢又不妨人也。頃兵革屢興。荒饉荐及。飢寒未振。實此之由。公既援而拯之。大革視聽。弘敦本之敎。明廣農之科。敬授人時。各從其業。游蕩知反。務末自休。同以南畝競力。野無遺壤矣。於此以往將升平必至。何衣食之足卹。愚謂救弊之術。無取於廢錢。朝議多同琳之故。玄議不行。

(一) 四府は後漢冲帝紀注に、大將軍府、大尉府、司徒府、司空府。
(二) 鍊薄は錢をすりへらすを云ふ、此處では剉薄の意。
(三) 太平御覽八百三十五、吳書に嘉禾五年春、大錢一當五百を鑄るとあり、此處の嘉平は嘉禾の誤。通典八に、大錢一當五百は錢文「大泉五百」とし、徑一寸三分、重十二銖。
(四) 通典八、一當千の大錢を鑄る、徑一寸四分、重十六銖。

校七　通典八に必惑は錯惑に作る。
校八　通典八に已誡は已試に作る。
校九　通典八に後は取に作る。
校十　百衲本に同は固に作る。

魏書食貨志

齊魏收撰

夫爲國爲家者。莫不以穀貨爲本。故洪範八政。以食爲首。其在易曰。聚人曰財。周禮以九職(一)任萬民。以九賦(二)斂財賄。是以古先哲王。莫不敬授民時。務農重穀。躬親千畝。貢賦九州。且一夫不耕。一女不織。或受其飢寒者。飢寒迫身。不能保其赤子。攘竊而犯法。以至於殺身。迹其所由。王政所陷也。夫百畝之內。勿奪其時。易其田疇。薄其稅斂。民可使富也。既飽且富。而仁義禮節生焉。亦所謂衣食足識榮辱也。晉末天下大亂。生民道盡。或死於干戈。或斃於饑饉。其幸而自存者。蓋十五焉。

太祖定中原。接喪亂之敝。兵革竝起。民廢農業。方事雖殷。然經畧之先。以食爲本。使東平公儀墾闢河北。自五原至于櫚陽。塞外爲屯田。初登國六年。破衞辰收其珍寶畜產。名馬三十餘萬。牛羊四百餘萬。漸增國用。既定中山。分徙吏民及徒何種(三)人工伎巧十萬餘家。以充京都。各給耕牛。計口授田。天興初制定京邑。東至代郡。西及善(四)無。南極陰館。北盡參合。爲畿內之田。其外四方四維。置八部帥以監之。勸課農耕。量校收入。以爲殿最。又躬耕籍田。率先百姓。自後比歲大熟。四中八十餘斛。是時戎車不息。雖頻有年。猶未足以久贍矣。

太宗永興中。頻有水旱。詔簡宮人非所當御。及非執作伎巧。自餘出賜鰥民。神瑞二年。又不熟。京畿之內。路有行饉。帝以飢將遷都於鄴。用博士崔浩計乃止。於是分簡尤貧者。就食山東。敕有司勸課留農者。曰前志有之。人生在勤。勤則不匱。凡庶民之不畜者祭無牲。不耕者祭無盛。不樹者死無槨。不蠶者衣無帛。不績者喪無衰。敎行三農。生殖九穀。敎行園圃。毓長草木。敎行虞衡。山澤作材。敎行藪牧。養蕃鳥獸。敎行百工。飭成器用。敎行商賈。阜通貨賄。敎行嬪婦。化治絲枲。敎行臣妾。事勤力役。自是民皆力勤。故歲數豐穰。畜牧滋息。

(一) 九職は、一、三農、二、園圃、三、虞衡、四、藪牧、五、百工、六、商賈、七、嬪婦、八、臣妾、九、閒民（周禮太宰）。
(二) 九賦は、邦中の賦、四郊の賦、邦甸の賦、家削の賦、邦縣の賦、邦都の賦、關市の賦、山澤の賦、弊餘の賦（周禮太宰）。
(三) 種人は異族夷狄の人を云ふ（後漢書光武帝紀）。
(四) 善無は山西省の縣、陰館も同上、參合も同上。

泰常六年。詔六部民羊滿百口。調戎馬一匹。

世祖卽位。開拓四海。以五方之民。各有其性。故修其敎。不改其俗。齊其政。不易其宜。納其方貢。以充倉廩。收其貨物。以實庫藏。又於歲時。取鳥獸之登於俎用者。以物膳府。先是禁網疏闊。民多逃隱。天興中詔採諸漏戶。令輸綸綿。自後諸逃戶。占爲細繭羅穀者甚衆。於是雜營戶帥。遍於天下。不隸守宰。賦役不周。戶口錯亂。始光三年。詔一切罷之。以屬郡縣。

神䴥二年。帝親御六軍。畧地廣漠。分命諸將。窮追蠕蠕。(一) 東至瀚海。(二) 西接張掖。北度燕然山。大破之。虜其種落及馬牛雜畜方物萬計。其後復遣成周公萬度歸西伐焉耆。其王鳩尸卑那。單騎奔龜茲。舉國臣民負錢懷貨。一時降款。獲其奇寶異玩。以巨萬。駝馬雜畜。不可勝數。度歸遂入龜茲。復獲其殊方瓌詭之物。億萬已上。是時方隅未剋。帝屢親戎駕。而委政於恭宗。眞君中恭宗下令。修農職之敎。事在帝紀。此後數年之中。軍國用足矣。

高宗時牧守之官。頗爲貨利。太安初遣使者。二十餘輩。循行天下觀風俗。視民所疾苦。詔使者察諸州郡墾殖田畝。飲食衣服。閭里虛實。盜賊劫掠。貧富彊劣而罰之。自此牧守頗改前弊。民以安業。

自太祖定中原。世祖平方難。收獲珍寶。府藏盈積。和平二年秋。詔中尚方作黃金合盤十二具。徑二尺二寸。鏤以白銀。鈿以玫瑰。其銘曰。九州致貢。殊域來賓。乃作玆器。錯用具珍。鍛以紫金。鏤以白銀。範圍擬載。吐燿含眞。纖文麗質。若化若神。皇王御之。百福惟新。其年冬詔。出內庫綾綿布帛二十萬匹。令內外百官。分曹賭射。四年春詔賜京師之民。年七十已上。大官廚食。以終其身。

顯祖卽位。親行儉素。率先公卿。思所以賑益黎庶。至天安皇興間。歲頻大旱。絹匹千錢。劉彧淮北青冀徐兗司五州。告亂請降。命將率衆以援之。旣臨其境。青冀懷貳。進軍圍之。數年乃拔。山東之民。咸勤於征戍轉運。帝深以爲念。遂因民貧富。爲租輸三等九品之制。千里內納粟。千里外納米。上三品戶入京師。中三品入他州要倉。下三品入本州。

先是太安中。高宗以常賦之外。雜調十五。頗爲煩重。將與除之。尙書毛法仁曰。此是軍國

校一　百納本に瀚は翰に作る。

資用。今頓罷之。臣愚以爲不可。帝曰使地利無窮。民力不竭。百姓有餘。吾孰與不足。遂免之。未幾復調如前。至是乃終罷焉。於是賦斂稍輕。民復贍矣。

舊制民間所織絹布。皆幅廣二尺二寸長四十尺爲一匹。六十尺爲一端。令任服用。後乃漸至濫惡。不依尺度。高祖延興三年秋七月。更立嚴制。令一準前式。違者罪各有差。有司不檢察與同罪。

太和八年。始準古班百官之祿。以品第各有差。先是天下戶。以九品混通。戶調帛二匹。絮二斤絲一斤。粟二十石。又入帛一匹二丈。委之州庫。以供調外之費。至是戶增帛三匹粟二石九斗。以爲官司之祿。後增調外帛滿二匹。所調各隨其土所出。其司冀雍華定相秦洛豫懷兗陝徐青齊濟南豫東兗東徐十九州。貢綿絹及絲。幽平并肆岐涇荊涼梁汾秦安營豳夏光鄯東秦司州萬年鴈門上谷靈丘廣寧平涼郡懷州邵郡。上郡之長平白水縣。青州北海郡之膠東縣。平昌郡之東武平昌縣。高密郡之昌安高密夷安黔陬縣。秦州河東之蒲坂汾陰縣。東徐州東莞郡之莒諸東莞縣。雍州馮翊郡之連芍縣。咸陽郡之寧夷縣。北地郡之三原雲陽銅官宜君縣。華州華山郡之夏陽縣。徐州北濟郡之離狐豐縣。東海郡之贛榆襄賁縣。皆以麻布充稅。九年下詔。均給天下民田。諸男夫十五以上。受露田四十畝。婦人二十畝。奴婢依良丁牛一頭。受田三十畝。限四牛。所授之田率倍之。三易之田再倍之。以供耕作。及還受之盈縮。諸民年及課。則受田。老免及身沒則還田。奴婢牛隨有無以還受。諸桑田不在還受之限。但通入倍田分。於分雖盈。沒則還田。不得以充露田之數。不足者以露田充倍。諸初受田者。男夫一人給田二十畝。課蒔餘種桑五十樹。棗五株。榆三根。非桑之土。夫給一畝。依法課蒔榆棗。奴各依良。限三年種畢。不畢奪其不畢之地。於桑榆地分雜蒔餘果。及多種桑榆者不禁。諸應還之田。不得種桑榆棗果。種者以違令論。地入還分。諸桑田皆爲世業。身終不還。恆從見口。有盈者無受無還。不足者受種如法。盈者得賣其盈。不足者得買所不足。不得賣其分。亦不得買過所足。諸麻布之土。男夫及課。別給麻田十畝。婦人五畝。奴婢依良。皆從還受之法。諸有舉戶老小癃殘。無授田者。年十一已上及癃者。各授以半夫田。年踰七十者。不還所受。寡婦守志者。雖免課亦授婦田。諸還受民田。恆以正月。若始受田而身亡。及賣買奴婢牛者。皆至明年正月。乃得還受。諸土廣民稀之處。隨力所及。官借民種蒔役。有土居者。依法封授。諸地狹之處。有進丁受田。而不樂遷者。則以其家桑田爲正田分。又不足不給倍田。又不足家內人別減分。無桑之鄉。準此爲法。樂遷者聽逐空荒。不限異州他郡。唯不聽避勞就逸。其地足之處。不得無故而移。諸民有新居者。三口給地一畝。以爲居室。奴婢五口給一畝。男女十五以上。因其地分口課種菜五分畝之一。諸一人之分。正從正。倍從倍。不得隔越他畔。進丁受田者。恆從所近。若同時俱受。先貧後富。再倍之田。放此爲法。諸遠流配謫無子孫。及戶絕者。墟宅桑榆盡爲公田。以供授受。授受之次。給其所親。未給之間亦借其所親。諸宰民之官。各隨地給公田。刺史十五頃。太守十頃。治中別駕各八頃。縣令郡丞六頃。更代相付。賣者坐如律。

魏初不立三長。故民多蔭附。蔭附者皆無官役。豪彊徵斂倍於公賦。十年給事中李沖上言。

宜準古五家立一鄰長。五鄰立一里長。五里立一黨長。長取鄉人彊謹者。鄰長復一夫。里長二。黨長三。所復復征戍。餘若民。三載亡愆則陟用。陟之一等。其民調一夫一婦帛一匹粟二石。民年十五以上未娶者。四人出一夫一婦之調。奴任耕婢任績者八口。當未娶者四。耕牛二十頭。當奴婢八。其麻布之鄉。一夫一婦布一匹。下至牛以此爲降。大率十四爲工調。二匹爲調外費。三匹爲內外百官俸。此外雜調。民年八十以上。聽一子不從役。孤獨癃老。篤疾貧窮。不能自存者。三長內迭養食之。書奏諸官通議稱善者衆。高祖從之。於是遣使者行其事。乃詔曰。夫任土錯貢。所以通有無。井乘定賦。所以均勞逸。有無通則民財不匱。勞逸均則人樂其業。此自古之常道也。又鄰里鄉黨之制。所由來久。欲使風教易周。家至日見。以大督小。從近及遠。如身之使手。幹之總條。然後口算平均。義興訟息。是以三典(四)所同。隨世洿隆。貳監之行。從時損益。故鄭僑復丘賦之術。鄒人獻盡徹之規。雖輕重不同。而當時俱適。自昔以來。諸州戶口籍貫不實。包藏隱漏。廢公罔私。富彊者幷兼有餘。貧弱者餬口不足。賦稅齊等。無輕重之殊。力役同科。無衆寡之別。雖建九品之格。而豐埆之土未融。雖立均輸之楷。而蠶績之鄉無異。致使淳化未樹。民情偸薄。朕每思之。良懷深慨。今改舊從新。爲里黨之法。在所牧守。宜以喩民。使知去煩卽簡之要。初百姓咸以爲不若循常。豪富幷兼者尤弗願也。事施行後。計省昔十有餘倍。於是海內安之。十一年大旱。京都民飢。加以牛疫。公私闕乏。時有以馬驢及橐駝。供駕輓耕載。詔聽民就豐。行者十五六。道路給糧廩。至所在三長贍養之。遣使者時省察焉。留業者皆令主司審覈。開倉賑貸。其有特不自存者。悉檢集爲粥於街衢。以救其困。然主者不明牧察。郊甸間甚多餓死者。時承平日久。府藏盈積。詔盡出御府衣服珍寶。太官雜器。太僕乘具。內庫弓矢刀鋒。十分之八。外府衣物綈布絲纊。諸所供國用者。以其大半班賚百司。下至工商皁隸。逮于六鎭邊戍畿內鰥寡孤獨貧癃者。皆有差。十二年詔羣臣。求安民之術。有司上言請析州郡常調九分之二。京都度支歲用之餘。各立官司。豐年糴貯於倉。時儉則加私之一。糴之於民。如此民必力田。以買絹。積財以取粟。官年登則常積。歲凶則直給。又別立農官。取州郡戶十分之一。以爲屯民。相水陸之宜。斷頃畝之數。以贓贖雜物市牛科給。令其肆力。一夫之田歲責六十斛。甄其正課。幷征戍雜役。行此二事。數年之中。則穀積而民足矣。帝覽而善之。尋施行焉。自此公私豐贍。雖時有水旱。不爲災也。

(一) 蠕蠕は古の國名にして柔然、芮芮ともいふ。魏の世祖は其無知なる蟲に類すとて、蠕蠕と改號した。今の內外蒙古の地域。
(二) 瀚海は沙漠。
(三) 露田は廬舍樹木なき田。
(四) 三典、周禮秋官大司寇に、一曰刑、新國用輕典、二曰刑、平國用中典、三曰刑、亂國用重典とあり。

世祖之平統萬定秦隴。以河西水草善。乃以爲牧地。畜產滋息。馬至二百餘萬匹。橐駝將半之。牛羊則無數。高祖卽位之後。復以河陽爲牧場。恒置戎馬十萬匹。以擬京師軍警之備。每歲自河西徙牧於幷州。以漸南轉。欲其習水土。而無死傷也。而河西之牧彌滋矣。正光以後天下喪亂。羣寇 遂爲所盜掠焉。

世宗延昌三年春有司奏。長安驪山有銀鑛二石。得銀七兩。其年秋桓州又上言。白登山有銀

鑛八石。得銀七兩。錫三百餘斤。其色潔白。有踰上品。詔竝置銀官。常令採鑄。又漢中舊有金戶千餘家。常於漢水沙淘金。年終總輸。後臨淮王彧爲梁州刺史。奏罷之。其鑄鐵爲農器兵刃。在所有之。然以相州鞏口冶爲工。故常鍊鍛爲刀。送於武庫。

自魏德既廣。西域東夷　貢其珍物。充於王府。又於南垂立互市。以致南貨。羽毛齒革之屬。無遠不至。神龜正光之際。府藏盈溢。靈太后曾令公卿已下。任力負物而取之。又數賣禁內左右。所費無貲。而不能一丐百姓也。自徐揚內附之後。仍世經略江淮。於是轉運中州。以實邊鎭。百姓疲於道路。乃令番戍之兵營起屯田。又收內郡兵資。與民和糴。積爲邊備。有司又請於水運之次。隨便置倉。乃於小平右門白馬津漳涯黑水濟州陳郡大梁凡八所。各立邸閣。每軍國有須應機漕引。自此費役微省。三門都將薛欽上言。計京西水次汾華二州恒農河北河東正平平陽五郡。年常綿絹及貲麻。皆折公物。雇車牛送京。道險人敝。費公損私。略計華州一車。官酬絹八匹三丈九尺。別有私民雇價。布六十匹。河東一車。官酬絹五匹二丈。別有私民雇價。布五十匹。自餘州郡。雖未練多少。推之遠近。應不減此。今求車取雇絹三匹。市材造船。不勞採斫。計船一艘。舉十三車。車取三匹。合有三十九匹。雇作手幷匠。及船上雜具食直。足以成船。計一船剩絹七十八匹。布七百八十匹。又租車一乘。官格四十斛成載。私民雇價。遠者五斗布一匹。近者一石布一匹。準其私費一車布。遠者八十匹。近者四十匹。造船一艘。計舉七百石。準其雇價。應有一千四百匹。今取布三百匹。造船一艘。幷船上覆治雜事。計一船有剩布一千一百匹。又其造船之處。皆須鋸材人功。幷削船茹。依功多少卽給。當州郡門兵不假更召。汾州有租調之處。去汾不過百里。華州去河不滿六十。竝令計程　依舊酬價。車送船所。船之所運。唯達雷陂。其陸路從雷陂至倉庫。調一車雇絹一匹。租一車布五匹。則於公私爲便　尙書度支郎中朱元旭。計稱效立於公。濟民爲本。政列於朝。潤國是先。故大禹疏決以通四載之宜。有漢穿引受納百川之用。厥績顯於當時。嘉聲播於圖史。今校薛欽之說。雖跡驗未彰。而指況甚善。所云以船代車。是其策之長者。若以門兵造舟。便爲闕彼防禦。無容全依。宜令取雇車之物。市材執作及倉庫所須。悉以營辦。七月之始。十月初旬令州郡綱典。各租調於將所。然後付之。十車之中留車士四人。佐其守護。粟帛上船之日。隨運至京。將共監愼。如有耗損。其陪徵河中闕失。專歸運司。輸京之時聽其卽納。不得雜合違失常體。必使量上數下。謹其受入。自餘一如其列。計底柱之難。號爲天險。迅驚千里。未易其功。然既陳便利。無容輒抑。若效充其說。則附例酬庸。如其不驗。徵塡所損。今始開創。不可懸生減折。且依請營立。一年之後須知贏費。歲遣御史校其虛實。脫有乖越。別更裁量。尙書崔休以爲。刳木爲舟用興上代。鑿渠通運利盡中古。是以漕輓河渭。留侯以爲偉談。方舟蜀漢酈生稱爲口實。豈直張純之奏見美。東都陳勰之功事高。晉世其爲利益。所從來久矣。案欽所列。實允事宜。郎中之計。備盡公理。但舟檝所通。遠近必至。苟利公私。不宜止在前件。昔人乃遠通褒斜。以利關中之漕。南達交廣。以增京洛之饒。況乃漳洹夷路。河濟平流。而不均彼省煩。同茲巨益。且鴻溝之引。宋衞史牒具存。討虜之通。幽冀古迹備在。舟車省益。理寔相懸。水陸難易。力用不等。昔忝東州親運□驗。斯損

益不可同年而語。請諸通水運之處。皆宜率同此式。縱復五百三百里。車運水次。校計利饒。猶爲不少。其欽所列州郡。如請興造。東路諸州皆先通水運。今年租調。悉用舟機。若船數有闕。且賃假充事。比之僦車。交成息耗。其先未通流。宜遣檢行。閑月修治。使理有可通。必無壅滯。如此則發召匪多。爲益實廣。一爾暫勞。久安永逸。錄尚書高陽王雍。尚書僕射李崇等奏曰。運漕之利今古攸同。舟車息耗。實相殊絕。欽之所列關西而已。若域內同行。足爲公私巨益。謹輒參量。備如前計。庶徵召有減。勞止小康。若此請蒙。遂必須溝洫通流。卽求開興修築。或先以開治。或古跡仍在舊事。可因用功差易。此冬閑月令疎通咸訖。比春水之時。使運漕無滯。詔從之而未能盡行也。

正光後四方多事。加以水旱。國用不足。預折天下六年租調而徵之。百姓怨苦。民不堪命。有司奏斷百官常給之酒。計一歲所省。合米五萬三千五十四斛九升。孳穀六千九百六十斛。麪三十萬五百九十九斤。其四時郊廟百神羣祀。依式供營。遠蕃使客。不在斷限。爾後寇賊轉衆。諸將出征。相繼奔敗。所亡器械資糧。不可勝數。而關西喪失尤甚。帑藏益以空竭。有司又奏。內外百官及諸蕃客廩食及肉。悉二分減一。計終歲省肉百五十九萬九千八百五十六斤。米五萬三千九百三十二石。

孝昌二年終。稅京師田租。畝五升。借賃公田者。畝一斗。又稅市入者人一錢。其店舍又爲五等。收稅有差。

莊帝初承喪亂之後。倉廩虛罄。遂班入粟之制。輸粟八千石賞散侯。六千石散伯。四千石散子。三千石散男。職人輸七百石。賞一大階。授以實官。白民輸五百石。聽依第出身。一千石加一大階。無第者輸五百石。聽正九品出身。一千石加一大階。諸沙門有輸粟四千石。入京倉者。授本州統。若無本州者。授大州都。若不入京倉入外州郡倉者三千石。畿郡都統。依州格。若輸五百石入京倉者。授本郡維那。其無本郡者。授以外郡。粟入外州郡倉七百石者。京倉三百石者。授縣維那。

孝靜天平初以遷民草剏。資產未立。詔出粟一百三十萬石以賑之。三年夏又賑遷民。稟各四十日。其年秋幷肆汾建晉秦陝東雍南汾九州霜旱。民飢流散。四年春詔。所在開倉賑恤之。而死者甚衆。時諸州調絹。不依舊式。齊獻武王。以其害民。興和三年冬。請班海內。悉以四十尺爲度。天下利焉。

河東郡有鹽池。舊立官司以收稅利。是時罷之。而民有富彊者。專擅其用。貧弱者不得資益。延興末復立監司。量其貴賤。節其賦入。於是公私兼利。世宗卽位。政存寬簡。復罷其禁。與百姓共之。其國用所須別爲條制。取足而已。自後豪貴之家。復乘勢占奪。近池之民又輒障吝。彊弱相陵。聞於遠近。神龜初太師高陽王雍。太傅清河王懌等奏。鹽池天藏。資育羣生。仰惟先朝限者亦不苟與細民競玆贏利。但利起天池。取用無法。或豪貴封護。或近者吝守。卑賤遠來。超然絕望。是以因置主司。令其裁察。彊弱相兼。務令得所。且十一之稅。自古及今。取輒以次。所濟爲廣。自爾霑洽。遠近齊平。公私兩宜。儲益不少。及鼓吹主簿王後興等詞稱。請供百官。食鹽二萬斛之外。歲求輸馬千匹牛五百頭。以此而推非可稍計。後

中尉甄琛啓求罷禁。被敕付議。尚書執奏稱。琛啓坐談則理高。行之則事闕。請依常禁爲允。詔依琛計。乃爲繞池之民尉保光等。擅自固護。語其障禁。倍於官司。取與自由。貴賤任口。若無大宥。罪合推斷詳度。一二三深乖王法。臣等商量。請依先朝之詔禁之。爲便防姦息暴。斷遣輕重亦準前旨。所置監司。一同往式。於是復置監官以監檢焉。其後更罷更立。以至於永熙。自遷鄴後。於滄瀛幽青四州之境。傍海煑鹽。滄州置竈一千四百八十四。瀛州置竈四百五十二。幽州置竈一百八十。青州置竈五百四十六。又於邯鄲置竈四。計終歲合收鹽二十萬九千七百二斛四升。軍國所資。得以周贍矣。

(一) 白民は平民。
(二) 維那は梵語にして僧侶の職名、上座に次ぎ衆僧を管理す、又綱維とも云ふ（翻譯名義集）。

魏初至於太和。錢貨無所周流。高祖始詔天下用錢焉。十九年冶鑄粗備。文曰太和五銖。詔京師及諸州鎮。皆通行之。內外百官祿。皆準絹給錢。絹匹爲錢二百。在所遣錢工備爐冶。民有欲鑄。聽就鑄之。銅必精練無所和雜。世宗永平三年冬。又鑄五銖錢。肅宗初京師及諸州鎮。或鑄或否。或有止用古錢。不行新鑄。致商貨不通貿遷頗隔。熙平初尚書令任城王澄上言。臣聞洪範八政貨居二焉。易稱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財。財者帝王所以聚人守位。成養羣生。奉順天德。治國安民之本也。夏殷之政。九州貢金以定五品。周仍其舊。太公立九府之法。於是國貨始行。定銖兩之楷。齊桓循用以霸諸侯。降及秦始漢文。遂有輕重之異。吳濞鄧通之錢。收利遍於天下。河南之地猶甚多焉。逮於孝武乃更造五銖。其中毀鑄。隨利改易。故使錢有大小之品。竊尋太和之錢。高祖留心鄉制。後與五銖竝行。此乃不刊之式。但臣竊聞之。君子行禮。不求變俗。因其所宜。順而致用。太和五銖。雖利於京邑之肆。而不入徐揚之市。土貨既殊。貿遷亦異。便於荆郢之邦者。則礙於兗豫之域。致使貧民有重困之切。王道貽隔化之訟去。永平三年都座奏。斷天下用錢不依準式者。時被敕云。不行之錢。雖有常禁。其先用之處。權可聽行。至年末悉令斷之。延昌二年徐州民儉。刺史啓奏求行土錢。旨聽權依舊用。謹尋不行之錢。律有明式。指謂雖眼鏡鑿。更無餘禁。計河南諸州。今所行者。悉非制限。昔來繩禁。愚竊惑焉。又河北州鎮。既無新造五銖。設有舊者而復禁斷。竝不得行。專以單絲之縑疎縷之布。狹幅促度不中常式。裂匹爲尺。以濟有無。至今徒成杼軸之勞。不免飢寒之苦。良由分截布帛。壅塞錢貨。實非救恤凍餒。子育黎元。謹惟自古以來錢品不一。前後累代。易變無常。且錢之爲名。欲泉流不已。愚意謂今之太和與新鑄五銖及諸古錢。方俗所便用者。雖有大小之異。竝得通行。貴賤之差。自依鄉價。庶貨環海內。公私無壅。其不行之錢及盜鑄。毀大爲小。巧僞不如法者。據律罪之。詔曰錢行已久。今東尙有事。且依舊用。澄又奏。臣猥屬樞衡。庶罄心力。常願貨物均通。書軌一範。謹詳周禮外府掌邦布之入出。布猶泉也。其藏曰泉。其流曰布。然則錢之興也。始於一品。欲令世匠均同圜流無極。爰暨周景。降逮亡新。易鑄相尋。參差百品。遂令接境乖商。連邦隔質。臣比奏求宣下。海內依式行錢。登被旨敕。錢行已久且可依舊。謹重參量。以爲太和五銖。乃大魏之通貨。不朽之恆模。寧可專貿於京師。不行於天下。但今

戎馬在郊。江疆未一。東南之州。依舊爲便。至於京西京北域內州鎭。未有錢處行之。則不足爲難。塞之則有乖通典。何者布帛不可尺寸而裂。五穀則有負擔之難。錢之爲用。貫繩相屬。不假斗斛之器。不勞秤尺之平。濟世之宜。謂爲深允。請竝下諸方州鎭。其太和及新鑄五銖。并古錢內外全好者。不限大小。悉聽行之。雖眼鑷鑿。依律而禁。河南州鎭先用錢者。既聽依舊。不在斷限。唯太和五銖二錢。得用公造新者。其餘雜種一用古錢。生新之類。普同禁約。諸方之錢通用京師。其聽依舊之處。與太和錢及新造五銖竝行。若盜鑄者罪重。常憲既欲均齊物品。廛井斯和。若不繩以嚴法。無以肅玆違犯。符旨一宣。仍不遵用者。刺史守令依律治罪。詔從之。而河北諸州舊少錢貨。猶以他物交易。錢畧不入市也。二年冬。尙書崔亮奏。恆農郡銅青谷有銅鑛。計一斗得銅五兩四銖。葦池谷鑛。計一斗得銅五兩。鸞帳山鑛。計一斗得銅四兩。河內郡王屋山鑛。計一斗得銅八兩。南青州苑燭山。齊州商山。竝是往昔銅官舊迹見在。謹按鑄錢方興。用銅處廣。既有冶利。竝宜開鑄。詔從之。自後所行之錢。民多私鑄。稍就小薄。價用彌賤。建義初重盜鑄之禁。開糾賞之格。至永安二年秋。詔更改鑄。文曰永安五銖。官自立爐。起自九月至三年正月而止。官欲貴錢乃出藏絹。分遣使人於二市賞之。絹匹止錢二百。而私市者猶三百。利之所在。盜鑄彌衆。巧僞既多。輕重非一。四方州鎭用各不同。遷鄴之後。輕濫尤多。武定初齊文襄王奏革其弊。於是詔遣使人詣諸州鎭。收銅及錢。悉更改鑄。其文仍舊。然姦僥之徒。越法趨利。未幾之間。漸復細薄。六年文襄王。以錢文五銖。名須稱實。宜稱錢一文重五銖者。聽入市用。計百錢重一斤四兩二十銖。自餘皆準此爲數。其京邑二市。天下州鎭郡縣之市。各置二稱懸於市門。私民所用之稱。皆準市稱。以定輕重。凡有私鑄。悉不禁斷。但重五銖。然後聽用。若入市之錢。重不五銖。或雖重五銖。而多雜鉛鐵。竝不聽用。若有輒以小薄雜錢入市。有人糾獲。其錢悉入告者。其小薄之錢。若卽禁斷。恐人交乏絕。畿內五十日。外州百日爲限。羣官參議。咸以時穀頗貴。請待有年。上從之而止。

隋書食貨志

唐　長孫無忌等撰

王者量地以制邑。度地以居人。總土地所生。料山澤之利。式遵行令。敬授人時。農商趣向。各本事業。書稱懋遷有無。言穀貨流通。咸得其所者也。周官太府掌九貢九賦之法。王之經用。各有等差。所謂取之有道。用之有節。故能養百官之政。勗戰士之功。救天災。服方外。活國安人之大經也。爰自軒頊至于堯舜。皆因其所利而勸之。因其所欲而化之。不奪其時。不窮其力。輕其征薄其賦。此五帝三皇不易之教也。古語曰。善爲人者。愛其力而成其財。若使之不以道。斂之如不及。財盡則怨。力盡則叛。昔禹制九等。而康歌興。周人十一而頌聲作。於是東周遷洛。諸侯不軌。魯宣初稅畝。鄭產爲丘賦。先王之制。靡有孑遺。秦氏起自西戎。力正天下。驅之以刑罰。棄之以仁恩。以太半之收。長城絕於地脈。以頭會之斂。屯戍窮於嶺外。漢高祖承秦凋敝。十五稅一。中元繼武府廩彌殷。世宗得之。用成雄侈。開邊擊胡。蕭然咸罄。宮宇捫於天漢。巡遊跨於海表。旱歲除道。凶年嘗秣。戶口以之減半。盜賊以之公行。於是譎詭賦稅。異端俱起。賦及童齔。算至舡車。光武中興。聿遵前事。成賦單薄。足稱經遠。靈帝開鴻都之牓。通賣官之路。公卿州郡各有等差。漢之常科土貢方物。帝又遣先輸中署。名爲導行。天下賄成。人受其斂。自魏晉二十一帝。宋齊十有五主。雖用度

有衆寡。租賦有重輕。大抵不能傾人產業。道闕政亂。隋文帝旣平江表。天下大同。躬先儉約。以事府帑。開皇十七年。戶口滋盛。中外倉庫。無不盈積。所有賚給。不踰經費。京司帑屋。旣充積於廊廡之下。高祖遂停此年正賦。以賜黎元。煬皇嗣守鴻基。國家殷富。雅愛宏翫。肆情方騁。初造東都。窮諸巨麗。帝昔居藩翰。親平江左。兼以梁陳。曲折以就規摹。曾雉踰芒。浮橋跨洛。金門象闕。咸竦飛觀。頹巖塞川。構成雲綺。移嶺樹以爲林。藪包芒山。以爲苑囿。長城御河。不計於人力。運驢武馬。指期於百姓。天下死於役。而家傷於財。旣而一討渾庭。三駕遼澤。天子親伐。師兵大擧。飛糧輓秣。水陸交至。疆埸之所傾敗。勢師之所殂殞。雖復太半不歸。而每年興發比屋。良家之子。多赴於邊陲。分離哭泣之聲。連響於州縣。老弱耕稼。不足以救飢餒。婦工紡績。不足以贍資裝。九區之內。騷和歲動。從幸宮掖。常十萬人。所有供須。皆仰州縣。租賦之外。一切徵斂。趣以周備。不顧元元。吏因割剝。盜其大半。遐方珍膳。必供庖厨。翔禽毛羽。用爲玩飾。買以供官。千倍其價。人愁不堪。離棄室宇。長吏叩扉而達曙。猛犬迎吠而終夕。自燕趙跨於齊韓。江淮入於襄鄧。東周洛邑之地。西秦隴山之右。僭僞交侵。盜賊充斥。宮觀鞠爲茂草。鄉亭絕其煙火。人相啖食。十而四五。關中癘疫。炎旱傷稼。代王開永豐之粟。以振饑人。去倉數百里。老幼雲集。吏在貪殘。官無攸次。咸資鏹貨。動移旬月。頓臥墟野。欲返不能。死人如積。不可勝計。雖復皇王撫運。天祿有終。而隋氏之亡。亦由於此。馬遷爲平準書。班固述食貨志。上下數千載。損益粗舉。自此史官曾無概見。夫厥初生人。食貨爲本。聖王割廬井以業之。通貨財以富之。富而敎之。仁義以之興。貧而爲盜。刑罰不能止。故爲食貨志。用編前書之末云。

晉自中原喪亂。元帝寓居江左。百姓之自拔南奔者。竝謂之僑人。皆取舊壤之名僑立郡縣。往往散居。無有土著。而江南之俗。火耕水耨。土地卑濕。無有蓄積之資。諸蠻陬俚洞。霑沐王化者。各隨輕重。收其賤物。以裨國用。又嶺外酋帥因生口。翡翠明珠犀象之饒雄於鄉曲者。朝廷多因而署之。以收其利。歷宋齊梁陳。皆因而不改。其軍國所須雜物。隨土所出。臨時折課市取。乃無恒法定令。列州郡縣制。其任土所出。以爲徵賦。其無貫之人。不樂州縣編戶者。謂之浮浪人。樂輸亦無定數。任量准所輸。終優於正課焉。都下人多爲諸王公貴人左右佃客。典計衣食客之類。皆無課役。官品第一第二。佃客無過四十戶。第三品三十五戶。第四品三十戶。第五品二十五戶。第六品二十戶。第七品十五戶。第八品十戶。第九品五戶。其佃穀皆與大家量分。其典計。官品第一第二置三人。第三第四置二人。第五第六及公府參軍。殿中監。監軍長史。司馬部曲督。關外侯。材官議郎已上一人。皆通在佃客數中。官品第六已上。幷得衣食客三人。第七第八二人。第九品及皁輦跡禽前驅。由基彊弩。司馬羽林郎。殿中冗從武賁。殿中武賁。持椎斧武騎武賁。持鈒冗從武賁。命中武賁。武騎一人。客皆注家籍。其課丁男。調布絹各二丈。絲三兩綿八兩。祿絹八尺。祿綿三兩二分。租米五石。祿米二石。丁女竝半之。男女年十六已上至六十爲丁男。年十六亦半課。年十八正課。六十六免課。女以嫁者爲丁。若在室者年二十乃爲丁。其男丁每歲役不過二十日。又率十八

人出一運丁役之。其田畝稅米二斗。蓋大率如此。其度量斗。則三斗當今一斗。稱則三兩當今一兩。尺則一尺二寸。當今一尺。其倉京都有龍首倉。卽石頭津倉也。臺城內倉。南塘倉。常平倉。東西太倉。東宮倉。所貯總不過五十餘萬。在外有豫章倉。釣磯倉。錢塘倉。竝是大貯備之處。自餘諸州郡臺傳。亦各有倉。大抵自侯景之亂。國用常匱。京官文武。月別唯得稟食。多遙帶一郡縣官。而取其祿秩焉。揚徐等大州比令僕班。寧桂等小州比參軍班。丹陽吳郡會稽等郡。同太子詹事尙書班。高涼晉康等。小郡三班而已。大縣六班。小縣兩轉方至一班。品第旣殊。不可妄載。州郡縣祿米絹布絲綿。當處輸臺傳倉庫。若給刺史守令等。先准其所部。文武人物多少。由敕而裁。凡如此祿秩。旣通所部兵士給之。其家所得蓋少。諸王諸主出閤就第婚冠所須。及衣裳服飾幷酒米魚鮭香油紙燭等。竝官給之。王及主婚外祿者不給。解任還京仍亦公給云。

魏自永安之後。政道陵夷。寇亂實繁。農商失業。官有徵代。（校一）皆權調於人。猶不足以相資奉。乃令所在迭相糾發。百姓愁怨。無復聊生。尋而六鎭擾亂。相率內徙。寓食於齊晉之郊。齊神武因之以成大業。魏武西遷。連年戰爭。河洛之間。又竝空竭。天平元年遷都於鄴。出粟一百三十萬石。以振貧人。是時六坊之衆。從武帝而西者。不能萬人。餘皆北徙。竝給常廩。春秋二時賜帛。以供衣服之費。常調之外。逐豐稔之處。折絹糴粟。以充國儲。於諸州緣河津濟。皆官倉貯積。以擬漕運。於滄瀛幽靑四州之境。傍海置鹽官以煑鹽。每歲收錢。軍國之資得以周贍。自是之後。倉廩充實。雖有水旱凶饑之處。皆仰開倉以振之。元象興和之中。

（校一）百衲本徵は征に作る。

頻歲大穰。穀斛至九錢。是時法網寬弛。百姓多離舊居。闕於徭賦。神武乃命孫騰高隆之分括無籍之戶。得六十餘萬。於是僑居者。各勒還本屬。是後租調之入有加焉。及文襄嗣業。侯景背叛。河南之地困於兵革。尋而侯景亂梁。乃命行臺辛術署有淮南之地。其新附州郡。羈縻輕稅而已。及文宣受禪。多所創革。六坊之內徙者。更加簡練。每一人必當百人。任其臨陣必死。然後取之。謂之百保鮮卑。又簡華人之勇力絕倫者。謂之勇夫。以備邊要。始立九等之戶。富者稅其錢。貧者役其力。北興長城之役。南有金陵之戰。其後南征諸將。頻歲陷沒。士馬死者以數十萬計。重以修創臺殿。所役甚廣。而帝刑罰酷濫。吏道因而成姦。豪黨兼幷。戶口益多隱漏。舊制未娶者。輸半牀租調。陽翟一郡。戶至數萬。籍多無妻。有司劾之。帝以爲生事。由是姦欺尤甚。戶口租調。十亡六七。是時用度轉廣。賜與無節。府藏之積不足以供。乃減百官之祿。撤軍人常廩。併省州郡縣鎭戍之職。又制刺史守宰行兼者竝不給幹。以節國之費用焉。天保八年。議徙冀定瀛無田之人。謂之樂遷。於幽州范陽寬鄉以處之。百姓頗擾。屬以頻歲不熟。米糴踊貴矣。廢帝乾明中。尙書左丞蘇珍芝議。修石鼈等屯。歲收數萬石。自是淮南軍防糧廩充足。孝昭皇建中。平州刺史稽建曄議。開幽州督亢舊陂長城左右營屯。歲收稻粟數十萬石。北境得以周贍。又於河內置懷義等屯。以給河南之費。自是稍止轉輸之勞。至河淸三年定令。乃命人居十家爲比鄰。五十家爲閭里。百家爲族黨。男子十八以上六十五以下爲丁。十六已上十七已下爲中。六十六已上爲老。十五已下爲小。率以十八受田輸租調。二十充兵。六十免力役。六十六送田免租調。京城四面諸坊之外。三

十里內爲公田。受公田者。三縣代遷。內執事官一品已下。逮于羽林武賁各有差。其外畿郡華人官。第一品已下。羽林武賁已上各有差。職事及百姓請墾田者。名爲受田。奴婢受田者。親王止三百人。嗣王止二百人。第二品嗣王已下。及庶姓王止一百五十人。正三品已上及王宗止一百人。七品已上限止八十人。八品已下至庶人。限止六十人。奴婢限外不給田者。皆不輸。其方百里外及州人。一夫受露田八十畝。婦四十畝。奴婢依良人限數。與在京百官同丁牛一頭。受田六十畝。限止四年。又每丁給永業二十畝爲桑田。其中種桑五十根。榆三根棗五根。不在還受之限。非此田者。悉入還受之分。土不宜桑者。給麻田。如桑田法。率人一牀。調絹一疋。綿八兩。凡十斤綿中。折一斤作絲。墾租二石。義租五斗。奴婢各准良人之半。牛調二尺。墾租一斗。義租五升。墾租送臺。義租納郡。以備水旱。墾租皆依貧富爲三梟。其賦稅常調。則少者直出上戶。中者及中戶。多者及下戶。上梟輸遠處。中梟輸次遠下梟輸當州倉。三年一校焉。租入臺者。五百里內輸粟。五百里外輸米。入州鎭者輸粟。人欲輸錢者。准上絹收錢。諸州郡皆別置富人倉。初立之日准所領中下戶口數。得支一年之糧。逐當州穀價賤時斟量。割當年義租充入。穀貴下價糶之。賤則還用所糶之物。依價糴貯。每歲春月。各依鄉土。早晚課入。農桑自春及秋。男二十五已上。皆有田畝。桑蠶之月。婦女十五已上。皆營蠶桑。孟冬刺史聽審邦敎之優劣。定殿最之科品。人有人力無牛。或有牛無力者。須令相便。皆得納種。使地無遺利。人無遊手焉。緣邊城守之地。堪墾食者。皆營屯田。置都使子使。以統之。一子使當田五十頃。歲終考其所入。以論褒貶。是時頻歲大水。州郡多遇沈溺。穀價騰踊。朝廷遣使開倉。從貴價以糶之。而百姓無益。饑饉尤甚。重以疾疫相乘。死者十四五焉。至大統中又毀東宮。造修文偃武隆基嬪嬙諸院。起玳瑁樓。又於遊豫園穿池。周以列館。中起三山。構臺以象滄海。并大修佛寺。勞役鉅萬計。財用不給。乃減朝士之祿。斷諸曹糧膳及九州軍人常賜。以供之。武平之後。權幸竝進。賜與無限。加之旱蝗。國用轉屈。乃料境內六等富人。調令出錢。而給事黃門侍郎顏之推奏。請立關市邸店之稅。開府鄧長顒贊成之。後主大悅。於是以其所入。以供御府聲色之費。軍國之用不豫焉。未幾而亡。

後周太祖作相。創制六官。載師掌任土之法。辨夫家田里之數。會六畜車乘之稽。審賦役斂弛之節。制畿疆修廣之域。頒施惠之要。審牧產之政。司均掌田里之政令。凡人口十已上宅五畝。口九已上宅四畝。五口已下宅二畝。(校二)有室者田百四十畝。丁者田百畝。司賦掌功賦之政令。凡人自十八以至六十有四。與輕癈者皆賦之。其賦之法。有室者歲不過絹一匹綿八兩粟五斛。丁者半之。其非桑土有室者。布一匹麻十斤。丁者又半之。豐年則全賦。中年半之。下年三之。皆以時徵焉。若艱凶札則不徵其賦。司役掌力役之政令。凡人自十八以至五十有九。皆任於役。豐年不過三旬。中年則二旬。下年則一旬。凡起徒役。無過家一人。其人有年八十者。一子不從役。百年者家不從役。廢疾非人不養者。一人不從役。若凶札又無力征。掌鹽掌四鹽之政令。一曰散鹽。煑海以成之。二曰鹽鹽。引池以化之。三曰形鹽。物地以出之。四曰飴鹽。於戎以取之。凡鹽鹽形鹽。每地爲之禁。百姓取之皆稅焉。司倉掌辨九穀之

(校二)百納本に三畝に作る。

物。以量國用。國用足。卽蓄其餘以待凶荒。不足則止餘用。足則以粟貸人。春頒之。秋斂之。

(一) 凶札は饑饉疾疫の歲。
(二) 鹽は鹽池。
(三) 形鹽は祭祀に用ゐる。虎の形等を造るもの、民用に非ず。
(四) 飴鹽は甘味ある鹽—白鹽。

煬帝元年。初除市門稅。及宣帝卽位。復興入市之稅。武帝保定元年。改八丁兵爲十二丁兵。率歲一月役。建德二年。改軍士爲侍官。募百姓充之。除其縣籍。是後夏人半爲兵矣。宣帝時發山東諸州。增一月功爲四十五日役。以起洛陽宮。并移相州六府於洛陽。稱東京六府。武帝保定二年正月。初於蒲州開河渠。同州開龍首渠。以廣漑灌。高祖登庸。罷東京之役。除入市之稅。是時尉迥王謙司馬消難。相次叛逆。興師誅討。賞費鉅萬。及受禪又遷都。發山東丁。毀造宮室。仍依周制。役丁爲十二番。匠則六番。及頒新令。制人五家爲保。保有長。保五爲閭。閭四爲族。皆有正。畿外置里正。比閭正。黨長比族正。以相檢察焉。男女三歲已下爲黃。十歲已下爲小。十七已下爲中。十八已上爲丁。丁從課役。六十爲老。乃免。自諸王已下至于都督。皆給永業田各有差。多者至一百頃。少者至四十畝。其丁男中男永業露田。皆遵後齊之制。竝課樹以桑榆及棗。其園宅率三口給一畝。奴婢則五口給一畝。丁男一牀。租粟三石。桑土調以絹絁。麻土以布。絹絁以匹加綿三兩。布以端加麻三斤。單丁及僕隷。各半之。未受地者。皆不課。有品爵及孝子順孫義夫節婦。竝免課役。京官又給職分田。一品者給田五頃。每品以五十畝爲差。至五品則爲田三頃。六品二頃五十畝。其下每品以五十畝爲差。至九品爲一頃。外官亦各有職分田。又給公廨田。以供公用。

開皇三年正月。帝入新宮。初令軍人以二十一成丁。減十二番。每歲爲二十日役。減調絹一匹爲二丈。先是尙依周末之弊。官置酒坊收利。鹽池鹽井。皆禁百姓採用。至是罷酒坊。通鹽池鹽井。與百姓共之。遠近大悅。是時突厥犯塞。吐谷渾寇邊。軍旅數起。轉輸勞敝。帝乃令朔州總管趙仲卿。於長城以北。大興屯田以實塞下。又於河西勒百姓。立堡營田積穀。京師置常平監。是時山東尙承齊俗。機巧姦僞。避役惰遊者十六七。四方疲人。或詐老詐小。規免租賦。高祖令州縣。大索貌閱。戶口不實者。正長遠配。而又開相糾之科。大功已下。兼令析籍。各爲戶頭。以防容隱。於是計帳。進四十四萬三千丁。新附一百六十四萬一千五百口。高熲又以人間課輸。雖有定分。年常徵納。除注恆多。長吏肆情。文帳出沒。復無定簿。難以推校。乃爲輸籍定樣。請徧下諸州。每年正月五日。縣令巡人。各隨便近。五黨三黨共爲一團。依樣定戶上下。帝從之。自是姦無所容矣。時百姓承平日久。雖數遭水旱。而戶口歲增。諸州調物每歲。河南自潼關。河北自蒲坂達于京師。相屬於路。晝夜不絕者數月。帝旣躬履儉約。六宮咸服澣濯之衣。乘輿供御。有故敝者。隨令補用。皆不改作。非享燕之事。所食不過一肉而已。有司嘗進乾薑。以布裹貯之。帝用爲傷費。大加譴責。後進香復以氈裹。因笞所司以爲後誡焉。由是內外率職。府帑充實。百官祿賜及賞功臣。皆出於豐厚焉。

九年陳平帝親御朱雀門。勞凱旋師。因行慶賞。自門外夾道。列牛帛之積達于南郭。以次頒給。所費三百餘萬段。帝以江表初定。給復十年。自餘諸州並免當年租賦。十年五月又以宇內無事。益寬徭賦。百姓年五十者。輸庸停防。十一年江南又反。越國公楊素討平之。師還賜物甚廣。其餘出師命賞。亦莫不優隆。十二年有司上言。庫藏皆滿。帝曰朕既薄賦於人。又大經賜用。何得爾也。對曰用處常出。納處常入。署計每年賜用。至數百萬段。曾無減損。於是乃更闢左藏之院。構屋以受之。下詔曰。既富而敎。方知廉恥。寧積於人。無藏府庫。河北河東。今年田租三分減一。兵減半。功調全免。時天下戶口歲增。京輔及三河。地少而人衆。衣食不給。議者咸欲徙就寬鄉。其年冬帝命諸州考使議之。又令尚書以其事策問四方貢士。竟無長算。帝乃發使四出。均天下之田。其狹鄉每丁纔至二十畝。老小又少焉。十三年帝命楊素。出於岐州北造仁壽宮。素遂夷山堙谷。營構觀宇。崇臺累榭。宛轉相屬。役使嚴急。丁夫多死。疲敝顚仆者。推塡坑坎。覆以土石。因而築爲平地。死者以萬數。宮成帝行幸焉。時方暑月。而死人相次於道。素乃一切焚除之。帝頗知其事。甚不悅。及入新宮遊觀乃喜。又謂素爲忠。後帝以歲暮。晚日登仁壽殿。周望原隰。見宮外燐火彌漫。又聞哭聲。令左右觀之。報曰鬼火。帝曰此等工役而死。既屬年暮。魂魄思歸耶。乃令灑酒。宣敕以呪遣之。自是乃息。

開皇三年。朝廷以京師倉廩尚虛。議爲水旱之備。於是詔於蒲陝虢熊伊洛鄭懷邵衞汴許汝等水次十三州。置募運米丁。又於衞州置黎陽倉。洛州置河陽倉。陝州置常平倉。華州置廣通倉。轉相灌注。漕關東及汾晉之粟。以給京師。又遣倉部侍郎韋瓚。向蒲陝以東募人。能於洛陽。運米四十石。經砥柱之險。達于常平者。免其征戍。其後以渭水多沙。流有深淺。漕者苦之。四年詔曰京邑所居。五方輻湊。重關四塞。水陸艱難。大河之流波瀾東注。百川海瀆。萬里交通。雖三門之下。或有危慮。若發(校三)自小平陸運至陝。還從河水入於渭川。兼及上流。控引汾晉。舟車來去。爲益殊廣。而渭川水力大小無常。流淺沙深。卽成阻閡。計其途路數百而已。動移氣序不能往復。汎舟之役人亦勞止。朕君臨區宇。興利除害。公私之弊情實愍之。故東發潼關。西引渭水。因藉人力。開通漕渠。量事程功。易可成就。已令工匠巡歷渠道。觀地理之宜。審終久之義。一得開鑿。萬代無毀。可使官及私家。方舟巨舫。晨昏漕運。沿泝不停。旬日之功。堪省億萬。誠知時當炎暑。動致疲勤。然不有暫勞。安能永逸。宜告人庶。知朕意焉。於是命宇文愷。率水工鑿渠引渭水。自大興城東至潼關。三百餘里。名曰廣通渠。轉運通利。關內賴之。諸州水旱凶饑之處。亦便開倉賑給。五年五月。工部尚書襄陽縣公長孫平奏曰。古者三年耕而餘一年之積。九年作而有三年之儲。雖水旱爲災。而人無菜色。皆由勸導有方。蓄積先備故也。去年亢陽關內不熟。陛下哀愍黎元。甚於赤子。運山東之粟。置常平之官。開發倉廩。普加賑賜。少食之人莫不豐足。鴻恩大德。前古未比。其強宗富室。家道有餘者。皆競出私財。遞相賙贍。此乃風行草偃。從化而然。但經國之理。須存定式。於是奏令諸州百姓及軍人。勸課當社。共立義倉。收穫之日。隨其所得。勸課出粟及麥。於當社造倉窖貯之。卽委社司執帳。檢校每年收積。勿使損敗。若時或不熟。當社

(校三)若は百納本に但に作る。

有饑饉者。卽以此穀賑給。自是諸州儲峙委積。其後關中連年大旱。而青兗汴許曹亳陳仁譙豫鄭洛伊潁邳等州大水。百姓饑饉。高祖乃命蘇威等。分道開倉賑給。又命司農丞王亶。發廣通之粟三百餘萬石。以拯關中。又發故城中周代舊粟賤糶與人。買牛驢六千餘頭。分給尤貧者。令往關東就食。其遭水旱之州。皆免其年租賦。十四年關中大旱人饑。上幸洛陽。因令百姓就食。從官竝准見口賑給。不以官位爲限。明年東巡狩。因祠泰山。是時義倉貯在人間。多有費損。十五年二月詔曰。本置義倉。止防水旱。百姓之徒不思久計。輕爾費損。於後乏絕。又北境諸州異於餘處。雲夏長靈鹽蘭豐鄯涼甘瓜等州。所有義倉雜種竝納。本州若人有旱儉少糧。先給雜種及遠年粟。十六年正月又詔。秦疊成康武文芳宕旭洮岷渭紀河廓豳隴涇寧原敷丹延綏銀扶等州社倉。竝於當縣安置。二月又詔。社倉准上中下三等稅。上戶不過一石。中戶不過七斗。下戶不過四斗。其後山東頻年霖雨。杞宋陳亳曾戴譙潁等諸州。達于滄海。皆困水災。所在沈溺。十八年天子遣使。將水工巡行川源。相視高下。發隨近丁以疏導之。困乏者開倉賑給。前後用穀五百餘石。遭水之處。租調皆免。自是頻有年矣。

開皇八年五月。高熲奏。諸州無課調處。及課州管戶數少者。官人祿力乘前已來。恒出隨近之州。但判官本爲牧人役力。理出所部。請於所管戶內。計戶徵稅。帝從之。先是京官及諸州。竝給公廨錢。迴易取利(校四)以給公用。至十四年六月。工部尚書安平郡公蘇孝慈等。以爲所在官司因循往昔。以公廨錢物。出擧興生。唯利是求。煩擾百姓。敗損風俗。莫斯之甚。於是奏皆給地以營農。迴易取利。一皆禁止。十七年十一月。詔在京及在外諸司。公廨在市。

校四　百衲本に取は生に作る。

迴易及諸處興生。竝聽之。唯禁出擧收利云。

煬帝卽位。是時戶口益多。府庫盈溢。乃除婦人及奴婢部曲之課。男子以二十二成丁。始建東都。以尚書令楊素爲營作大監。每月役丁二百萬人。徙洛州郭內人及天下諸州富商大賈數萬家。以實之。新置興洛及迴洛倉。又於皁澗營顯仁宮。苑囿連接。北至新安南及飛山。西至澠池。周圍數百里。課天下諸州各貢草木花果奇禽異獸於其中。開渠引穀洛水。自苑西入而東注于洛。又自板渚引河達于淮海。謂之御河。河畔築御道。樹以柳。又命黃門侍郎王弘上儀同於士澄。往江南諸州採大木。引至東都。所經州縣。遞送往返。首尾相屬不絕者千里。而東都役使促迫。僵仆而斃者十四五焉。每月載死丁。東至城皐。北至河陽。車相望於道。時帝將事遼碣。增置軍府。掃地爲兵。自是租賦之入益減矣。又造龍舟鳳艒。黃龍赤艦。樓船篙舫。募諸水工。謂之殿脚。衣錦行縢。執青絲纜挽船。以幸江都。帝御龍舟。文武官五品已上給樓船。九品已上給黃篙舫。舳艫相接二百餘里。所經州縣竝令供頓獻食。豐辦者加官爵。闕乏者譴至死。又盛修車輿輦輅。旌旗羽儀之飾。課天下州縣。凡骨角齒牙。皮革毛羽。可飾器用。堪爲氅旄者。皆責焉。徵發倉卒。朝命夕辦。百姓求捕。網罟徧野。水陸禽獸殆盡。猶不能給。而買於豪富蓄積之家。其價騰踊。是歲翟雉尾一直十縑。白鷺鮮半之。乃使屯田主事常駿。使赤土國致羅刹。又使朝請大夫張鎭州。擊流求俘虜數萬。士卒深入。蒙犯瘴癘餧疾而死者十八九。又以西域多諸寶物。令裴矩往張掖。監諸商胡互市。啖之以利。勸令入朝。自是西域諸蕃往來相繼。所經州郡疲於送迎。糜費以萬萬計。明年帝北巡狩。又

興衆百萬。北築長城。西距榆林。東至紫河。綿亘千餘里。死者太半。四年發河北諸郡百餘萬衆。引沁水南達於河。北通涿郡。自是以丁男不供。始以婦人從役。五年西巡河右。西域諸胡。佩金玉被錦罽。焚香奏樂。迎候道左。帝乃令武威張掖。士女盛飾縱觀。衣服車馬不鮮者。州縣督課以誇示之。其年帝親征吐谷渾破之於赤水。慕容佛允委其家屬西奔青海。帝駐兵不出。遇天霖雨。經大斗拔谷。士卒死者十二三焉。馬驢十八九。於是置河源郡積石鎮。又於西域之地。置西海鄯善且末等郡。謫天下罪人。配爲戍卒。大開屯田。發西方諸郡運糧以給之。道里懸遠。兼遇寇抄死亡相續。六年將征高麗。有司奏兵馬已多損耗。詔又課天下富人。量其貲產出錢。市武馬塡元數。限令取足。復點兵具器仗。皆令精新。濫惡則使人便斬。於是馬匹至十萬。七年冬。大會涿郡。分江淮南兵。配驍衛大將軍來護兒。別以舟師濟滄海。舳艫數百里。竝載軍糧。期與大兵會平壤。是歲山東河南大水。漂沒四十餘郡。重以遼東覆敗。死者數十萬。因屬疫疾。山東尤甚。所在皆以徵斂。供帳軍旅所資爲務。百姓雖困而弗之恤也。每急徭卒。賦有所徵求。長吏必先賤買之。然後宣下。乃貴賣與人。日暮之間。價盈數倍。裒刻徵斂。取辦一時。彊者聚而爲盜。弱者自賣爲奴婢。九年詔。又課關中富人。計其貲產出驢。往伊吾河源且末運糧。多者至數百頭。每頭價至萬餘。又發諸州丁。分爲四番。於遼西柳城營屯。往來艱苦。生業盡罄。盜賊四起。道路隔絕。隴右牧馬。盡爲奴賊所掠。楊玄感乘虛爲亂。時帝在遼東聞之。遽歸于高陽郡。及玄感平。帝謂侍臣曰。玄感一呼。而從者如市。益知天下人不欲多。多則爲賊。不盡誅後無以示勸。乃令裴蘊窮其黨與。詔郡縣坑殺之。死者不可勝數。所在驚駭。舉天下之人。十分九爲盜賊。皆盜武馬。始作長槍。攻陷城邑。帝又命郡縣置督捕以討賊。益遣募人征遼。馬少不充八駄。而許爲六駄。又不足聽半以驢充。在路逃者相繼。執獲皆斬之。而莫能止。帝不懌。遇高麗執送叛臣斛斯政遣使求降。發詔赦之。因政至于京師。於開遠門外。磔而射殺之。遂幸太原。爲突厥圍於鴈門。突厥尋散。遽還洛陽募益驍果。以充舊數。是時百姓廢業。屯集城堡。無以自給。然所在倉庫猶大充牣。吏皆懼法。莫告賑救。由是益困。初皆剝樹皮以食之。漸及於葉。皮葉皆盡。乃煑土或擣藁爲末而食之。其後人乃相食。十二年帝幸江都。是時李密據洛口倉。聚衆百萬。越王侗與段達等守東都。東都城內糧盡。布帛山積。乃以絹爲汲綆。然布以爨代。王侑與衛玄守京師。百姓饑饉。亦不能救。義師入長安。發永豐倉以振之。百姓方蘇息矣。

晉自過江。凡貨賣奴婢馬牛田宅。有文券率錢一萬。輸估四百入官。賣者三百。買者一百。無文券者隨物所堪。亦百分收四。名爲散估。歷宋齊梁陳。如此以爲常。以此人競商販。不爲田業。故使均輸欲爲懲勵。雖以此爲辭。其實利在侵削。又都西有石頭津。東有方山津。各置津主一人。賊曹一人。直水五人。以檢察禁物及亡叛者。其荻炭魚薪之類。過津者竝十分稅一。以入官。其東路無禁貨。故方山津檢察甚簡。淮水北有大市百餘。小市十餘所。大市備置官司。稅斂既重。時甚苦之。

梁初唯京師及三吳荆郢江湘梁益用錢。其餘州郡則雜以穀帛交易。交廣之域。全以金銀爲貨。武帝乃鑄錢。肉好周郭。文曰五銖。重如其文。而又別鑄。除其肉郭。謂之女錢。二品竝行。

百姓或私以古錢交易。有直百五銖。五銖女錢。太平百錢。定平一百。五銖雉錢。五銖對文等號。輕重不一。天子頻下詔書。非新鑄二種之錢並不許用。而趣利之徒。私用轉甚。至普通中。乃議盡罷銅錢。更鑄鐵錢。人以鐵賤易得。並皆私鑄。及大同已後。所在鐵錢遂如丘山。物價騰貴。交易者以車載錢。不復計數而唯論貫。商旅姦詐。因之以求利。自破嶺以東八十爲百。名曰東錢。江郢已上七十爲百。名曰西錢。京師以九十爲百。名曰長錢。中大同元年。天子乃詔。通用足陌。詔下而人不從。錢陌益少。至于末年。遂以三十五爲百云。

陳初承梁喪亂之後。鐵錢不行。始梁末又有兩柱錢。及鵝眼錢。于時人雜用其價同。但兩柱重而鵝眼輕。私家多鎔錢。又間以錫鐵兼以粟帛爲貨。至文帝天嘉五年。改鑄五銖。初出一當鵝眼之十。宣帝大建十一年。又鑄大貨六銖。以一當五銖之十。與五銖並行。後還當一。人皆不便。乃相與訛言曰六銖錢。有不利縣官之象。未幾而帝崩。遂廢六銖而行五銖。竟至陳亡。其嶺南諸州多以鹽米布交易。俱不用錢云。

齊神武霸政之初。承魏猶用永安五銖。遷鄴已後。百姓私鑄。體制漸別。遂各以爲名。有雍州青赤。梁州生厚。緊錢。吉錢。河陽生澀。天柱赤牽之稱。冀州之北。錢皆不行。交貿者皆絹布。神武帝乃收境內之銅及錢。仍依舊文更鑄。流之四境。未幾之間漸復細薄。姦僞競起。文宣受禪。除永安之錢。改鑄常平五銖。重如其文。其錢甚貴。且制造甚精。至乾明皇建之間。往往私鑄。鄴中用錢有赤熟青熟細眉赤生之異。河南所用者青薄鉛錫之別。青齊徐兗梁豫州輩類各殊。武平已後私鑄轉甚。或以生鐵和銅。至于齊亡卒不能禁。後周之初尙用魏錢。及武帝保定元年七月。乃更鑄布泉之錢。以一當五。與五銖並行。時梁益之境。又雜用古錢交易。河西諸郡或用西域金銀之錢。而官不禁。建德三年六月。更鑄五行大布錢。以一當十。大收商估之利。與布泉錢並行。四年七月。又以邊境之上人多盜鑄。乃禁五行大布。不得出入四關。布泉之錢。聽入而不聽出。五年正月。以布泉漸賤而人不用。遂廢之。初令私鑄者絞。從者遠配爲戶。齊平已後。山東之人。猶雜用齊氏舊錢。至宣帝大象元年十一月。又鑄永通萬國錢。以一當十。與五行大布及五銖。凡三品並用。高祖既受周禪。以天下錢貨輕重不等。乃更鑄新錢。背面肉好。皆有周郭。文曰五銖。而重如其文。每錢一千重四斤二兩。是時錢既新出。百姓或私有鎔鑄。三年四月詔。四面諸關各付百錢爲樣。從關外來。勘樣相似。然後得過。樣不同者。卽壞以爲銅入官。詔行新錢已後。前代舊錢有五行大布。永通萬國及齊常平。所在用以貿易不止。四年詔仍依舊不禁者。縣令奪半年祿。然百姓習用既久。尙猶不絕。五年正月。詔又嚴其制。自是錢貨始一。所在流布。百姓便之。是時見用之錢。皆須和以錫鑞。錫鑞既賤。求利者多。私鑄之錢。不可禁約。其年詔乃禁出錫鑞之處。並不得私有採取。十年詔晉王廣。聽於揚州立五爐鑄錢。其後姦狡。稍漸磨鑢錢郭。取銅私鑄。又雜以錫錢。遞相放效。錢遂輕薄。乃下惡錢之禁。京師及諸州邸肆之上。皆令立榜。置樣爲准。不中樣者不入於市。十八年詔漢王諒。聽於并州立五爐鑄錢。是時江南人間錢少。晉王廣又聽於鄂州白紵山。有銅鈔處。錮銅鑄錢。於是詔聽置十爐鑄錢。又詔蜀王秀。聽於益州立五爐鑄錢。是時錢益濫惡。乃令有司括天下邸肆見錢。非官鑄者皆毀之。其銅入官。而京師以惡錢貿易。

爲吏所執有死者。數年之間私鑄頗息。大業已後。王綱弛紊。巨姦大猾遂多私鑄。錢轉薄惡。初每千猶重二斤。後漸輕至一斤。或翦鐵鍱裁皮糊紙。以爲錢。相雜用之。貨賤物貴。以至於亡。

舊唐書食貨志（上）

後晉 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劉昫 撰

先王之制度。地以居人。均其沃瘠。差其貢賦。蓋斂之必以道也。量入而爲出。節用而愛人。度財省費。蓋用之必有度也。是故既庶且富。而教化行焉。周有井田之制。秦有阡陌之法。二世發閭左而海內崩離。漢武稅舟車而國用以竭。自古有國有家。興亡盛衰。未嘗不由此也。隋文帝因周氏平齊之後。府庫充實庶事節儉。未嘗虛費。開皇之初議者以比漢代文景。有粟陳貫朽之積。煬帝卽位大縱奢靡。加以東西行幸輿駕不息。征討四夷兵車屢動。西失律於沙徼。東喪師於遼碣。數年之間。公私罄竭。財力旣殫國遂亡矣。高祖發跡太原。因晉陽宮留守庫物以供軍用。旣平京城。先封府庫。賞賜給用皆有節制。徵斂賦役務在寬簡。未及踰年遂成帝業。其後掌財賦者。世有人焉。開元已前事歸尙書省。開元已後權移他官。由是有轉運使租庸使鹽鐵使。度支鹽鐵轉運使。常平鑄錢鹽鐵使。租庸青苗使。水陸運鹽鐵租庸使。兩稅使。隨事立名。沿革不一。設官分職。選賢任能。得其人則有益於國家。非其才則貽患於黎庶。此又不可不知也。如裴耀卿劉晏李巽數君子。便時利物。富國安民。足爲世法者也。開元中有御史宇文融獻策。括籍外剩田色役僞濫及逃戶許歸。首免五年征賦。每丁量稅一千五百錢。置攝御史。分路檢括隱審。得戶八十餘萬。田亦稱是。得錢數百萬貫。玄宗以爲能。

數年間拔爲御史中丞戶部侍郎。融又畫策。開河北王莽河。漑田數千頃。以營稻田。事未果而融敗。時又楊崇禮爲太府卿。清嚴善勾剝分寸錙銖。躬親不厭。轉輸納欠。折估漬損。必令徵送。天下州縣徵財帛四時不止。及老病致仕。以其子愼矜爲御史。專知太府出納。其弟愼名又專知京倉。皆以苛刻害人。承主恩而徵責。又有韋堅。規宇文融楊愼矜之跡。乃請於江淮。轉運租米。取州縣義倉粟。轉市輕貨。差富戶押船。若遲留損壞皆徵船戶。關中漕渠。鑿廣運潭。以挽山東之粟歲四百萬石。帝以爲能。又王鉷進計。奮身自爲戶口色役使。徵剝財貨。每歲進錢百億。寶貨稱是云。非正額租庸。便入百寶大盈庫。以供人主宴私賞賜之用。玄宗日益眷之。數年間亦爲御史大夫京兆尹。帶二十餘使。又楊國忠藉椒房之勢。承恩幸帶四十餘使云。經其聽覽必數倍弘益。又見寵貴。太平既久。天下至安。人不願亂。而此數人設詭計。以侵擾之。凡二十五人。同爲剝喪而人無敢言之者。及安祿山反於范陽。兩京倉庫盈溢而不可名。楊國忠設計。稱不可耗正庫之物。乃使御史崔衆於河東。納錢度僧尼道士。旬日間得錢百萬。玄宗幸巴蜀。鄭昉使劍南。請於江陵稅鹽麻以資國。官置吏以督之。肅宗建號於靈武。後用雲間鄭叔清爲御史。於江淮間豪族富商率貸。及賣官爵以裨國用。德宗朝訥河朔及李希烈。物力耗竭。趙贊司國計。纖瑣刻剝以爲國用不足。宜賦取於下以資軍蓄。與諫官陳京等。更陳計策。贊請稅京師居人屋宅。據其間架差等計入。陳京又請籍列肆商賈資產。以分數借之。宰相同爲欺罔。遂行其計。中外沸騰人懷怨望。時又配王公已下及嘗在方鎭之家。出家僮及馬。以助征行。公私囂然矣。後又張滂。裴延齡。王涯等。

剝下媚上。此皆足爲世戒者也。先是興元克復京師後。府藏盡虛。諸道初有進奉以資經費。復時有宣索其後諸賊既平。朝廷無事。常賦之外進奉不息。韋皐劍南有日進。李兼江西有月進。杜亞揚州。劉贊宣州。王緯李錡浙西。皆競爲進奉以固恩澤。貢入之奏。皆曰臣於正稅外方圓亦曰羨餘。節度使或託言密旨。乘此盜買官物。諸道有謫罰。官吏入其財者刻祿廩。通津達道者稅之。蒔蔬藝果者稅之。死亡者稅之。節度觀察交代。或先期稅入。以爲進奉。然十獻其二三耳。其餘沒入不可勝紀。此節度使進奉也。其後裴肅爲常州刺史。乃鬻貨薪炭。按牘百賈之上皆規利焉。歲餘又進奉無幾。遷浙東觀察使。天下刺史進奉自肅始也。劉贊死於宣州。嚴綬爲判官。傾軍府資用進奉。無幾拜刑部員外郎。天下判官進奉自綬始也。習以爲常。流宕忘返。大抵有唐之御天下也。有兩稅焉。有鹽鐵焉。有漕運焉。有倉廩焉。有雜稅焉。今考其本末。敍其否臧。以爲食貨志云。

武德七年。始定律令。以度田之制。五尺爲步。步二百四十爲畝。畝百爲頃。丁男中男給一頃。篤疾廢疾給四十畝。寡妻妾三十畝。若爲戶者加二十畝。所授之田。十分之二爲世業。八爲口分。世業之田。身死則承戶者便授之。口分則收入官。更以給人。賦役之法。每丁歲入租粟二石。調則隨鄉土所產。綾絹絁各二丈（校一）。布加五分之一。輸綾絹絁者。兼調綿三兩。輸布者麻三斤。凡丁歲役二旬。若不役則收其傭。每日三尺。有事而加役者旬有五日（校二）。免其調。三旬則租調俱免。通正役並不過五十日。若嶺南諸州。則稅米上戶一石二斗。次戶八斗。下戶六斗。若夷獠之戶。皆從半輸。蕃胡內附者。上戶丁稅錢十文。次戶五文。下戶免之。

校一　新唐書には絹二丈絁四疋とあり。

校二　同書には五日とあり。

附經二年者。上戶丁輸羊二口。次戶一口。下三戶共一口。凡水旱蟲霜爲災。十分損四已上免租。損六已上免調。損七已上課役俱免。凡天下人戶。量其資產定爲九等。每三年縣司注定。州司覆之。百戶爲里。五里爲鄉。四家爲鄰。五家爲保。在邑居者爲坊。在田野者爲村。村坊鄰里。遞相督察。士農工商四人。各業食祿之家不得與下人爭利。工商雜類不得預於士伍。男女始生者爲黃。四歲爲小。十六爲中。二十一爲丁。六十爲老。每歲一造計帳。三年一造戶籍。州縣留五比。尚書省留三比。神龍元年。韋庶人爲皇后。務欲求媚於人。上表請以二十二爲丁。五十八爲老。制從之。及韋氏誅復舊。至天寶三年。又降優制。以十八爲中男。二十二爲丁。天下籍始造四本。京師及東京尚書省戶部各貯一本。以備車駕行幸。省於載運之費焉。凡權衡度量之制度。以北方鉅黍中者。八黍之廣爲分。十分爲寸。十寸爲尺。十尺爲丈。量以鉅黍中者。容一千二百爲籥。二籥爲合。十合爲升。十升爲斗。三升爲大升。三斗爲大斗。十大斗爲斛。權衡以鉅黍中者。百黍之重爲銖。二十四銖爲兩。三兩爲大兩。十六兩爲斤。調鐘律測晷景。合湯藥及冠冕制。用小升小兩。自餘公私用大升大兩。又山東諸州。以一尺二寸爲大尺。人間行用之。其量制公私又不用籥。合內之分則有抄撮之細。天寶九載二月勅。車軸長七尺二寸。麵三斤四兩鹽斗量。除陌錢每貫二十文。先是開元八年正月勅。頃者以庸調無憑好惡須準。故遣作樣以頒諸州。令其好不得過精。惡不得至濫。任土作貢。防源斯在。而諸州送物。作巧生端。苟欲副於斤兩。遂則加其丈尺。至有五丈爲匹者。理甚不然。濶一尺八寸長四丈。同文共軌其事久行。立樣之時亦載此數。若求兩而加尺。甚

暮四而朝三。宜令所司簡閱。有踰於比年常例。丈尺過多奏聞。二十二年五月勅。定戶口之時。百姓非商戶。郭外居宅。及每丁一牛。不得將入貨財數。其雜匠及幕士并諸色同類。有蕃役合免征行者。一戶之內四丁已上。任此色役。不得過兩人。三丁已上。不得過一人。其年七月十八日勅。自今已後京兆府關內諸州。應徵庸調及資課。並限十月三十日畢。至天寶三載二月二十五日赦文。每載庸調八月徵。以農功未畢。恐難濟辦。自今已後延至九月三十日爲限。二十五年三月勅。關輔庸調所稅非少。既寡蠶桑。皆資菽粟。常賤糴貴買。損費逾深。又江淮等。苦變造之勞。河路增轉輸之弊。每計其運脚數倍加錢。今歲屬和平。庶物穰賤。南畝有十千之獲。京師同水火之饒。均其餘以減遠費順其便。使農無傷。自今已後。關內諸州庸調資課。並宜準時價。變粟取米。送至京。逐要支用。其路遠處不可運送者。宜所在收貯。便充隨近軍糧。其河南河北有不通水利。宜折租造絹以代。關中調課所司。仍明爲條件。稱朕意焉。天寶元年正月一日赦文。如聞百姓之內。有戶高丁多。苟爲規避。父母見在乃別籍異居。宜令州縣勸會。其一家之中有十丁已上者。放兩丁征行賦役。五丁已上放一丁。卽令同籍共居。以敦風教。其侍丁孝假免差科。廣德元年七月詔。一戶之中三丁放一丁庸調。地稅依舊每畝稅二升。天下男子宜二十三成丁。五十八爲老。永泰元年五月。京兆麥大稔。京兆尹第五琦奏請。每十畝官稅一畝。效古什一之稅。從之。二年五月。諸道稅地錢使殿中侍御史韋光裔等。自諸道使還得錢四百九十萬貫。乾元以來。屬天下用兵。京師百寮俸錢減耗。上卽位推恩庶寮。下議公卿。或以稅畝有苗者。公私咸濟。乃分遣憲官稅天下地青苗錢。

以充百司課料。至是仍以御史大夫爲稅地錢物使。歲以爲常。均給百官。大曆四年正月十八日勅有司。定天下百姓及王公已下。每年稅錢分爲九等。上上戶四千文。上中戶三千五百文。上下戶三千文。中上戶二千五百文。中中戶二千文。中下戶一千五百文。下上戶一千文。下中戶七百文。下下戶五百文。其見官一品準上上戶。九品準下下戶。餘品竝準依此戶等稅。若一戶數處任官。亦每處依品納稅。其內外官。仍據正員及占額內闕者稅。其試及同正員文武官不在稅限。其百姓有邸店行鋪及鑪冶。應準式合加本戶二等稅者。依此稅數勘責徵納。其寄莊戶準舊例。從八等戶稅。寄住戶從九等戶稅。比類百姓事恐不均。宜各遞加一等稅。其諸色浮客。及權時寄住田等。無問有官無官。各所在爲兩等。收稅稍殷。有準八等戶。餘準九等戶。如數處有莊田。亦每處稅。諸道將士莊田。既緣防禦勤勞不可同。百姓例竝一切從九等輸稅。其年十二月勅。令關輔墾田漸廣。江淮轉漕常加計一年之儲。有太半之助。其於稅地固可從輕。其京兆來秋稅。宜分作兩等。上下各半。上等每畝稅一斗。下等每畝稅六升。其荒田如能佃者。宜準今年十月二十九日勅。一切每畝稅二升。仍委京兆尹及令長。一一存撫。令知朕意。五年三月優詔。定京兆府百姓稅。夏稅上田畝稅六升。下田畝稅四升。秋稅上田畝稅五升。下田畝稅三升。荒田開佃者。畝率二升。八年正月二十五日勅。青苗地頭錢。天下每畝率十五文。以京師煩劇。先加至三十文。自今已後。宜準諸州。每畝十五文。建中元年二月。遣黜陟使分行天下。其詔畧曰。戶無主客以見居爲簿。人無丁中以貧富爲差。行商者在郡縣。稅三十之一。居人之稅。秋夏兩徵之。各有不便者三之。餘征賦悉罷。而丁額不廢。其田畝之稅。率以大曆十四年墾數爲準徵。夏稅無過六月。秋稅無過十一月。違者進退長吏。令黜陟使各量風土所宜。人戶多少。均之定其賦。尙書度支總統焉。三年五月。淮南節度使陳少遊。請於本道。兩稅錢每千增二百。因詔他州悉如之。八年四月。劍南西川觀察使韋皐奏請。加稅什二以增給官吏。從之。元和十五年八月。中書門下奏。伏準今年閏正月十七日勅。令百寮議錢貨輕重者。今據羣官楊於陵等議。伏請天下兩稅榷鹽酒利等。悉以布帛絲綿。任土所產物充稅。竝不徵見錢。則物漸重錢漸輕。農人見免賤賣匹帛者。伏以羣臣所議事。皆至當深利公私。請商量付度支。據諸州府應徵兩稅供上都。及留州留使舊額。起元和十六年已後。竝改配端匹斤兩之物爲稅額。如大曆已前。租庸課調不計錢。令其折納。使人知定制供辦有常。仍約元和十五年徵納布帛等估價。其舊納虛估物與依虛估物廻計。如舊納實估物。并見錢卽於端匹斤兩上。量加估價廻計。變法在長其物價。價長則永利公私。初雖微有加饒。法行卽當就實比舊。給用固利而不害。仍作條件。處置編入。旨符其鹽利酒利本以榷。率計錢有殊。兩稅之名不可除去。錢額中有令納見錢者。亦請令折納時估匹段上。既不專以錢爲稅。人得以所產輸官。錢貨必均其重輕。隴畝自廣。於蠶織便時惠下。庶得其宜其土之絲麻。或地連邊塞。風俗更異。賦入不同。亦請商量。委所司裁酌。隨便宜處置。詔從之。太和四年五月。劍南西川宣撫使諫議大夫崔戎奏。準詔旨制置西川事條。今與郭釗商量。兩稅錢數內三分。二分納見錢。一分折納匹段。每二貫加饒。百姓五百文。計一十三萬四千二百四十三貫文。依此曉諭百姓。訖經賊州縣。準詔三分減放一分。計減錢六萬七千六

百二十貫文。不經賊處。先徵見錢。今三分一分折納雜物。計優饒百姓。一十三萬貫。舊有稅薑芋之類。每畝至七八百。徵斂不時。今併省稅名。盡依諸處爲四限等第。先給戶帖。餘一切名目勒停。高祖卽位仍用隋之五銖錢。武德四年七月。廢五銖錢行開元通寶錢。徑八分重二銖四絫。積十文重一兩。一千文重六斤四兩。仍置錢監於洛幷幽益等州。秦王齊王各賜三鑪鑄錢。右僕射裴寂賜一鑪。敢有盜鑄者。身死家口配沒。五年五月。又於桂州置監。議者以新錢輕重大小最爲折衷。遠近甚便之。後盜鑄漸起。而所在用錢濫惡。顯慶五年九月勅。以惡錢轉多。令所在官私爲市。取以五惡錢酬一好錢。百姓以惡錢價賤。私自藏之。以候官禁之弛。高宗又令以好錢一文買惡錢兩文。弊仍不息。至乾封元年。封嶽之後。又改造新錢。文曰乾封泉寶。徑一寸重二銖六分。仍與舊錢竝行。新錢一文當舊錢之十。周年之後。舊錢竝廢。初開元錢之文。給事中歐陽詢制詞及書。時稱其功。其字含八分及隸體。其詞先上後下。次左後右。讀之自上及左。廻環讀之。其義亦通。流俗謂之開通元寶錢。及鑄新錢乃同流俗。乾字直上封字在左。尋寤錢文之誤。又緣改鑄。商賈不通。米帛增價。乃議却用舊錢。二年正月下詔曰。泉布之興其來自久。實古今之要重。爲公私之寶用。年月旣深。僞濫斯起。所以採乾封之號改鑄新錢。靜而思之。將爲未可。高祖撥亂反正。爰創軌模。太宗立極承天。無所改作。今廢舊造新。恐乖先旨。其開元通寶。宜依舊施行爲萬代之法。乾封新鑄之錢。令所司貯納。更不須鑄。仍令天下置鑄之處。竝鑄開元通寶錢。旣而私鑄更多。錢復濫惡。高宗嘗臨軒謂侍臣曰。錢之爲用。行之已久。公私要便莫甚於斯。比爲州縣不存檢校。私鑄過多。如聞荆潭宣衡犯法尤甚。遂有將船栰宿於江中。所部官人不能覺察。自今嚴加禁斷所在追納惡錢。一二年間使盡。當時雖有約勅。而姦濫不息。儀鳳四年四月。令東都出遠年糙米及粟。就市給糴斗。別納惡錢百文。其惡錢令少府司農相知。卽令鑄破。其厚重徑合斤兩者。任將行用。時米粟漸貴。議者以爲鑄錢漸多。所以錢賤而物貴。於是權停少府監鑄錢。尋而復舊。則天長安中。又令懸樣於市。令百姓依樣用錢。俄又簡擇艱難。交易留滯。又降勅非鐵錫銅蕩穿穴者。竝許行用。其有熟銅排斗沙澁厚大者。皆不許簡。自是盜鑄蜂起。濫惡益衆。江淮之南盜鑄者。或就陂湖巨海深山之中。波濤險峻。人跡罕到。州縣莫能禁約。以至神龍先天之際。兩京用錢尤濫。其郴衡私鑄小錢。纔有輪郭及鐵錫五銖之屬。亦堪行用。乃有買錫鎔銷。以錢模夾之。斯須則盈千百。便賫用之。開元五年。車駕往東都。宋璟知政事奏請。一切禁斷惡錢。六年正月。又切斷天下惡錢。行三銖四絫錢不堪行用者。竝銷破覆鑄。至二月又勅曰。古者聚萬方之貨。設九府之法。以通天下以便生人。若輕重得中。則利可知矣。若眞僞相雜。則官失其守。頃者用錢。不論此道。深恐貧窶日困。姦豪歲滋。所以申明舊章。懸設諸樣。欲其人安俗阜。禁止令行。時江淮錢尤濫惡。有官鑪。偏鑪。稜錢。時錢。等數色。璟乃遣監察御史蕭隱之。充江淮使。隱之乃令率戶出錢。務加督責。百姓乃以上青錢充惡錢納之。其小惡者或沈之於江湖。以免罪戾。於是市井不通。貨價騰起。流聞京師。隱之貶官。璟因之罷相。乃以張嘉貞知政事。嘉貞乃弛其禁。人乃安之。開元二十二年。中書侍郎張九齡。初知政事奏請。不禁鑄錢。玄宗令百官詳議。黃門侍郎裴耀卿。李林

甫　河南少尹蕭炅等皆曰。錢者通貨有國之權。是以歷代禁之。以絕姦濫。今若一啓此門。但恐小人棄農逐利。而濫惡更甚。於事不便。左監門錄事參軍劉秩上議曰。伏奉今月二十一日勅。欲不禁鑄錢。令百寮詳議可否者。夫錢之興其來尚矣。將以平輕重而權本末。齊桓得其術而國以霸。周景失其道而人用弊。考諸載籍。國之興衰實繫於是。陛下思變古以濟今。欲反經以合道。而不卽改作。詢之芻蕘。臣雖愚愚。敢不薦其聞見。古者以珠玉爲上幣。黃金爲中幣。刀布爲下幣。管仲曰。夫三幣握之。則非有補於煖也。舍之則非有損於飽也。先王以守財物以御人事。而平天下也。是以命之曰衡。衡者使物一高一下。不得有常。故與之在君。奪之在君。貧之在君。富之在君。是以人戴君如日月。親君如父母。用此術也。是爲人主之權。今之錢。卽古之下幣也。陛下若捨之任人。則上無以御下。下無以事上。其不可一也。夫物賤則傷農。錢輕則傷賈。故善爲國者。觀物之貴賤錢之輕重。夫物重則錢輕。錢輕由乎物多。多則作法收之使少。少則重。重則作法布之使輕。輕重之本必由乎是。奈何而假於人。其不可二也。夫鑄錢不雜以鉛鐵則無利。雜以鉛鐵則惡。惡不重禁之。不足以懲息且方今塞其私鑄之路。人猶冒死以犯之。況啓其源而欲人之從令乎。是設陷穽而誘之入。其不可三也。夫許人鑄錢。無利則人不鑄。有利則人去南畝者衆。去南畝者衆則草不墾。草不墾又隣於寒餒。其不可四也。夫人富溢則不可以賞勸。貧餒則不可以威禁。法令不行。人之不理。皆由貧富之不齊也。若許其鑄錢則貧者必不能爲。臣恐貧者彌貧而服役於富室。富室乘之而益恣。昔漢文之時。吳濞諸侯也。富埒天子。鄧通大夫也。財侔王者。此皆鑄錢之所致也。必欲許其私鑄。是與人利權而捨其柄。其不可五也。陛下必以錢重而傷本。工費而利寡。則臣願言其失。以效愚計。夫錢重者猶人日滋於前。而鑪不加於舊。又公錢重。與銅之價頗等。故盜鑄者破重錢以爲輕錢。錢輕禁寬則行。禁嚴則止。止則棄矣。此錢之所以少也。夫鑄錢用不贍者。在乎銅貴。銅貴在採用者衆。夫銅以爲兵則不如鐵。以爲器則不如漆。禁之無害。陛下何不禁於人。禁於人則銅無所用。銅益賤則錢之用給矣。夫銅不布下。則盜鑄者無因而鑄。則公錢不破。人不犯死刑。錢又日增。末復利矣。是一舉而四美兼也。惟陛下熟察之。時公卿羣官皆建議。以爲不便。事旣不行。但勅郡縣嚴斷惡錢而已。至天寶之初兩京用錢稍好。米價豐賤。數載之後。漸又濫惡。府縣不許。好者加價。廻博好惡通用。富商姦人漸收好錢。潛將往江淮之南。每錢貨得私鑄。惡者五文。假託官錢。將入京私用。京城錢日加碎惡。鵝眼鐵錫古文綖環之類。每貫重不過三四斤。十一載二月下勅曰。泉貨之用所以通有無輕重之權。所以禁踰越。故周立九府之法。漢備三官之制。永言適便。必在從宜。如聞京師行用之錢。頗多濫惡所資懲革。絕其訛謬。然安人在於存養。化俗期於變通。法若從寬事堪持久。宜令所司卽出錢三數十萬貫。分於兩市。百姓間應交易。所用錢不堪久行用者。官爲換取。仍限一月日內使盡。庶單貧無患。商旅必通。其過限輒違犯者。一事已上竝作條件處分。是時京城百姓。久用惡錢。制下之後頗相驚擾。時又令於龍興觀南街開場。出左藏庫內排斗錢。許市人博換。貧弱者又爭次不得。俄又宣勅。除鐵錫銅沙穿穴古文。餘竝許依舊行用。久之乃定。乾元元年七月詔曰。泉貨之興其來久矣。代有沿革。時爲重輕。周

興九府。實啓流泉之利。漢造五銖。亦弘改鑄之法。必令小大兼適。母子相權。事有益於公私。理宜循於通變。但以干戈未息。帑藏猶虛。卜式獻助軍之誠。弘羊興富國之算。靜言立法。諒在便人。御史中丞第五琦奏請。改錢以一當十。別爲新鑄。不廢舊錢。冀實三官之資用。收十倍之利。所謂於人不擾。從古有經。宜聽於諸監。別鑄一當十錢。文曰乾元重寶。其開元通寶者。依舊行用。所請採鑄提搦處置。卽條件聞奏。二年三月。琦入爲相。又請更鑄重輪乾元錢。一當五十。二十斤成貫。（校三）詔可之。於是新錢與乾元開元通寶錢三品竝行。尋而穀價騰貴。米斗至七千。餓死者相枕於道。乃擡舊開元錢。以一當十。減乾元錢。以一當三十。緣人厭錢價不定。人間擡加價錢爲虛錢。長安城中競爲盜鑄。寺觀鐘及銅像。多壞爲錢。姦人豪族犯禁者不絕。京兆尹鄭叔淸擒捕之。少不容縱。數月間搒死者八百餘人。人益無聊矣。上元元年六月詔曰。因時立制。頃議新錢。且是從權。知非經久。如聞官鑪之外。私鑄頗多。吞併小錢。踰濫成弊。抵罪雖衆。禁奸未絕。況物價益起。人心不安。事藉變通。期於折衷。其重稜五十價錢。宜減作三十文行用。其開元舊時錢。宜一當十文行用。其乾元十當錢。宜依前行用。仍令中京及畿縣內依此處分。諸州待進止。（校四）七月勅。重稜五十價錢。先令畿內減至三十價行。其天下諸州竝宜準此。寶應元年四月。改行乾元錢。一以當三。乾元重稜小錢亦以一當二。重稜大錢一以當三。尋又改行乾元大小錢。竝以一當一。其私鑄重稜大錢。不在行用之限。大曆四年正月。關內道鑄錢等使戶部侍郎第五琦上言。請於絳州汾陽銅原兩監增置五鑪鑄錢。許之。建中元年九月。戶部侍郎韓洄上言。江淮錢監歲共鑄錢四萬五千貫。輸

校三　新唐書には十二斤とあり。

校四　百衲本に止は增に作る。

于京師。度工用轉送之費。每貫計錢二千。是本倍利也。今商州有紅崖冶。出銅益多。又有洛源監久廢不理。請增工鑿山以取銅。興洛源錢監。置十鑪鑄之。歲計出錢七萬二千貫。度工用轉送之費。貫計錢九百。則利浮本也。其江淮七監。請皆停罷。從之。貞元九年正月。張滂奏。諸州府公私諸色鑄造銅器雜物等。伏以國家錢少損失多門。興販之徒。潛將銷鑄錢一千爲銅六斤。造寫器物。則斤直六百餘。有利既厚。銷鑄遂多。江淮之間錢實減耗。伏請準從前勅文。除鑄錢外。一切禁斷。元和三年五月。鹽鐵使李巽上言。得湖南院申郴州平陽高亭兩縣界。有平陽冶及馬跡曲木等古銅坑約二百八十餘井。差官檢覆實有銅錫。今請於郴州舊桂陽監。置鑪兩所。採銅鑄錢。每日約二十貫。計一年鑄成七千貫。有益於人。從之。其年六月詔曰。泉貨之法義在通流。若錢有所壅。貨當益賤。故藏錢者得乘人之急。居貨者必損己之資。今欲著錢令以出滯藏。加鼓鑄以資流布。使商旅知禁。農桑獲安。義切救時。情非欲利。若革之無漸。恐人或相驚應。天下商賈先蓄見錢者。委所在長吏。令收市貨物官中。不得輒有程限逼迫。商人任其貨。易以求便利。計周歲之後。此法遍行。朕當別立新規。設蓄錢之禁。所以先有告示。許有方圓。意在他時行法不貸。又天下有銀之山。必有銅鑛。銅者可資於鼓鑄。銀者無益於生人。權其重輕。使務專一。其天下自五嶺以北。見採銀坑。竝宜禁斷。恐所在坑戶不免失業。各委本州府長吏勸課。令其採銅助官中鑄作。仍委鹽鐵使條疏聞奏。四年閏三月。京城時用錢。每貫頭除二十文。陌內欠錢及有鉛錫錢等。（二）貞元九年三月二十六日勅。陌內欠錢。法當禁斷。慮因捉搦或亦生姦。使人易從切於不擾。自今已後。

有因交關用欠陌錢者。宜但令本行頭及居停主人牙人等。檢察送官。如有容隱兼許賣物領錢。人糾告其行頭。主人牙人重加科罪。府縣所由。祇承人等並不須干擾。若非因買賣。自將錢於街衢行者一切勿問。其年六月勅。五嶺已北所有銀坑。依前任百姓開採。禁見錢出嶺。六年二月。制公私交易十貫錢已上。卽須兼用匹段。委度支鹽鐵使及京兆尹。卽具作分數條疏聞奏。茶商等公私便換見錢。並須禁斷。其年三月。河東節度使王鍔奏請。於當管蔚州界。加置鑪鑄銅錢。廢管內錫錢。許之。仍令加至五鑪。七年五月。戶部王紹。度支盧坦。鹽鐵王播等奏。伏以京都時用多重見錢。官中支計近日殊少。蓋緣比來不許商人便換。因茲家有滯藏。所以物價轉高。錢多不出。臣等今商量。伏請許令商人於三司任便換見錢。一切依舊禁約。伏以比來諸司諸使等。或有便商人。錢多留城中。逐時收貯積藏私室。無復通流。伏請自今已後。嚴加禁約。從之。八年四月勅。以錢重貨輕。出內庫錢五十萬貫。令兩市收市布帛。每端匹估。加十之一。十二年正月勅。泉貨之設。故有常規。將使重輕得宜。是資斂散有節。必通其變以利於人。今縉帛轉賤。公私俱弊。宜出見錢五十萬貫。令京兆府揀擇要便處開場。依市價交易。選淸强官吏切加勾當。仍各委本司。先作處置條件聞奏。必使事堪經久。法可通行。又勅。近日布帛轉輕。見錢漸少。皆緣所在壅塞。不得通流。宜令京城內。自文武官寮。不問品秩高下。幷公郡縣主中使等。下至士庶商旅寺觀坊市。所有私貯見錢。並不得過五千貫。如有過此。許從勅出後限一月內。任將市別物收貯。如錢數校多。處置未了。任於限內。於地界州縣陳狀。更請限。縱有此色亦不得過兩箇月。若一家內別有宅舍店鋪等所貯錢。並須計用在此數。其兄弟本來異居。曾經分析者。不在此限。如限滿後有違犯者。白身人等宜付所司。決痛杖一頓處死。其文武官及公主等。並委有司聞奏。當重科。貶戚屬中使亦具名銜聞奏。其賸貯錢不限多少。並勒納官數內。五分取一分。充賞錢止於五千貫。此外察獲及有人論告。亦重科處分。幷量給告者。時京師里閭區肆所積。多方鎭錢。王鍔韓弘李惟簡。少者不下五十萬貫。於是競買第屋。以變其錢多者。竟里巷傭僦以歸其直。而高貨大賈者多依倚。左右軍官錢爲名。府縣不得窮驗。法竟不行。十四年六月勅。應屬諸軍諸使。更有犯時。用錢每貫除二十文足。陌內欠錢。及有鉛錫錢者。宜令京兆府枷項收禁。牒報本軍。本使府司差人就軍。及看決二十。如情狀難容。復有違拒者。仍令府司聞奏。十五年八月。中書門下奏。伏準羣官所議鑄錢。或請收市人間銅物。令州郡鑄錢。當開元以前未置鹽鐵使。亦令州郡勾當鑄造。令若兩稅盡納匹段。或慮兼要通用見錢。欲令諸道公私銅器。各納所在節度團練防禦經畧使。便據元勅給與價直。幷折兩稅。仍令本處軍人鎔鑄。其鑄本請以留州留使年支未用物。充所鑄錢。便充軍府州縣公用。當處軍人自有糧賜。亦校省本所資衆力。幷收衆銅。天下併功速濟時用。待一年後。鑄器物盡則停。其州府有出銅鉛。可以開鑄處具申有司。便令同諸監冶例。每年與本充鑄。其收市銅器期限。幷禁鑄造買賣銅物等。待議定便令有司條疏聞奏。其上都鑄錢及收銅器。續處分將欲頒行。尙資周慮請。令中書門下兩省御史臺。幷諸司長官商量重議聞奏。從之。長慶元年九月勅。泉貨之義所貴通流。如聞比來用錢所在。除陌不一。與其禁人之必犯。未若從俗之所宜。交易往來。務令可守其內

外公私給用錢。從今以後宜每貫一例。除墊八十以九百二十文成貫。不得更有加除及陌內欠少。太和三年六月。中書門下奏。準元和四年閏三月勅。應有鉛錫錢。竝合納官。如有人糾得一錢賞百錢者。當時勅條。貴在峻切。今詳事實。必不可行。只如告一錢賞百錢。則有人告一百貫錫錢。須賞一萬貫銅錢。執此而行事無畔際。今請以鉛錫錢交易者。一貫已下以州府常行決。脊杖二十。十貫已下決六十徒三年。過十貫已上。所在集衆決殺。其受鉛錫錢交易者。亦準此處分。其用鉛錫錢仍納官。其能糾告者。每一貫賞五千文。不滿貫者準此。計賞累至三百千。仍且取當處官錢給付。其所犯人。罪不死者。徵納家資充塡賞錢。可之。四年十一月勅。應私貯見錢家除合貯數外。一萬貫至十萬貫。限一周年內處置畢。十萬貫至二十萬貫以下者。限二周年處置畢。如有不守期限。安然蓄積過本限。卽任人糾告。及所由覺察其所犯家錢。竝準元和十二年勅納官。據數五分取一分充賞。糾告人賞錢數止於五千貫。應犯錢法人色目。決斷科貶。竝準元和十二年勅處分。其所由覺察亦量賞一半。事竟不行。五年二月。鹽鐵使奏。湖南管內諸州。百姓私鑄造到錢。伏緣衡道數州。連接嶺南山洞深邃百姓依模監司錢樣。競鑄造到。脆惡姦錢。轉將賤價博易。與好錢相和行用。其江西鄂岳柱管鑄濫錢。竝請委本道觀察使條疏禁絕。勅旨宜依會昌六年二月勅。緣諸道鼓鑄佛像鐘磬等新錢已有次第。須令舊錢流布。絹帛價稍增。文武百寮俸料。宜起三月一日。竝給見錢。其一半先給虛估匹段。對估價支給。勅比緣錢重幣輕。生人坐困。今加鼓鑄。必在流行。通變救時。莫切於此。宜申先甲之令。以誡居貨之徒。京城及諸道。起今年十月（校五）以後。公私行用。

（校五）武帝本紀に來年正月とあり。

竝取新錢。其舊錢權停三數年。如有違犯。同用鉛錫惡錢例科斷。其舊錢竝納官。事竟不行。開元元年十一月。河中尹姜師度以安邑鹽池漸涸。師度開拓疏決水道。置爲鹽屯。公私大收其利。其年十一月五日。左拾遺劉彤上表曰。臣聞漢孝武爲政。廐馬三十萬。後宮數萬人。外討戎夷。內興宮室。殫費之甚。實百當今而古費多。而貨有餘。今用少而財不足何也。豈非古取山澤。而今取貧民哉。取山澤則公利厚。而人歸於農。取貧民則公利薄。而人去其業。故先王作法也。山海有官。虞衡有職。輕重有術。禁發有時。一則專農。二則饒國。濟人盛事也。臣實爲今疑之。夫煑海爲鹽。採山鑄錢。伐木爲室。農餘之輩。寒而無衣。飢而無食。傭貧自資者。窮苦之流也。若能以山海厚利資農之餘人。厚斂重徭。免窮苦之子。所謂損有餘而益不足。帝王之道。可不謂然乎。臣願陛下詔鹽鐵本等官。收興利貿遷於人。則不及數年。府有餘儲矣。然後下寬貸之令。蠲窮獨之徭。可以惠羣生。可以柔荒服。雖戎狄猾夏堯湯水旱。無足虞也。奉天適變。惟在陛下行之。上令宰臣議其可否。咸以鹽鐵之利。甚益國用。遂令將作大匠姜師度。戶部侍郎強循。俱攝御史中丞與諸道按察使檢責海內鹽鐵之課。比令使人勾當。除此外更無別求。在外不細委知。如聞稱有侵刻。宜令本州刺史上佐一人檢校依令式收稅。如有落帳欺沒。仍委按察使糾覺奏聞。其姜師度除蒲州鹽池以外州自餘處更不須巡檢。貞元十六年十二月。史牟奏。澤潞鄭等州。多是末鹽請禁斷。從之。元和五年正月。度支奏。鄜州邠州涇原諸將士請。同當處百姓例食烏白兩池鹽。六年閏十二月。度支盧坦奏。河中兩池顆鹽勅文。只許於京畿鳳翔陝虢河中澤潞河南許汝等十五州界內糴貨。比

來因循。兼越興鳳文成等六州。臣移牒勘責。得山南西道觀察使報其果闐兩州鹽本土戶人及巴南諸郡。市糴又供當軍士馬。尚有懸欠。若兼數州自然闕絕。又得興元府諸耆老狀申訴。臣今商量河中鹽。請放入六州界糴貨。從之。十年七月。度支使皇甫鎛奏。加峽內四鹽。劒南東西川山南西道鹽俗（校六）。以利供軍。從之。十二年。鹽鐵使程异奏。應諸州府先請置茶鹽店收稅。伏準今年正月一日赦文。其諸州府因用兵已來。或慮有權置職名。及擅加科配事非常制。一切禁斷者。伏以榷稅茶鹽本資財賦。贍濟軍鎭。蓋是從權。昨兵罷自合便停。事久實爲重斂。其諸道先所置店。及收諸色錢物等。雖非擅加且異常制。伏請準赦文勒停。從之。十四年三月。鄆青兗三州。各置榷鹽院。長慶元年三月勅。河朔初平。人希德澤。且務寬泰使之獲安。其河北榷鹽法且權停。仍令度支與鎭冀魏博等。道節度審察商量。如能約計課利錢數。分付榷鹽院。亦任穩便。自天寶末兵興以來。河北鹽法羈縻而已。暨元和中。皇甫鎛奏。置稅鹽院。同江淮兩池榷利。人苦犯禁。戎鎭亦頻上訴。故有是命。其月鹽鐵使王播奏。揚州白沙兩處納榷場。請依舊爲院。又奏諸道鹽院糴鹽付商人。請每斗加五十。通舊二百文價。諸處煎鹽停場。置小鋪糴鹽。每斗加二十文。通舊一百九十文價。又奏應管煎鹽戶。及鹽商幷諸鹽院停場。官吏所由等。前後制勅。除兩稅外不許差役追擾。今請更有違越者。縣令刺史貶黜罰俸。從之。二年五月詔曰。兵革初寧亦資榷筦。閭閻重困則可蠲除。如聞淄青鄆三道。往來糴鹽價錢近取七十萬貫。軍資給費。優贍有餘。自鹽鐵使收管已來。軍府頓絕其利。遂使經行陣者有停糧之怨。服隴畝者有加稅之嗟。犯鹽禁者困鞭撻之刑。理生業者乏

（校六）百納本には俗に作る。

鹽醬之具。雖縣官受利。而郡府益空。俾人獲安寧。我因節用其鹽鐵。先於淄青兗鄆等道管內。置小鋪糴鹽巡院納榷。起今年五月一日已後。一切竝停。仍各委本道約校。比來節度使自收管。充軍府。逐急用度及均減管內貧下百姓。兩稅錢數。至年終各具糴鹽所得錢。幷均減兩稅奏聞。安邑解縣兩池。舊置榷鹽使。仍各別置院官。元和三年七月。復以安邑解縣兩池。留後爲榷鹽使。先是兩池鹽務隸度支。其職視諸道巡院。貞元十六年。史牟以金部郎中主池務恥同諸院。遂奏置使額。二十一年。鹽鐵度支合爲一。使以杜佑兼領。佑以度支旣稱使。其所管不宜更有使名。遂與東渭橋使同奏罷之。至是裴均主池務。職轉繁劇。復有是請。太和三年四月勅。安邑解縣兩池榷課。以實錢一百萬貫爲定額。至大中二年正月勅。但取匹段精好。不必計舊額錢數。及大中年度支奏。納榷利一百二十一萬五千餘貫。女鹽池在解縣朝邑。小池在同州。鹵池在京兆府。奉先縣竝禁斷不榷。烏池在鹽州。舊置榷稅使。長慶元年三月勅。烏池每年糴鹽。收博榷米。以一十五萬石爲定額。溫池大中四年三月。因收復河隴。勅令度支收管溫池鹽。仍差靈州分巡院官勾當。至六年三月勅。令割屬威州置榷稅使。緣新制置。未立榷課定額。胡落池在豐州界河東。供軍使收管。每年採鹽約一萬四千餘石。供振武天德兩軍及營田水運官健。自大中四年。党項叛擾。饋運不通。供軍使請權市河東白池鹽供食。其白池屬河東節度使。不係度支。初玄宗已前亦有鹽池使。景雲四年三月。蒲州刺史充關內鹽池使。先天二年九月。强循除幽州刺史。充鹽池使。此卽鹽州池也。開元十五年五月。兵部尙書蕭嵩。除關內鹽池使。此是朔方節度常帶鹽池使也。

（一）鵝眼は小錢である。通典に、永光元年池慶之が私鑄を啓通したので、これより錢貨が亂れた。一千錢でも長さ三寸にみたず、大きさもその割合であつて、これを鵝眼錢と稱した。これよりも劣るものに綖環錢といふのがあつて、水に入れても沈まず手で碎くことができた。

（二）沈炳震曰く、上文を按ずるに意義が完くない、次に闕文があるのであらう。

舊唐書食貨志（下）

武德八年十二月。水部郎中姜行本請。於隴州開五節堰。引水通運。許之。永徽元年。薛大鼎爲滄州刺史。界內有無棣河。隋末塡廢。大鼎奏開之。引魚鹽於海。百姓歌之曰。「新河得通舟艦利。直達滄海魚鹽至。昔日徒行今騁騏。美哉薛公德滂被」。咸亨三年。關中飢。監察御史王師順奏請。運晉絳州倉粟以贍之。上委以運職。河渭之間舟艦相繼。會于渭南。自師順之始也。大足元年六月。於東都立德坊南。穿新漕安置諸州租船。神龍三年。滄州刺史姜師度。於薊州之北張水爲溝。以備奚契丹之寇。又約舊渠傍海穿漕。號爲平虜渠。以避海難運糧。開元二年。河南尹李傑奏。汴州東有梁公堰。年久堰破。江淮漕運不通。發汴鄭丁夫以濬之。省功速就。公私深以爲利。十五年正月。令將作大匠范安及檢行鄭州河口斗門。先是洛陽人劉宗器上言。請塞汜水舊汴河口。於下流滎澤界開梁公堰。置斗門以通淮汴。擢拜左衞率府胄曹。至是新漕塞行舟不通。貶宗器焉。安及遂發河南府懷鄭汴滑三萬人疏決。兼舊河口旬日而畢。十八年。宣州刺史裴耀卿上便宜事條曰。江南戶口稍廣。倉庫所資惟出租庸。更無征防。緣水陸遙遠。轉運艱辛。功力雖勞。倉儲不益。竊見每州所送租及庸調等本州。正二月上道至揚州入斗門。卽逢水淺。已有阻礙。須留一月已上。至四月已後。始渡淮入汴。多屬汴河乾淺。又般運停留。至六七月。始至河口。卽逢黃河水漲。不得入河。又須停一兩

月。待河水小。始得上河入洛。卽漕路乾淺。船艘隘鬧。般載停滯。備極艱辛。計從江南至東都。停滯日多。得行日少。糧食旣皆不足。欠折因此而生。又江南百姓不習河水。皆轉顧河師水手。更爲損費。伏見國家舊法。往代成規。擇制便宜。以垂長久。河口元置武牢倉。江南船不入黃河。卽於倉內便貯。鞏縣置洛口倉。從黃河不入漕洛。卽於倉內安置。爰及河陽倉柏崖倉太原倉。永豐倉渭南倉。節級取便。例皆如此。水通則隨近運轉。不通卽且納在倉。不滯遠船。不憂久耗　比於曠年長運。利便一倍有餘。今若且置武牢洛口等倉。江南船至河口。卽却還本州。更得其船充運。幷取所減脚錢。更運江淮變造義倉。每年剩得一二百萬石。卽望數年之外。倉廩轉加。其江淮義倉。下濕不堪久貯。若無船可運。三兩年色變。卽給貸費散。公私無益。疏奏不省　至二十一年。耀卿爲京兆尹。京師雨水害稼。穀價踊貴。玄宗以問。輝卿奏稱。昔貞觀永徽之際。祿廩未廣。每歲轉運不過二十萬石便足。今國用漸廣。漕運數倍。猶不能支。從都至陝河。路艱險。旣用陸運。無由廣致。若能兼河漕。變陸爲水。則所支有餘。動盈萬計。且江南租船。候水始進。吳人不便漕輓。由是所在停留。日月旣淹。遂生竊盜。臣望於河口置一倉。納江東租米。便放船歸。從河口卽分入河洛。官自雇船載運。三門之東置一倉。三門旣水險。卽於河岸開山。車運十數里。三門之西又置一倉。每運至倉。卽般下貯納。水通卽運。水細便止。自太原倉泝河。更無停留。所省鉅萬。前漢都關中。年月稍久。及隋亦在京師。緣河皆有舊倉。所以國用常贍。上深然其言。至二十二年八月。置河陰縣。及河陰倉。河西柏崖倉。三門東集津倉。三門西鹽倉。開三門山十八里。以避湍險。自江淮而泝鴻溝。悉納河陰倉。自河陰送納含嘉倉。又送納太原倉。謂之北運。自太原倉浮于渭。以實關中。上大悅。尋以耀卿爲黃門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充江淮河南轉運都使。以鄭州刺史崔希逸。河南少尹蕭炅爲副。凡三年運七百萬石。省陸運之傭四十萬貫。舊制東都含嘉倉。積江淮之米。載以大輿。而西至于陝三百里。率兩斛計傭錢十。此耀卿所省之數也。明年耀卿拜侍中。而蕭炅代焉。二十五年。運米一百萬石。二十九年。陝郡太守李齊物鑿三門山。以通運。關三門巔。輸巖險之地。俾負索引艦昇于安流。自齊物始也。天寶三載。韋堅代蕭炅。以滻水作廣運潭於望春之東。而藏舟焉。是年楊釗以殿中侍御史爲水陸運使。以代韋堅。先是米至京師。或砂礫糠粃雜乎其間。開元初詔。使揚擲而較其虛實。揚擲之名自此始也。十四載八月詔。水陸運宜停一半。天寶以來。楊國忠王鉷皆兼重使。以權天下。肅宗初第五琦始以錢穀得見。請於江淮分置租庸使。市輕貨以救軍食。遂拜監察御史爲之使。乾元元年。加度支郎中。尋兼中丞爲鹽鐵使。於是大變鹽法。就山海井竈收榷其鹽。立監院官吏。其舊業戶洎浮人。欲以鹽爲業者免其雜役。隸鹽鐵使常戶。自租庸外無橫賦。人不益稅而國用以饒。明年琦以戶部侍郎同平章事。詔兵部侍郎呂諲代之。寶應元年五月。元載以中書侍郎代呂諲。是時淮河阻兵　飛輓路絕　鹽鐵租賦。皆泝漢而上。以侍御史穆寧爲河南道轉運租庸鹽鐵使　尋加戶部員外。遷鄂州刺史。以總東南貢賦。是時朝議以寇盜未戢。關東漕運宜有倚辦　遂以通州刺史劉晏。爲戶部侍郎京兆尹度支鹽鐵轉運使。鹽鐵兼漕運自晏始也　二年拜吏部尚書同平章事。依前充使。晏始以鹽利爲漕傭。自江淮至渭橋。率十萬斛。

傭七千緡。補綱吏督之。不發丁男不勞郡縣。蓋自古未之有也。自此歲運米數千萬石。自淮北列置巡院。搜擇能吏以主之。廣牢盆以來。商賈凡所制置。皆自晏始。廣德二年正月。復以第五琦專判度支鑄錢鹽鐵事。而晏以檢校戶部尚書爲河南及江淮已來轉運使。及與河南副元帥計會。開決汴河。永泰二年。晏爲東道轉運常平鑄錢鹽鐵使。琦爲關內河東劒南三川轉運常平鑄錢鹽鐵使。大曆五年詔。停關內河東三川轉運常平鹽鐵使。自此晏與戶部侍郎韓滉。分領關內河東山劒租庸青苗使。至十四年。天下財賦皆以晏掌之。建中初宰相楊炎用事。尤惡劉晏。炎乃奪其權。詔曰。朕以征稅多門。郡邑凋耗。聽于羣議。思有變更。將致時雍。宜遵古制。其江淮米準旨轉運入京者。及諸軍糧儲。宜令庫部郎中崔河圖權領之。今年夏稅以前。諸道財賦多輸京者。及鹽鐵財貨。委江州刺史包佶權領之。天下錢穀皆歸金部倉部。委中書門下簡兩司郎官。準格式條理。尋貶晏爲忠州刺史。晏既罷黜。天下錢穀歸尚書省。既而出納無所統。乃復置使領之。其年三月以韓滉爲戶部侍郎判度支。金部郎中杜佑權勾當江淮水陸運使。炎尋殺晏于忠州。自兵興已來凶荒相屬。京師米斛萬錢。官廚無兼時之食。百姓在畿甸者。拔穀挼穗以供禁軍。洎晏掌國計。復江淮轉運之制。歲入米數十萬斛。以濟關中。代第五琦領鹽務。其法益密。初年入錢六十萬。季年則十倍。其初大曆末通天下之財。而計其所入總一千二百萬貫。而鹽利過半。李靈耀之亂。河南皆爲盜。據不奉法制。賦稅不上供。州縣益減。晏以羨餘相補。人不加賦。所入仍舊議者稱之。其相與商權財用之術者。必一時之選。故晏歿後二十年。韓滉元琇裴腆包佶盧貞李衡。相繼分掌財賦。出晏門下屬吏。在千里外奉教如目前。四方水旱及軍府纖芥。莫不先知焉。其年詔曰。天下山澤之利。當歸王者。宜總權鹽鐵使。三年以包佶爲左庶子汴東水陸運鹽鐵租庸使。崔縱爲右庶子汴西水陸運鹽鐵租庸使。四年度支侍郎趙贊議常平事。竹木茶漆盡稅之。茶之有稅肇於此矣。貞元元年。元琇以御史大夫爲鹽鐵水陸運使。其年七月。以尚書右僕射韓滉統之。滉歿宰相竇參代之。五年十二月。度支轉運鹽鐵奏。比年自揚子運米。皆分配緣路觀察使。差長綱發遣。運路既遠。實謂勞人。今請當使諸院自差綱。節級般運。以救邊食。從之。八年詔。東南兩稅財賦。自河南江淮嶺南東道。至于渭橋。以戶部侍郎張滂主之。河東劒南山南西道。以戶部尚書度支使班宏主之。今戶部所領三川鹽鐵轉運。自此始也。其後宏滂互有短長。宰相趙憬陸贄。以其事上聞。由是遵大曆故事。如劉晏韓滉所分焉。九年張滂奏。立稅茶法。自後裴延齡專判度支。與鹽鐵益殊塗而理矣。十年。潤州刺史王緯代之。理于朱方。數年而李錡代之。鹽院津堰改張侵剝。不知紀極。私路小堰。厚斂行人。多自錡始。時鹽鐵轉運。有上都留後。以副使潘孟陽主之。王叔文權傾朝野。亦以鹽鐵副使兼學士爲留後。順宗卽位。有司重奏。鹽法以杜佑判鹽鐵轉運使。理於揚州。元和二年三月。以李巽代之。先是李錡判使天下榷酤漕運。由其操割。專事貢獻。牢其寵渥。中朝柄事者。悉以利積於私室。而國用日耗。巽既爲鹽鐵使。大正其事。其堰埭先隸浙西觀察使者悉歸之。因循權置者盡罷之。增置河陰敖倉。置桂陽監。鑄平陽銅山爲錢。又奏江淮河南峽內兗鄆嶺南鹽法監院。去年收鹽價緡錢七百二十七萬。比舊法張其估。一千七百八十餘萬。非實數也。今請以其數除煑之外。付度支收其

數。鹽鐵使煑鹽。利繫度支。自此始也。又以程异爲揚子留後。四月五日巽卒。自權筦之興。惟劉晏得其術。而巽次之。然初年之利。類晏之季年。季年之利則三倍於晏矣。舊制每載運江淮米五十萬斛。至河陰留十萬。四十萬送渭倉。晏歿久不登其數。惟巽兼使三載。無升斗之闕焉。六月以河東節度使李鄘代之。五年李鄘爲淮南節度使。以宣州觀察使盧坦代之。六年坦奏。每年江淮運米四十萬石（校一）。到渭橋近日欠闕太半。請旋收糴遞年貯備。從之。坦改戶部侍郎。以京兆尹王播代之。播遂奏。元和五年。江淮河南嶺南峽中兗鄆等鹽利錢六百九十八萬貫。比量改法已前舊鹽利。時價四倍虛估。卽此錢爲一千七百四十餘萬貫矣。請付度支收管。從之。其年詔曰。兩稅之法悉委郡國。初極便人。但緣約法之時不定物估。今度支鹽鐵泉貨是司。各有分巡置於都會。爰命帖職。周視四方。簡而易從。庶叶權便。政有所弊。事有所宜。皆得舉聞副我憂寄。以揚子鹽鐵留後爲江淮已南兩稅使。江陵留後爲荆衡漢沔東界彭蠡已南兩稅使。度支山南西道分巡院官充三川兩稅使。峽內煎鹽五監先屬鹽鐵使。今宜割屬度支。便委山南西道兩稅使。兼知糴賣峽內鹽屬度支。自此始也。七年王播奏。去年鹽利。除割峽內鹽收錢六百八十五萬。從實估也。又奏商人於戶部度支鹽鐵三司飛錢。謂之便換。八年。以崔倰爲揚子留後。淮嶺已來。兩稅使崔祝爲江陵留後。爲荆南已東兩稅使（校二）。十三年正月。播又奏。以軍興之時財用是切。頃者劉晏領使。皆自按置租庸。至於州縣否臧。錢穀利病之物虛實。皆得而知。今臣守務在城。不得自往。請令臣副使程异出巡江淮。具州府上供錢穀一切勘問。從之。閏五月。异至江淮得錢一百八十五萬貫以進。其年以播守禮部尚

校一　百納本に米は糧に作る。

校二　百納本已東は已來に作る。

書。以衛尉卿程异代之。十四年异卒。以刑部侍郎柳公綽代之。長慶初王播復代公綽。四年王涯以戶部侍郎代播。敬宗初播復以鹽鐵使爲揚州節度使。文宗卽位入覲。以宰相判使。其後王涯復判二使。表請使茶山之人移植根本。舊有貯積。皆使焚棄。天下怨之。九年涯以事誅。而令狐楚以戶部尚書右僕射主之。以是年茶法大壞。奏請付州縣而入其租于戶部。人人悅焉。開成元年。李石以中書侍郎判收茶法。復貞元之制也。三年以戶部尚書同平章事楊嗣。復主之。多革前監院之陳事。開成三年至大中壬申。凡一十五年。多任以元臣。以集其務。崔珙自刑部尚書。拜杜悰以淮南節度領之。旣而皆踐公台。薛元賞。李執方。盧弘正。馬植。敬晦五人。於九年之中。相踵理之。植亦自是居相位。大中五年二月。以戶部侍郎裴休爲鹽鐵轉運使。明年八月。以本官平章事。依前判使始者。漕米歲四十萬斛。其能至渭倉者。十不三四。漕吏狡蠹。敗溺百端。官舟之沈多者。歲至七十餘隻。緣河姦犯。大紊晏法。休使寮屬按之。委河次縣令董之。自江津達渭。以四十萬斛之傭。計緡二十八萬。悉使歸諸漕吏。巡院胥吏無得侵牟。舉之爲法凡十事奏之。六年五月。又立稅茶之法。凡十二條陳奏。上大悅詔曰。裴休興利除害。深見奉公。盡可其奏。由是三歲漕米至渭濱。積一百二十萬斛。無升合沈棄焉。武德元年九月四日置社倉。其月二十二日詔曰。特建農圃。本督耕耘。思俾齊民旣康且富。鍾廈之量。冀同水火。宜置常平監官。以均天下之貨。市肆騰踴則減價而出。田穡豐羨則增糴而收。庶使公私俱濟。家給人足抑止。兼幷宣通擁滯。至五年十二月。廢常平監官。貞觀二年四月。尙書左丞戴胄上言曰。水旱凶災。前聖之所不免。國無九年儲畜。禮

經之所明誡。今喪亂之後。戶口凋殘。每歲納租。未實倉廩。隨時出給纔供當年。若有凶災。將何賑卹。故隋開皇立制。天下之人節級輸粟。多爲社倉。終於文皇得無饑饉。及大業中年。國用不足。竝貸社倉之物。以充官費。故至末塗無以支給。今請自王公已下。爰及衆庶。計所墾田稼穡頃畝。至秋熟準其見在苗。以理勸課。盡令出粟稻麥之鄉。亦同此稅。各納所在。爲立義倉。若年穀不登百姓飢饉。當所州縣隨便取給。太宗曰。旣爲百姓預作儲貯。官爲擧掌以備凶年。非朕所須橫生賦斂。利人之事深是可嘉。宜下所司議立條制。戶部尚書韓仲良奏。王公已下墾田。畝納二升。其粟麥粳稻之屬。各依土地貯之。州縣以備凶年。可之。自是天下州縣始置義倉。每有飢饉。則開倉賑給。以至高宗則天。數十年間。義倉不許雜用。其後公私窮迫。漸貸義倉支用。自中宗神龍之後。天下義倉費用向盡。高宗永徽二年六月勅。義倉據地收稅。實是勞煩。宜令率戶出粟。上上戶五石。餘各有差。六年。京東西二市置常平倉。明慶二年十二月。京常平倉置常平署官員。開元二年九月勅。天下諸州今年稍熟。穀價全賤。或慮傷農。常平之法。行之自古。宜令諸州加時價三兩錢糴。不得抑斂。仍交相付領。勿許懸欠。蠶麥時熟。穀米必貴。卽令減價出糶。豆穀等堪貯者。熟亦準此。以時出入。務在利人。其常平所須錢物。宜令所司支料。奏聞。四年五月二十一日詔。諸州縣義倉本備飢年賑給。近年已來每三年一度。以百姓義倉糙米遠赴京納。仍勒百姓私出脚錢。自今已後更不得義倉變造。七年六月勅。關內隴右河南河北五道。及荆揚襄夔綿益彭蜀漢劒茂等州。竝置常平倉。其本上州三千貫。中州二千貫。下州一千貫。十六年十月勅。自今歲普熟穀價至賤。必恐傷農。加錢收糴以實倉廩。縱逢水旱。不慮阻飢。公私之間。或亦爲便宜。令所在以常季舊錢及當處物。各於時價上量加三錢。百姓有糶易者爲收糴。事須兩和。不得限數配。糴訖具所用錢物及所糴物數。申所司。仍令上佐一人專勾當。天寶六載三月。太府少卿張瑄奏。準四載五月并五載三月勅節文。至貴時賤價出糶。賤時加價收糴。若百姓未辦錢物者。任準開元二十年七月勅。量事賒糶。至粟麥熟時徵納。臣使司商量。且糴舊糴新不同。別用其賒糴者。至納錢日。若粟麥雜種等時價甚賤。恐更廻易艱辛。請加價便與折納。廣德二年正月。第五琦奏。每州常平倉及庫使司商量。置本錢隨當處。米物時價賤則加價收糴。貴則減價糶賣。建中元年七月勅。夫常平者。常使穀價如一。大豐不爲之減。大儉不爲之加。雖遇災荒人無菜色。自今已後忽米價貴時。宜量出官米十萬石。麥十萬石。每石量付。兩市行人。下價糴貨。三年九月。戶部侍郎趙贊上言曰。伏以舊制置倉儲粟名曰常平。軍興已來此事闕廢。或因凶荒流散餓死。相食者不可勝紀。古者平準之法。使萬室之邑必有萬鍾之藏。千室之邑必有千鍾之藏。春以奉耕。夏以奉耘。雖有大賈富家。不得豪奪吾人者。蓋謂能行輕重之法也。自陛下登極以來。許京城兩市置常平官糴鹽米。雖經頻年少雨米價騰貴。此乃卽日明驗。實要推而廣之。當興軍之時與承平或異事。須兼儲布帛以備時須。臣今商量。請於兩都并江陵東都揚汴蘇洪等州府。各置常平。輕重本錢。上至百萬貫。下至數十萬貫。隨其所宜。量定多少。唯貯斛斗匹段絲麻等。候物貴則下價出賣。物賤則加價收糴。權其輕重以利疲人。從之。贊於是條奏。諸道要都會之所。皆置吏閱商人財貨計錢。每貫稅二十。天下所出竹木

（校三）按三百稱本に日は目に作る。

茶漆。皆十一稅之。以充常平本。時國用稍廣　常賦不足。所稅亦隨時而盡。終不能爲常平本　貞元八年十月勅。諸軍鎭和糴。貯備共三十三萬石。價之外更量與優饒。其粟及麻。據米數準折虛價。直委度支以停江淮運脚錢　充竝支綾絹絁綿。勿令折估。所糴粟等委本道節度使監軍同勾當朋貯。非承特勅不得給用。十四年六月詔。以米價稍貴。令度支出官米十萬石。於兩街賤糶。其年九月。以歲飢出太倉粟三十萬石出糶。是歲冬河南府穀貴人流。令以含嘉倉粟七萬石出糶。十五年二月。以久旱歲飢。出太倉粟十八萬石。於諸縣賤糶。元和元年正月制。歲時有豐歉。穀價有重輕。將備水旱之虞。在權聚斂之術。應天下州府每年所稅地子數內。宜十分取二分。均充常平倉及義倉。仍各逐穩便收貯。以時出糶。務在救人。賑貸所宜速奏。六年二月制。如聞京畿之內。舊穀已盡宿麥未登。宜以常平義倉粟二十四萬石。貸借百姓。諸道州府有乏少糧種處。亦委所在官長。用常平義倉米借貸。淮南浙西宣歙等道。元和二年四月。賑貸竝且停徵。容至豐年然後塡納。九年四月詔。出太倉粟七十萬石。開六場糶之。并賑貸外縣百姓。至秋熟徵納。便於外縣收貯以防水旱。十二年四月詔。出粟二十五萬石。分兩街降估出糶。其年九月詔。諸道應遭水州府。河中澤潞河東幽州江陵府等管內。及鄭滑滄景易定陳許晉隰蘇襄復台越唐隨鄧等州人戶。宜令本州厚加優恤。仍各以當處義倉斛斗。據所損多少。量事賑給。十三年正月。戶部侍郎孟簡奏。天下州府常平義倉等斛斗。請準舊例減估出糶。但以石數奏申。有司更不收。管內州縣得專達。以利百姓。從之。長慶四年二月勅。出太倉陳粟三十萬石。於兩街出糶。其年三月制曰。義倉之制其來日久。近歲所在盜用沒入。致使小有水旱。生人坐委溝壑。永言其弊。職此之由。宜令諸州錄事參軍。專主勾當。苟爲長吏迫制。卽許驛表上聞。考滿之日。戶部差官交割。如無欠負與減一選。如欠少者量加一選。欠數過多。戶部奏聞。節級科處。太和四年八月勅。今年秋稼似熟。宜於關內七州府及鳳翔府和糴一百萬石。大中六年四月。戶部奏。諸州府常平義倉斛斗。本防水旱賑貸百姓。其有災沴州府地遠。申奏往復。已至流亡。自今已後。諸道遭災旱。請委所在長吏。差淸强官審勘。如實有水旱處。便任先從。貧下不支。濟戶給貸。從之。建中四年六月。戶部侍郎趙贊請置大田。天下田計其頃畝。官收十分之一。擇其上腴樹桑環之。曰公桑。自王公至于匹庶。差借其力。得穀絲以給國用。詔從其說。贊熟計之。自以爲非便。皆寢不下。復請行常平稅茶之法。又以軍須迫蹙。常平利不時集。乃請稅屋間架等。除陌錢間架法。凡屋兩架爲一間。屋有貴賤。約價三等。上價間出錢二千。中價一千。下價五百。所由吏秉算執籌。入人之廬舍。而計其數。衣冠士族。或貧無他財。獨守故業。坐多屋出算者。動數十萬人。不勝其苦。凡沒一間者杖六十。告者賞錢五十貫。取於其家。除陌法天下公私。給與貨易。率一貫舊算二十。益加算爲五十。給與他物。或兩換者。約錢爲率算之。市牙各給印紙。人有買賣。隨自署記。翌日合算之。有自貿易。不用市牙者。給其私簿。無私簿者。投狀自集。其有隱錢百者沒入二千。杖六十。告者賞十千。取其家資。法旣行而主人市牙。得專其柄。率多隱盜。公家所入。曾不得半。而怨讟之聲。囂然滿於天下。至興元二年正月一日。赦悉停罷。貞元九年正月。初稅茶。先是諸道鹽鐵使張滂奏曰。伏以去歲水災。詔令減

稅。今之國用。須有供儲。伏請於出茶州縣及茶山外商人。要路委所由。定三等時估。每十稅一。充所放兩稅。其明年以後所得稅外貯之。若諸州遭水旱。賦稅不辦。以此代之。詔可之。仍委滂具處置條奏。自此每歲得錢四十萬貫。然稅無虛歲。遭水旱處。亦未嘗以錢拯贍。元和七年。御史臺奏。伏準太和三年十一月十八日赦文。天下除兩稅外。不得妄有科配。其擅加雜權率。一切宜停。令御史臺嚴加察訪者。臣昨因嶺南道擅置竹練場。稅法至重。害人頗深。伏請起今已後。應諸道自太和三年準赦文。所停兩稅外。科配雜權率等復却置者。仰勅。至後十日內。具却置事由聞奏。仍申臺司。每有出使郎官御史。便令嚴加察訪。苟有此色本。判官重加懲責。長吏奏聽進止。從之。九年十二月。左僕射令狐楚奏。新置榷茶使額。伏以江淮間數年以來。水旱疾疫凋傷頗甚。愁歎未平。今夏及秋稍校豐稔。方須惠恤。各使安存。昨者忽奏。榷茶實爲蠹政。蓋是王涯破滅將至。怨怒合歸。豈有令百姓移茶樹。就官場中栽摘茶葉。於官場中造。有同兒戲。不近人情。方有恩權。無敢沮議。朝班相顧而失色。道路以目而吞聲。今宗社降靈。姦兇盡戮。聖明垂佑。黎庶各安。微臣伏蒙天恩。兼授使務。官銜之內猶帶此名。俯仰若驚夙宵知愧。伏乞特廻聖聽。下鑒愚誠。速委宰臣。除此使額。緣國家之用。或闕山澤之利有遺。許臣條疏續具奏聞。諸採造欲及妨廢爲虞。前月二十一日內。殿奏對之。次鄭覃與臣同陳論訖。伏望聖慈早賜處分。一依舊法不用新條。惟納榷之時。須節級加價。商人轉擡必校稍貴。卽是錢出萬國。利歸有司。既無害茶商。又不攪茶戶。(校四)上以彰陛下愛人之德。下以竭微臣憂國之心。遠近傳聞必當咸悅。詔可之。先是鹽鐵使王涯。表請使茶山之人移植根本。舊有貯積。皆使焚棄。天下怨之。及是楚主之故奏罷焉。開成二年十二月。武寧軍節度使薛元賞奏。泗口稅場應是經過衣冠商客。金銀。羊馬。斛斗。見錢。茶鹽。綾絹等。一物已上竝稅。今商量其雜稅。竝請停絕。詔許之。大中六年正月。鹽鐵轉運使裴休。請諸道節度觀察使置店停上。茶商每斤收搨地錢。并稅經過商人。頗乖法理。今請釐革橫稅。以通舟船。商旅既安。課利自厚。今又正稅茶商。多被私販茶人侵奪其利。今請强幹官吏先於出茶山口。及廬壽淮南界內。布置把捉。曉諭招收。量加半稅。給陳首帖子。令其所在公行。從此通流。更無苛奪。所冀招恤窮困。下絕姦欺。使私販者免犯法之憂。正稅者無失利之歎。欲尋究根本。須舉綱條。勅旨依奏。其年四月。淮南及天平軍節度使并浙西觀察使皆奏。軍用困竭。伏乞且賜依舊稅茶勅旨。裴休條疏茶法事極精詳。制置之初。理須畫一竝宜準今年正月二十六日勅處分。建中三年初。榷酒天下悉令官釀。斛收直三千。米雖賤不得減二千。委州縣綜領釀薄。私釀罪有差。以京師王者都。特免其榷。元和六年六月。京兆府奏。榷酒錢除出正酒戶外。一切隨兩稅。靑苗據貫均率。從之。會昌六年九月勅。揚州等八道州府。置榷麴并置官店沽酒。代百姓納榷酒。并充資助軍用。各有權許限。揚州陳許汴州襄州河東五處榷麴。浙西浙東鄂岳三處。置官沽酒。如聞禁止私酤。過於嚴酷。一人違犯。連累數家。閭里之間不免咨怨。宜從今以後。如有人私沽酒。及置私麴者。但許罪止一身。并所由容縱任據罪處分。鄉井之內。如不知情。竝不得追擾。其所犯之人。任用重典。兼不得沒入家產。

校四　百納本に攪を擾に作る。

(一) 沈炳震曰く、本紀によれば耀卿は二十一年に入つて相となるとあるから、これは二十二年より以前でなければならぬ。
(二) 史記平準書に、因官器作煑鹽、官與牢盆とある。
(三) 沈炳震曰く、德宗本紀には三年の條に在り、應に紀に從ふべし。

新唐書食貨志(一)

翰林學士　歐陽修　撰

古之善治其國而愛養斯民者。必立經常簡易之法。使上愛物以養其下。下勉力以事其上。上足而下不困。故量人之力而授之田。量地之產而取以給公。上量其入而出之。以爲用度之數。是三者常相須以濟。而不可失。失其一則不能守其二。及暴君庸主縱其佚欲。而苟且之吏從之。變制合時。以取寵於其上。故用於上者無節。而取於下者無限。民竭其力而不能供。由是上愈不足。而下愈困。則財利之說興。而聚斂之臣用。記曰寧畜盜臣。盜臣誠可惡。然一人之害爾。聚斂之臣用。則經常之法壞。而下不勝其弊焉。唐之始時授人以口分世業田。(一)而取之以租庸調(二)之法。其用之也有節。蓋其畜兵以府衞之制。故兵雖多而無所損。設官有常員之數。故官不濫而易祿。雖不及三代之盛時。然亦可以爲經常之法也。及其弊也。兵冗官濫爲之大蠹。自天寶以來大盜屢起。方鎭數叛。兵革之興累世不息。而用度之數不能節矣。加以驕君昏主。姦吏邪臣取濟一時。屢更其制。而經常之法蕩然盡矣。由是財利之說興。聚斂之臣進。蓋口分世業之田壞。而爲兼并。租庸調之法壞。而爲兩稅。至於鹽鐵轉運。屯田和糴。鑄錢括苗。榷利借商。進奉獻助。無所不爲矣。蓋愈煩而愈弊。以至於亡焉。唐制度田以步。其闊一步。其長二百四十步爲畝。百畝爲頃。凡民始生爲黃。四歲爲小。十六爲中。二十一

爲丁。六十爲老。授田之制。丁及男年十八以上者。人一頃。其八十畝爲口分。二十畝爲永業。老及篤疾廢疾者。人四十畝。寡妻妾三十畝。當戶者增二十畝。皆以二十畝爲永業。其餘爲口分。永業之田。樹以榆棗桑。及所宜之木皆有數。田多可以足其人者爲寬鄉。少者爲狹鄉。狹鄉授田減寬鄉之半。其地有薄厚。歲一易者倍授之。寬鄉三易者不倍授。工商者寬鄉減半。狹鄉不給。凡庶人徙鄉。及貧無以葬者。得賣世業田。自狹鄉而徙寬鄉者。得幷賣口分田。已賣者不復授。死者收之。以授無田者。凡收授皆以歲十月。授田先貧及有課役者。凡田鄉有餘以給比鄉。縣有餘以給比縣。州有餘以給近州。凡授田者丁。歲輸粟二斛稻三斛。謂之租丁。隨鄉所出。歲輸絹二匹綾絁二丈。布加五之一。綿三兩麻三斤。非蠶鄉則輸銀十四兩。謂之調。用人之力歲二十日。閏加二日。不役者日爲絹三尺。謂之庸。有事而加役二十五日者免調。三十日者租調皆免。通正役不過五十日。自王公以下皆有永業田。太皇太后。皇太后。皇后。總麻以上。親內命婦一品以上。親郡王及五品以上。祖父兄弟職事勳官三品以上。有封者若縣男父子。國子太學四門學生。俊士孝子順孫。義夫節婦。同籍者皆免課役。凡主戶內有課口者爲課戶。若老及男廢疾篤疾寡妻妾。部曲客女奴婢及視九品以上官不課。凡里有手實。歲終具民之年與地闊陿爲鄉帳。鄉成於縣。縣成於州。州成於戶部。又有計帳。具來歲課役。以報度支。國有所須。先奏而斂。凡稅斂之數。書于縣門村坊。與衆知之。水旱霜蝗耗十四者免其租。桑麻盡者免其調。田耗十之六者免租調。耗七者諸役皆免。凡新附之戶。春以三月免役。夏以六月免課。秋以九月課役皆免。徙鼠鄉者。縣覆於州。

校一　舊唐書には絁絹絁各二丈とあり。

出境則覆于戶部。官以間月達之。自畿內徙畿外。自京縣徙餘縣皆有禁。四夷降戶附以寬鄉。給復十年。奴婢縱爲良人。給復三年。沒外蕃人一年還者。給復三年。二年者給復四年。三年者給復五年。浮民部曲客女奴婢縱爲良者附寬鄉。貞觀中初稅草以給諸閑。而驛馬有牧田。太宗方銳意於治。官吏考課。以鰥寡少者進考。如增戶法。失勸導者以減戶。論配租以斂穫早晚險易遠近爲差。庸調輸以八月。發以九月。同時輸者先遠民。皆自槩量。州府歲市土所出爲貢。其價視絹之上下。無過五十匹。異物滋味口馬鷹犬。非有詔不獻。有加配則以代租賦。其凶荒則有社倉賑給。不足則徙民。就食諸州。尚書左丞戴胄建議。自王公以下。計墾田秋熟。所在爲義倉。歲凶以給民。太宗善之。乃詔畝稅二升。粟麥秔稻。隨土地所宜。寬鄉斂以所種。狹鄉據青苗簿而督之。田耗十四者免其半。耗十七者皆免之。商賈無田者。以其戶爲九等。出粟自五石至于五斗爲差。下下戶及夷獠不取焉。歲不登則以賑民。或貸爲種子。則至秋而償。其後洛相幽徐齊幷秦蒲州又置常平倉。粟藏九年。米藏五年。下溼之地。粟藏五年。米藏三年。皆著于令。貞觀初戶不及三百萬。絹一匹易米一斗。至四年米斗四五錢。外戶不閉者數月。馬牛被野。人行數千里不齎糧。民物蕃息。四夷降附者百二十萬人。是歲天下斷獄死罪者二十九人。號稱太平。此高祖太宗致治之大畧。及其成效如此。高宗承之海內乂安。太尉長孫无忌等輔政。天下未見失德。數引刺史入閣。問民疾苦。卽位之歲增戶十五萬。及中書令李義府。侍中許敬宗旣用事。役費竝起。永淳以後給用亦不足。加以武后之亂。紀綱大壞。民不勝其毒。玄宗初立求治。蠲徭役者。給蠲符。以流外及九品京官爲

校二　百納本に乂を艾に佐る。

蠲使。歲再遣之。開元八年。頒庸調法于天下。好不過精。惡不至濫。闊者一尺八寸。長者四丈。然是時天下戶未嘗升降。監察御史宇文融獻策。括籍外羨田逃戶。自占者復給五年。每丁稅錢千五百。以攝御史分行括實。陽翟尉皇甫憬上書。言其不可。玄宗方任用融。乃貶憬爲盈川尉。諸道所括得客戶八十餘萬。田亦稱是。州縣希旨張虛數。以正田爲羨。編戶爲客。歲終籍錢數百萬緡。十六年乃詔。每三歲以九等定籍。而庸調折租。所取華好。州縣長官勸織。中書門下察濫惡。以貶官吏。精者褒賞之。二十二年詔。男十五女十三以上得嫁娶。州縣歲上戶口登耗。採訪使(五)覆實之。刺史縣令以爲課最。初永徽中禁買賣世業口分田。其後豪富兼并。貧者失業。於是詔買者還地而罰之。先是揚州租調以錢。嶺南以米。安南以絲。益州以羅紬綾絹供春綵。因詔江南亦以布代租。中書令李林甫以租庸丁防和糴。春綵稅草無定法。歲爲旨符。遣使一告。費紙五十餘萬。條目既多覆問。踰年乃與採訪朝集使議。革之爲長行。旨以授朝集使。及送旨符使。歲有所支進畫。附驛以達。每州不過二紙。凡庸調租資課。皆任土所宜。州縣長官涖定爛良。具上中下三物之樣輸京都。有濫惡督中物之直。二十五年。以江淮輸運。有河洛之艱。而關中蠶桑少菽粟常賤。乃命庸調資課皆以米。凶年樂輸布絹者亦從之。河南北不通運。州租皆爲絹。代關中庸課。詔度支減轉運。明年又詔。民三歲以下爲黃。十五以下爲小。二十以下爲中。又以民門戶高丁多者。率與父母別籍異居。以避征戍。乃詔十丁以上免二丁。五丁以上免一丁。侍丁孝者免徭役。天寶三載。更民十八以上爲中男。二十三以上成丁。五載詔貧不能自濟者。每鄉免三十丁租庸。男子七十五以上。婦人七十以上。中男一人爲侍。八十以上。以令式從事。是時海內富實。米斗之價錢十三。青齊間斗纔三錢。絹一匹錢二百。道路列肆。具酒食以待行人。店有驛驢行千里。不持尺兵。天下歲入之物。租錢二百餘萬緡。粟千九百八十餘萬斛。庸調絹七百四十萬匹。綿百八十餘萬屯。布千三十五萬餘端。天子驕於佚樂。而用不知節。大抵用物之數。常過其所入。於是錢穀之臣。始事朘刻。太府卿楊崇禮句剝分銖。有欠折漬損者。州縣督選。歷年不止。其子愼矜專知太府。次子愼名知京倉。亦以苛刻結主恩。王鉷爲戶口色役使。歲進錢百億萬緡。非租庸正額者。積百寶大盈庫。以供天子燕私。及安祿山反。司空楊國忠以爲正庫物不可以給士。遣侍御史崔衆。至太原納錢。度僧尼道士。旬日得百萬緡而已。自兩京陷沒。民物耗弊。天下蕭然。肅宗卽位。遣御史鄭叔淸等。籍江淮蜀漢富商右族訾畜十收其二。謂之率貸。諸道亦稅商賈。以贍軍錢。一千者有稅。於是北海郡錄事參軍第五琦。以錢穀得見。請於江淮置租庸使。吳鹽蜀麻銅冶皆有稅。市輕貨繇江陵襄陽上津。路轉至鳳翔。明年鄭叔淸與宰相裴冕建議。以天下用度不充。諸道得召人納錢。給空名(六)告身。授官勳爵號。度道士僧尼。不可勝計。納錢百千。賜明經出身。商賈助軍者給復。及兩京平。又於關輔諸州納錢。度道士僧尼萬人。而百姓殘於兵盜。米斗至錢七千。鬻紇爲糧。民行乞食者屬路。乃詔能賑貧乏者。寵以爵秩故事。天下財賦歸左藏。而太府以時上其數。尙書比部覆其出入。是時京師豪將假取不能禁。第五琦爲度支鹽鐵使。請皆歸大盈庫。供天子給賜。主以中官。自是天下之財爲人君私藏。有司不得程其多少。廣德元年詔。一戶二丁者免一丁。凡畝稅二升。男子二十五爲

成丁。五十五爲老以優民。而彊寇未夷。民耗斂重。及吐蕃逼京師。近甸屯兵數萬。百官進俸錢。又率戶以給軍糧。至大曆元年。詔流民還者。給復二年。田園盡則授以逃田。天下苗一畝稅錢十五。市輕貨給百官手力課。以國用急不及秋。方苗青卽征之。號青苗錢。又有地頭錢。每畝二十。通名爲青苗錢。又詔上都秋稅分二等。上等畝稅一斗。下等六升。荒田畝稅二升。五年始定法。夏上田畝稅六升。下田畝四升。秋上田畝稅五升。下田畝三升。荒田如故。青苗錢畝加一倍。而地頭錢不在焉。初轉運使掌外。度支使掌內。永泰二年。分天下財賦鑄錢常平轉運鹽鐵。置二使。東都畿內河南淮南江東西湖南荊南山南東道。以轉運使劉晏領之。京畿關內河南劍南山南西道。以京兆尹判度支第五琦領之。及琦貶以戶部侍郎判度支轉漕與晏分治。時回紇有助收西京功。代宗厚遇之。與中國婚姻。歲送馬十萬匹。酬以縑帛百餘萬匹。而中國財力屈竭。歲負馬價。河湟六鎭旣陷。歲發防秋兵三萬戍京西。資糧百五十餘萬緡。而中官魚朝恩。方恃恩擅權。代宗與宰相元載。日夜圖之。及朝恩誅。帝復與載貳。君臣猜間不協邊計。兵食置而不議者幾十年。而諸鎭擅地。結爲表裏。日治兵繕壘。天子不能繩以法。顒留意祠禱。熒幣玉寫浮屠書。度支稟賜僧巫。歲以鉅萬計。然帝性儉約。身所御衣必浣染至再三。欲以先天下。然生日端午。四方貢獻至數千萬者。加以恩澤。而諸道尙侈麗以自媚。朝多留事。經歲不能遣置。客省以居上封事不足采者。蕃夷貢獻未報。及失職未敘者。食度支數千百人。德宗卽位。用宰相崔祐甫拘客省者出之。食度支者遣之。歲省費萬計。

（一）口分田は人口を計つて田を授く、唐の制度。
（二）租庸調は唐の稅法、租は地租、庸は力役、調は戶稅で布縑を以て納む。
（三）當戶は該戶と云ふが如し。
（四）給復は免稅なり。
（五）覆實は事實を詳察すること。
（六）告身は唐制、補官の證書、後の功牌。

新唐書食貨志 (二)

租庸調之法。以人丁爲本。自開元以後。天下戶籍久不更造。丁口轉死。田畝賣易。貧富升降不實。其後國家侈費無節。而大盜起兵興。財用益屈。而租庸調法弊壞。自代宗時。始以畝定稅。而斂以夏秋。至德宗相楊炎遂作兩稅法。夏輸無過六月。秋輸無過十一月。置兩稅使以總之。量出制入。戶無主客。以居者爲簿。人無丁中。以貧富爲差。商賈稅三十之一。與居者均役。田稅視大曆十四年墾田之數爲定。遺黜陟使。按比諸道丁產等級。免鰥寡惸獨不濟者。敢有加斂以枉法論。議者以租庸調高祖太宗之法也。不可輕改。而德宗方信用炎不疑也。舊戶三百八十萬五千。使者按比得主戶三百八十萬。客戶三十萬。天下之民不土斷而地著。不更版籍而得其虛實。歲斂錢二千五十餘萬緡。米四百萬斛。以供外。錢九百五十餘萬緡。米千六百餘萬斛。以供京師。稅法既行。民力未及寬。而朱滔王武俊田悅合從而叛。用益不給。而借商之令出。初太常博士韋都賓陳京。請借富商錢。德宗以問度支杜佑。以爲軍費裁支數月。幸得商錢五百萬緡。可支半歲。乃以戶部侍郎趙贊判度支。代佑行借錢令。約罷兵乃償之。京兆少尹韋楨長安丞薛萃。搜督甚峻。民有不勝其寃自經者。家若被盜。然總京師豪人田宅奴婢之估。裁得八十萬緡。又取僦櫃納質錢。及粟麥糶於市者。四取其一。長安爲罷市。市民相率。遮邀宰相哭訴。盧杞疾驅而過。韋楨懼乃請錢。不及百緡。粟麥不及

五十斛者免。而所獲裁二百萬緡。淮南節度使陳少游。增其本道稅錢。每緡二百。因詔天下皆增之。自太宗時置義倉及常平倉。以備凶荒。高宗以後。稍假義倉以給他費。至神龍中罄盡。玄宗卽位復置之。其後第五琦。請天下常平倉。皆置庫以畜本錢。至是趙贊又言。自軍興常平倉廢垂三十年。凶荒潰散。餓死相食不可勝紀。陛下卽位。京城兩市置常平官。雖頻年少雨。米不騰貴。可推而廣之。宜兼儲布帛。請於兩都江陵成都揚汴蘇洪置常平。輕重本錢。上至百萬緡。下至十萬。積米粟布帛絲麻。貴則下價而出之。賤則加估而收之。諸道津會置吏。閱商賈錢。每緡稅二十。竹木茶漆稅十之一。以贍常平本錢。德宗納其策。屬軍用迫蹙。亦隨而耗竭。不能備常平之積。是時諸道討賊兵在外者。度支給出界糧。每軍以臺省官一人。爲糧料使主供億。士卒出境則給酒肉。一卒出境兼三人之費。將士利之逾境而屯。趙贊復請稅間架算除陌。其法屋二架爲間。上間錢二千。中間一千。下間五百。匿一間杖六十。告者賞錢五萬。除陌法公私貿易千錢。舊算二十加爲五十。物兩相易者。約直爲率。而民益愁怨。及涇源兵反。大諫長安市中曰。不奪爾商戶僦質。不稅爾間架除陌矣。於是間架除陌竹木茶漆鐵之稅皆罷。朱泚平天下戶口。三耗其二。貞元四年詔天下。兩稅審等第高下。三年一定戶。自初定兩稅貨重錢輕。乃計錢而輸綾絹。既而物價愈下。所納愈多。絹匹爲錢三千二百。其後一匹爲錢一千六百。輸一者過二。雖賦不增舊而民愈困矣。度支以稅物頒諸司。皆增本價爲虛估給之。而繆以濫惡。督州縣剝價。謂之折納。復有進奉宣索之名。改科役曰召雇。率配曰和市。以巧避微文。比大曆之數再倍。又癘疫水旱。戶口減耗。刺史析戶。

張虛數以寬責逃死。關稅取於居者。一室空而四鄰亦盡。戶版不緝。無浮游之禁。州縣行小惠。以傾誘鄰境。新收者優假之。唯安居不遷之民。賦役日重。帝以問宰相陸贄。贄上疏請釐革其甚害者。大畧有六。其一曰國家賦役之法。曰租。曰調。曰庸。其取法遠。其斂財均。其域人固有田則有租。有家則有調。有身則有庸。天下法制均壹。雖轉徙莫容其姦。故人無搖心。天寶之季。海內波蕩。版圖隳於避地。賦法壞於奉軍。賦役舊法行之百年。人以爲便。兵興供億不常。誅求隳制。此時弊非法弊也。時有弊而未理。法無弊而已更。兩稅新制。竭耗編甿。日日滋甚。陛下初卽位。宜損上益下。嗇用節財。而摘郡邑驗簿書。州取大曆中一年科率多者爲兩稅定法。此總無名之暴賦而立常規也。夫財之所生必因人力。兩稅以資產爲宗。不以丁身爲本。資產少者稅輕。多者稅重。不知有藏於襟懷囊篋。物貴而人莫窺者。有場圃囷倉。直輕而衆以爲富者。有流通蕃息之貨。數寡而日收其贏者。有廬舍器用。價高而終歲利寡者。計估算緡。失平長僞。挾輕費轉徙者脫僞稅。敦本業者困斂求。此誘之爲姦敺之避役也。今僞賦輕重相百。而以舊爲準。重處流亡益多。輕處歸附益衆。有流亡則攤出。已重者愈重。有歸附則散出。已輕者愈輕。人嬰其弊。願詔有司。與宰相量年支。有不急者罷之。廣費者節之。軍興加稅。諸道權宜所增。皆可停稅。物估價宜視月平。至京與色樣符者。不得虛稱折估。有濫惡罪官吏。勿督百姓。每道以知兩稅判官一人。與度支參計戶數。量土地沃瘠物產多少爲二等州等。下者配錢少。高者配錢多。不變法而逋逃漸息矣。其二曰播殖非力不成。故先王定賦。以布麻絹纊百穀。勉人功也。又懼物失貴賤之平。交易難準。乃定貨泉。以節輕重。蓋爲國之利權。守之在官。不以任下。然則穀帛人所爲也。錢貨官所爲也。人所爲者租稅取焉。官所爲者賦斂捨焉。國朝著令。稅出穀庸出絹。調出絹纊布麻。曷嘗禁人鑄錢。而以錢爲賦。今兩稅效算緡之末法。估資產爲差。以錢穀定稅。折供雜物。歲日頗殊。所供非所業。所業非所供。增價以市所無。減價以貨所有(校一)。耕織之力有限。而物價貴賤無常。初定兩稅萬錢爲絹三匹。價貴而數不多。及給軍裝。計數不計價。此稅少國用不充也(校二)。近者萬錢爲絹六匹。價賤而數加。計口蠶織不殊。而所輸倍此。供稅多人力不及也。宜令有司覆。初定兩稅之歲。絹布定估。爲布帛之數。復庸調舊制。隨土所宜。各修家技。物甚賤所出不加。物甚貴所入不減。且經費所資在錢者。獨月俸資課以錢。數多少給布。廣鑄而禁用銅器。則錢不乏。有糴鹽以入直。榷酒以納資。何慮無所給哉。其三曰廉使奏吏之能者。有四科。一曰戶口增加。二曰田野墾闢。三曰稅錢長數。四曰率辦先期。夫貴戶口增加。詭情以誘姦浮。苛法以析親族。所誘者將議薄征則遽散。所析者不勝重稅而亡。有州縣破傷之病。貴田野墾闢。率民殖荒田。限年免租。新畝雖闢舊畬蕪矣。人以免租。年滿復爲汚萊。有稼穡不增之病。貴稅錢長數。重困疲羸捶骨瀝髓。苟媚聚斂之司。有不恤人之病。貴率辦先期作威殘人。絲不容織。粟不暇舂。貧者奔迸。有不恕物之病。四病繇考覈不切事情之過。驗之以實。則租賦所加。固有受其損者。此州若增客戶。彼郡必減居人。增處邀賞而稅數加。減處懼罪而稅數不降。國家設考課之法。非欲崇聚斂也。宜命有司詳考課績。州稅有定。僞役有等。覆實然後報戶部。若人益阜實。稅額有餘。據戶均減十三爲上課。減二次之。減一

校一　百納本に貨は賀に作る。

校二　百納本に及は給に作る。

又次之。若流亡多。加稅見戶者殿亦如之。民納租以去歲輸數爲常。罷據額所率者。增闢勿益租。廢耕不降數。定戶之際。視雜產以校之。田既有常租。則不宜復入兩稅。如此不督課。而人人樂耕矣。其四曰。明君不厚所資而害所養。故先人事而借其暇力。家給然後斂餘財。今督收迫促。蠶事方興而輸縑。農功未艾而斂穀。有者急賣而耗半直。無者求假費倍。定兩稅之初期約未詳。屬征役多。故率先限以收。宜定稅期。隨風俗時候。務於紓人。其五曰。頃師旅亟興。官司所儲。唯給軍食。凶荒不遑賑救。人小乏則取息利。大乏則鬻田廬。斂穫始畢。執契行貸。饑歲室家相棄。乞爲奴僕。猶莫之售。或縊死道途。天災流行四方代有。稅茶錢積戶部者。宜計諸道戶口均之。穀麥熟則平糴。亦以義倉爲名。主以巡院。時稔傷農。則優價廣糴。穀貴而止。小歉則借貸。循環斂散。使聚穀幸災者無以牟大利。其六曰。古者百畝地號一夫。蓋一夫授田。不得過百畝。欲使人不廢業。田無曠耕。今富者萬頃。貧者無容足之居。依託彊家爲其私屬。終歲服勞。常患不充。有田之家坐食租稅。京畿田畝稅五升。而私家收租畝一石。官取一私取十。穡者安得足食。宜爲占田條限。裁租價。損有餘優不足。此安富恤窮之善經。不可捨也。贊言雖切。以讒逐事。無施行者。十二年河南尹齊抗復論其弊。以爲軍興國用稍廣。隨要而稅。吏擾人勞。陛下變爲兩稅。督納有時。貪暴無容其姦。二十年間。府庫充牣。但定稅之初。錢輕貨重。故陛下以錢爲稅。今錢重貨輕。若更爲稅名。以就其輕。其利有六。吏絕其姦一也。人用不擾二也。靜而獲利三也。用不乏錢四也。不勞而易知五也。農桑自勸六也。百姓本出布帛。而稅反配錢。至輸時復取布帛。更爲三估計折州縣升降成姦。若直定布帛。無估可折。蓋以錢爲稅。則人力竭而有司不之覺。今兩稅出於農人。農人所有唯布帛而已。用布帛處多。用錢處少。又有鼓鑄以助國計。何必取於農人哉。疏入亦不報。初德宗居奉天。儲畜空窘。嘗遣卒視賊。以苦寒乞襦袴。帝不能致。剔親王帶金而鬻之。朱泚既平。於是帝屬意聚斂。常賦之外。進奉不息。劍南西川節度使韋皐有日進。江西觀察使李兼有月進。淮南節度使杜亞。宣歙觀察使劉贊。鎭海節度使王緯李錡。皆徼射恩澤。以常賦入貢。名爲羨餘。至代易又有進奉。當是時戶部錢物所在州府及巡院。皆得擅留。或矯密旨加斂。謫官吏刻祿稟。增稅通津死人。及蔬果。凡代易進奉。取於稅入十獻二三。無敢問者。常州刺史裴肅鬻薪炭。案紙爲進奉。得遷浙東觀察使。刺史進奉自肅始也。劉贊卒于宣州。其判官嚴綬傾軍府爲進奉。召爲刑部員外郎。判官進奉自綬始也。自裴延齡用事。益爲天子積私財。而生民重困。延齡死而人相賀。是時宮中取物於市。以中官爲宮市使。兩市置白望數十百人。以鹽估敝衣絹帛。尺寸分裂酬其直。又索進奉門戶及脚價錢。有齎物入市而空歸者。每中官出。沽漿賣餅之家。皆徹肆塞門。諫官御史數上疏諫不聽。人不堪其弊。戶部侍郎蘇弁言。京師游手數千萬家。無生業者。仰宮市以活。奈何罷。帝悅以爲然。京兆尹韋湊奏。小人因宮市爲姦。眞僞難辨。宜下府縣供送。帝許之。中官言百姓賴宮市以養者也。湊反得罪。順宗卽位乃罷宮市使及鹽鐵使。月進憲宗又罷。除官受代進奉及諸道兩稅外。權率分天下之賦。以爲三。一曰上供。二曰送使。三曰留州。宰相裴垍又令諸道節度觀察。調費取於所治州。不足則取於屬州。而屬州送使之餘。與其上供者。皆輸度支。是時因德宗府

庫之積。頗約費用。天子身服澣濯。及劉闢李錡既平。贓藏皆入內庫。山南東道節度使于頔。河東節度使王鍔進獻甚厚。翰林學士李絳嘗諫曰。方鎭進獻。因緣爲姦 以侵百姓。非聖政所宜。帝喟然曰。誠知非至德事。然兩河中夏貢賦之地。朝覲久廢。河湟陷沒。烽候列於郊甸。方刷祖宗之恥。不忍重斂於人也。然獨不知進獻之取於人者重矣。及討淮西判度支楊於陵坐饋餉不繼。貶以司農卿。皇甫鎛代之。由是益爲刻剝。司農卿王遂。京兆尹李餘號能聚斂。乃以爲宣歙浙西觀察使。予之富饒之地。以辦財賦。鹽鐵使王播言劉晏領使時。自按租庸然後知州縣錢穀利病虛實。乃以副使程异巡江淮。覈州府上供錢穀。异至江淮得錢百八十五萬貫。其年遂代播爲鹽鐵使。是時河北兵討王承宗。於是募人。入粟河北淮西者。自千斛以上。皆授以官。度支鹽鐵與諸道。貢獻尤甚。號助軍錢。及賊平則有賀禮及助賞設物。羣臣上尊號。又有獻賀物。穆宗卽位一切罷之。兩稅外加率一錢者。以枉法贓論。然自在藩邸時。習見用兵之弊。以謂戎臣武卒。法當姑息。及卽位自神策諸軍。非時賞賜不可勝紀。已而幽州兵囚張弘靖。鎭州殺田弘正。兩鎭用兵置南北供軍院。而行營軍十五萬。不能亢兩鎭萬餘之衆。而饋運不能給。帛粟未至。而諸軍或彊奪於道。蓋自建中定兩稅。而物輕錢重。民以爲患。至是四十年。當時爲絹二匹半者爲八匹。大率加三倍。豪家大商積錢。以遂輕重。故農人日困。末業日增。帝亦以貨輕錢重。民困而用不充。詔百官議革其弊。而議者多請重挾銅之律。戶部尙書楊於陵曰。王者制錢。以權百貨。貿遷有無。變通不倦。使物無甚貴甚賤。其術非他。在上而已。何則上之所重。人必從之。古者權之於上。今索之於下。昔散之四方。今藏之公府。昔廣鑄以資用。今減鑪以廢功。昔行之於中原。今洩之於邊裔。又有閭井送終之唅。商賈貸擧之積。江湖壓覆之耗。則錢焉得不重。貨焉得不輕。開元中天下鑄錢七十餘鑪。歲盈百萬。今纔十數鑪。歲入十五萬而已。大曆以前。淄青太原魏博。雜鉛鐵以通時用。嶺南雜以金銀丹砂象齒。今一用泉貨故錢不足。今宜使天下兩稅榷酒鹽利上供及留州。送使錢悉輸以布帛穀粟。則人寬於所求。然後出內府之積。收市廛之滯。廣山鑄之數。限邊裔之出。禁私家之積。則貨日重而錢日輕矣。宰相善其議。由是兩稅上供留州。皆易以布帛絲纊。租庸課調。不計錢而納布帛。唯鹽酒本以榷率計錢。與兩稅異。不可去錢。文宗太和九年。以天下回殘錢。置常平義倉。本錢歲增市之。非遇水旱不增者。判官劄俸。書下考州縣假借。以枉法論。文宗嘗召監倉御史崔虞。問太倉粟數。對曰有粟二百五十萬石。帝曰今歲費廣而所畜寡奈何。乃詔出使郎官御史。督察州縣壅遏錢穀者。時豪民侵嚚產業。不移戶。州縣不敢僑役。而征稅皆出下。貧至於依富爲奴客。役罰峻於州縣長吏。歲輒遣吏巡覆田稅。民苦其擾。武宗卽位。廢浮屠法。天下毀寺四千六百。招提蘭若四萬籍。僧尼爲民。二十六萬五千人。奴婢十五萬人。田數千萬頃。大秦穆護祆二千餘人。上都東都每街留寺二。每寺僧三十人。諸道留僧以三等。不過二十人。腴田鬻錢送戶部。中下田給寺。家奴婢丁壯者。爲兩稅戶。人十畝。以僧尼既盡。兩京悲田養病坊。給寺田十頃。諸州七頃。主以耆壽。自會昌末置備邊庫。收度支戶部鹽鐵錢物。宣宗更號延資庫。初以度支郎中判之。至是以屬宰相。其任益重。戶部歲送錢帛二十萬。度支鹽鐵送者三十萬。諸道進奉助軍錢皆輸焉。懿

宗時雲南蠻數內寇。徙兵戍嶺南。淮北大水。征賦不能辦。人人思亂。及龐勛反。附者六七萬。自關東至海。大旱冬蔬皆盡。貧者以蓬子爲麪。槐葉爲虀。乾符初大水。山東饑。中官田令孜爲神策中軍。(校三) 怙權用事。督賦益急。王仙芝。黃巢等起。天下遂亂。公私困竭。昭宗在鳳翔。爲梁兵所圍。城中人相食。父食其子。而天子食粥。六宮及宗室多饑死。其窮至於如此。遂以亡。初乾元末。天下上計百六十九州。戶百九十三萬三千一百二十四。不課者百一十七萬四千五百九十二。口千六百九十九萬三百八十六。不課者千四百六十一萬九千五百八十七。減天寶戶五百九十八萬二千五百八十四。口三千五百九十二萬八千七百二十三。元和中供歲賦者。浙西浙東宣歙淮南江西鄂岳福建湖南八道戶百四十四萬。比天寶纔四之一。兵食於官者八十三萬。加天寶三之一。通以二戶養一兵。京西北河北以屯兵。廣無上供。至長慶戶三百三十五萬。而兵九十九萬。率三戶以奉一兵。至武宗卽位。戶二百一十一萬四千九百六十。會昌末戶增至四百九十五萬五千一百五十一。宣宗旣復河湟。天下兩稅。榷酒茶鹽錢。歲入九百二十二萬緡。歲之常費。率少三百餘萬。有司遠取。後年乃濟。及羣盜起。諸鎭不復上計云。

(一) 白望は、通鑑唐德宗貞元十三年の注に、人を市中に出して左右を望ましめ、物を取り、其價を支拂はず、たゞ取りするを云ふ。

(二) 穆護祆は外來の宗教で、唐の時代波斯國から入り込んだ拜火教なり。

(校三) 百納本に軍を尉に作る。

新唐書食貨志(三)

唐都長安。而關中號稱沃野。然其土地狹。所出不足以給京師備水旱。故常轉漕東南之粟。高祖太宗之時。用物有節而易贍。水陸漕運。歲不過二十萬石。故漕事簡。自高宗以後。歲益增多。而功利繁興。民亦罹其弊矣。初江淮漕租米。至東都輸含嘉倉。以車或馱。陸運至陝。而水行來遠。多風波覆溺之患。其失常十七八。故其率一斛得八斗。爲成勞。而陸運至陝。纔三百里。率兩斛計庸錢千。民送租者皆有水陸之直。而河有三門底柱之險。顯慶元年。苑西監褚朗議。鑿三門山爲梁。可通陸運。乃發卒六千鑿之。功不成。其後將作。大匠楊務廉又鑿爲棧。以輓漕舟。輓夫繫二鈎於胷。而繩多絕。輓夫輒墜死。則以逃亡。報因繫其父母妻子。人以爲苦。開元十八年。宣州刺史裴耀卿朝集京師。玄宗訪以漕事。耀卿條上便宜。曰江南戶口多。而無征防之役。然送租庸調物。以歲二月至揚州入斗門。四月已後始度淮入汴。常苦水淺。六七月乃至河口。而河水方漲。須八九月水落。始得上河入洛。而漕路多梗。船檣阻隘。江南之人不習河事。轉雇河師水手。重爲勞費。其得行日少。阻滯日多。今漢隋漕路瀕河。倉廩遺迹可尋。可於河口置武牢倉。鞏縣置洛口倉。使江南之舟不入黃河。黃河之舟不入洛口。而河陽陌崖太原永豐渭南諸倉。節級轉運。水通則舟行。水淺則寓於倉以待。則舟無停留。而物不耗失。此甚利也。玄宗初不省。二十一年耀卿爲京兆尹。京師雨水穀踊

貴。玄宗將幸東都。復問耀卿漕事。耀卿因請罷陝陸運。而置倉河口。使江南漕舟至河口者。輸粟於倉而去。縣官雇舟以分入河洛。置倉三門東西。漕舟輸其東倉。而陸運以輸西倉。復以舟漕。以避三門之水險。玄宗以爲然。乃於河陰置河陰倉。河西置柏崖倉。三門東置集津倉。西置鹽倉。鑿山十八里。以陸運自江淮漕者。皆輸河陰倉。自河陰西至太原倉謂之北運。自太原倉浮渭以實關中。玄宗大悅。拜耀卿爲黃門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江淮都轉運使。以鄭州刺史崔希逸。河南少尹蕭炅爲副使。益漕晉絳魏濮邢貝濟博之租。輸諸倉轉而入渭。凡三歲漕七百萬石。省陸運傭錢三十萬緡。(校一)是時民久不罹兵革。物力豐富。朝廷用度亦廣。不計道里之費。而民之輸送所出。水陸之直。增以函脚營窖之名。民間傳言。用斗錢運斗米。其糜耗如此。及耀卿罷相。北運頗艱。米歲至京師。纔百萬石。二十五年遂罷北運。而崔希逸爲河南陝運使。歲運百八十萬石。其後以太倉積粟有餘。歲減漕數十萬石。二十九年。陝郡太守李齊物鑿砥柱爲門。以通漕。開其山巔爲輓路。燒石沃醯而鑿之。然棄石入河。激水益湍怒。舟不能入新門。候其水漲。以人輓舟而上。天子疑之。遣宦者按視。齊物厚賂。使者還言便。齊物入爲鴻臚卿。以長安令韋堅代之。兼水陸運使。堅治漢隋運渠。起關門抵長安。通山東租賦。乃絕灞滻竝渭。而東至永豐倉與渭合。又於長樂坡瀕苑墻。鑿潭於望春樓下。以聚漕舟。堅因使諸舟各揭其郡名。陳其土地所產寶貨諸奇物於枻上。先時民間唱俚歌曰。得體紇那邪。其後得寶符於桃林。於是陝縣尉崔成甫。更得體歌。爲得寶弘農野。堅命舟人。皆吳楚服大笠廣袖芒屬以歌之。成甫又廣之。爲歌辭十闋。自衣闕後綠衣。錦半臂紅抹額。

校一　舊唐書には四十萬貫とあり。

立第一船爲號頭以唱。集兩縣婦女百餘人。鮮服靚粧。鳴鼓吹笛以和之。衆艘以次輳樓下。天子望見大悅。賜其潭名曰廣運潭。是歲漕山東粟四百萬石。自裴耀卿言漕事進用者。常兼轉運之職。而韋堅爲最初。耀卿與漕路。請罷陸運而不果廢。自景雲中陸運北路分八遞。雇民車牛以載。開元初河南尹李傑爲水陸運使。運米歲二百五十萬石。而八遞用車千八百乘。耀卿罷久之。河南尹裴迴以八遞傷牛乃爲交場。兩遞濱水處爲宿場。分官總之。自龍門東山。抵天津橋爲石堰以遏水。其後大盜起而天下匱矣。肅宗末年。史朝義兵分出宋州。淮運於是阻絕。租庸鹽鐵泝漢江而上。河南尹劉晏爲戶部侍郎。兼勾當度支轉運鹽鐵鑄錢使。江淮粟帛絲褒漢越商於以輸京師。及代宗出陝州關中空窘。於是盛轉輸以給用。廣德二年廢勾當度支使。以劉晏顓領東都河南淮西江南東西轉運。租庸鑄錢鹽鐵轉輸。至上都度支所領。諸道租庸觀察使。凡漕事亦皆決於晏。晏卽鹽利雇傭。分吏督之。隨江汴河渭所宜。故時轉運船絲潤州陸運至揚子。斗米費錢十九。晏命囊米而載以舟。減錢十五。絲揚州距河陰。斗米費錢百二十。晏爲歇艙支江船二千艘。每船受千斛。十船爲綱。每綱三百人。篙工五十人。自揚州遣將部送至河陰上三門。號上門塡闕船。米斗減錢九十。調巴蜀襄漢麻枲竹篠爲綯。挽舟以朽索腐材代薪。物無棄者。未十年人人習河險。江船不入汴。汴船不入河。河船不入渭。江南之運積揚州。汴河之運積河陰。河船之運積渭口。渭船之運入太倉。歲轉粟百二十萬石。無升斗溺者。輕貨自揚子至汴州。每馱費錢二千二百。減九百。歲省十餘萬緡。又分官吏。主丹陽湖禁引漑。自是河漕不涸。大曆八年。以關內豐穰。減漕十萬石。度支和糴以

優農。晏自天寶末。掌出納監歲運。知左右藏主財穀三十餘年矣。及楊炎爲相。以舊惡罷晏。轉運使復歸度支。凡江淮漕米。以庫部郎中崔河圖主之。及田悅李惟岳李納梁崇義。拒命。舉天下兵討之。諸軍仰給京師。而李納田悅兵守渦口。梁崇義搤襄鄧。南北漕引皆絕。京師大恐。江淮水陸轉運使杜佑。以秦漢運路。出浚儀十里入琵琶溝絕。蔡河至陳州而合。自隋鑿汴河官漕不通。若導流培岸功用甚寡。疏雞鳴岡首尾。可以通舟。陸行纔四十里。則江湖黔中嶺南蜀漢之粟。可方舟而下。繇白沙趣東關。歷潁蔡涉汴抵東都。無濁河泝淮之阻。減故道二千餘里。會李納將李洧以徐州歸。命淮路通而止。戶部侍郎趙贊又以錢貨出淮迂緩。分置汴州東西水陸運兩稅鹽鐵使。以度支總大綱。貞元初關輔宿兵米斗千錢。太倉供天子六宮之膳。不及十日。禁中不能釀酒。以飛龍馳負永豐倉米。給禁軍。陸運牛死殆盡。德宗以給事中崔造敢言爲能立事。用爲相。造以江吳素嫉錢穀諸使。顓利罔上。乃奏諸道觀察使刺史。選官部送兩稅至京師。廢諸道水陸轉運使。及度支巡院。江淮轉運使。以度支鹽鐵歸尚書省。宰相分判六尚書事。以戶部侍郎元琇判諸道鹽鐵榷酒。侍郎吉中孚判度支諸道兩稅。增江淮之運。浙江東西歲運米七十五萬石。復以兩稅易米百萬石。江西湖南鄂岳福建嶺南米亦百二十萬石。詔浙江東西節度使韓滉。淮南節度使杜亞。運至東西渭橋倉。諸道有鹽鐵處。復置巡院。歲終宰相計課最崔造厚元琇。而韓滉方領轉運。奏國漕不可改。帝亦雅器滉。復以爲江淮轉運使元琇嫉其剛不可共事。因有隙琇稱疾罷。而滉爲度支諸道鹽鐵轉運使。於是崔造亦罷。滉遂劾琇常餉米淄青河中。而李納懷光倚以構叛。貶琇雷州司戶參軍。尋賜死。是時汴宋節度使。春夏遣官監汴水察盜灌漑者。歲漕經底柱。覆者幾半。河中有山號米堆。運舟入三門。雇平陸人爲門匠。執標指麾。一舟百日乃能上。諺曰古無門匠墓。謂皆溺死也。陝虢觀察使李泌益鑿集津倉。山西逕爲運道。屬于三門倉治。上路以回空車費錢五萬緡。下路減半。又爲入渭船方五板。輸東渭橋太倉米。至凡百三十萬石。遂罷南路陸運。其後諸道鹽鐵轉運使張滂。復置江淮巡院。及浙西觀察使李錡領使江淮堰埭隸浙西者。增私路小堰之稅。以副使潘孟陽主上都留後。李巽爲諸道轉運鹽鐵使。以堰埭歸鹽鐵使。罷其增置者。自劉晏後。江淮米至渭橋寖減矣。至巽乃復如晏之多。初揚州疏太子港陳登塘。凡三十四陂。以益漕河。輒復堙塞。淮南節度使杜亞乃濬渠蜀岡。疏句城湖愛敬陂。起隄貫城。以通大舟。河益庫水下走淮。夏則舟不得前。節度使李吉甫築平津堰。以洩有餘防不足。漕流遂通。然漕益少。江淮米至渭橋者。纔二十萬斛。諸道鹽鐵轉運使盧坦。糴以備一歲之費。省冗職八十員。自江以南補署。皆剸屬院監。而漕米亡耗於路頗多。刑部侍郎王播代坦建議。米至渭橋五百石亡五十石者死。其後判度支皇甫鎛議。萬斛亡三百斛者償之。千七百斛者流。塞下過者死盜十斛者流。三十斛者死。而覆船敗輓至者。不得十之四五。部吏舟人。相挾爲姦榜笞。號苦之聲聞于道路。禁錮連歲赦下。而獄死者不可勝數。其後貸死刑流。天德五城人不畏法。運米至者。十亡七八。鹽鐵轉運使柳公綽。請如王播議加重刑。太和初歲旱河涸。掊沙而進米多耗。抵死者甚衆。不待覆奏。秦漢時故漕興成堰。東達永豐倉。咸陽縣令韓遼請疏之。自咸陽抵潼關三百里。可以罷車輓之勞。宰相李固言以爲非時。文宗曰苟利於人。陰陽拘忌。

非朕所願也。議遂決。堰成罷輓車之牛。以供農耕。關中賴其利。故事州縣官充綱。送輕貨四萬。書上考。開成初爲長定綱州。擇淸彊官送兩稅至十萬。遷一官往來十年者授縣令。江淮錢積河陰。轉輸歲費十七萬餘緡。行綱多以盜抵死。判度支王彥威。置縣遞郡畜萬三千三百乘。(校二)使路傍民養以取傭日役。一驛省費甚博。而宰相亦以長定綱命官不以材。江淮大州歲授官者十餘人。乃罷長定綱。送五萬者書上考。七萬者減一選。五十萬者減三選而已。及戶部侍郎裴休爲使。以河瀕縣令董漕事。自江達渭。運米四十萬石。居三歲米至渭橋百二十萬石。凡漕達于京師。而足國用者大畧如此。其他州縣方鎭。漕以自資。或兵所征。行轉運以給一時之用者。皆不足紀。唐開軍府以扞要衝。因隙地置營田。天下屯總九百九十二。司農寺每屯三頃。州鎭諸軍每屯五十頃。水陸腴瘠。播殖地宜。與其功庸煩省。收率之多少。皆決於尙書省。苑內屯以善農者爲屯官屯副。御史巡行莅輸。上地五十畝。瘠地二十畝。稻田八十畝。則給牛一。諸屯以地良薄與歲之豐凶。爲三等。(校三)其民田歲穫多少。取中熟爲率。有警則以兵。若夫千人助收。隸司農者。歲三月卿少卿循行治不法者。凡屯田收多者褒進之。歲以仲春。籍來歲頃畝。州府軍鎭之遠近。上兵部度便宜遣之。開元二十五年。詔屯官敍功。以歲豐凶爲上下。鎭戍地可耕者。人給十畝以供糧。方春屯官巡行。謫作不時者。天下屯田收穀百九十餘萬斛。初度支歲市糧於北都。以贍振武天德靈武盧夏之軍費。錢五六十萬緡。沂河舟溺甚衆。建中初宰相楊炎請置屯田於豐州。發關輔民鑿陵陽渠以增漑。京兆尹嚴郢嘗從事朔方。知其利害以爲不便疏奏不報。郢又奏五城舊屯。其數至廣。以開渠之糧。貸諸城

(校二)百納本に郡を羣に作る。

(校三)百納本に其を具に作る。

約以冬輸。又以開渠功。直布帛。先給田者。據估轉穀。如此則關輔免調發。五城田闢比之浚渠。利十倍也。時楊炎方用事。郢議不用。而陵陽渠亦不成。然振武天德。良田廣袤千里。元和中振武軍饑。宰相李絳請開營田。可省度支漕運。及絕和糴欺隱。憲宗稱善。乃以韓重華爲振武京西營田和糴水運使。起代北墾田三百頃。出贓罪吏九百餘人。給以耒耜耕牛。假種糧使償所負粟。二歲大熟。因募人爲十五屯。每屯百三十人。人耕百畝。就高爲堡。東起振武西逾雲州。極於中受降城。凡六百餘里。列柵二十。墾田三千八百餘里。歲收粟二十萬石。省度支錢二千餘萬緡。重華入朝。奏請益開田五千頃。法用人七千。可以盡給五城。會李絳已罷後。宰相持其議而止。憲宗末天下營田皆雇民。或借庸以耕。又以瘠地易上地。民間苦之。穆宗卽位。詔還所易地而耕以官兵。耕官地者。給三之一以終身。靈武邠寧。土廣肥而民不知耕。太和末王起奏立營田。後党項大擾河西。邠寧節度使畢諴亦募士開營田。歲收三十萬斛。省度支錢。數百萬緡。貞觀開元後。邊土西擧高昌龜茲焉耆小勃律。北抵薛延陀故地。緣邊數十州。戍重兵營田及地租。不足以供軍。於是初有和糴。牛仙客爲相。有彭果者獻策。廣關輔之糴。京師糧稟益羨。自是玄宗不復幸東都。天寶中歲以錢六十萬緡賦。諸道和糴。斗增三錢。每歲短遞輸京倉者。百餘萬斛。米賤則少府加估而糴。貴則賤價而糶。貞元初吐蕃劫盟。召諸道兵十七萬戍邊。關中爲吐蕃蹂躪者。二十年矣。北至河曲。人戶無幾。諸道戍兵。月給粟十七萬斛。皆糴於關中。宰相陸贄以關中穀賤。請和糴可至百餘萬斛。計諸縣船車。至太倉穀價四十有餘。米價七十。則一年和糴之數。當轉運之二年。一斗轉運

之資。當和糴之五斗。減轉運以實邊。存轉運以備時要。江淮米至河陰者。罷八十萬斛。河陰米至太原倉者。罷五十萬。太原米至東渭橋者。罷二十萬。以所減米。糴江淮水菑州縣。斗減時五十。以救乏京城。東渭橋之糴。斗增時三十以利農。以江淮糴米及減運直。市絹帛送上都。帝乃命度支。增估糴粟三十三萬斛。然不能盡用贄議。憲宗卽位之初。有司以歲豐熟。請畿內和糴。當時府縣配戶督限。有稽違則迫蹙鞭撻。甚於稅賦。號爲和糴。其實害民。

新唐書食貨志(四)

唐有鹽池十八。井六百四十。皆隸度支。蒲州安邑解縣有池五。總曰兩池。歲得鹽萬斛。以供京師。鹽州五原。有烏池白池瓦池細項池。靈州有溫泉池兩井池長尾池五泉池紅桃池回樂池弘靜池。會州有河池。三州皆輸米以代鹽。安北都護府有胡落池。歲得鹽萬四千斛。以給振武天德。黔州有井四十一。成州嶲州井各一。果閬開通井百二十三。山南西院領之。邛眉嘉有井十三。劒南西川院領之。梓遂緜合昌渝瀘資榮陵簡有井四百六十。劒南東川院領之。皆隨月督課幽州大同橫野。軍有鹽屯。每屯有丁有兵。歲得鹽二千八百斛。下者千五百斛。負海州歲免租。爲鹽二萬斛。以輸司農。靑楚海滄棣杭蘇等州。以鹽價市輕貨。亦輸司農。天寶至德間。鹽每斗十錢。乾元元年。鹽鐵鑄錢使第五琦初變鹽法。就山海井竈近利之地。置監院。游民業鹽者爲亭戶。免雜徭。盜鬻者論以法。及琦爲諸州榷鹽鐵使。盡榷天下鹽。斗加時價百錢而出之。爲錢一百一十。自兵起流庸未復。稅賦不足供費。鹽鐵使劉晏以爲因民所急。而稅之則國足用。於是上鹽法輕重之宜。以鹽吏多則縣擾。出鹽鄉因舊監置吏。亭戶糶商人縱其所之。江嶺去鹽遠者。有常平鹽。每商人不至。則減價以糶民。官收厚利。而人不知貴。晏又以鹽生霖潦。則鹵薄嘆旱。則土溜墳。乃隨時爲令遣吏曉導。倍於勸農。吳越揚楚鹽廩至數千。積鹽二萬餘石。有漣水湖州越州杭州四場。嘉興海陵鹽城新亭臨平蘭亭

永嘉太昌侯官富都十監。歲得錢百餘萬緡。以當百餘州之賦。自淮北置巡院十三。曰揚州。陳許。汴州。廬壽。白沙。淮西。甬橋。浙西。宋州。泗州。嶺南。兗鄆。鄭滑。捕私鹽者。姦盜爲之衰息。然諸道加榷鹽錢。商人舟所過有稅。晏奏罷州縣率稅。禁堰埭邀以利者。晏之始至也。鹽利歲纔四十萬緡。至大曆末。六百餘萬緡。天下之賦鹽利居半。宮闈服御軍饟。百官祿俸。皆仰給焉。明年而晏罷。貞元四年。淮西節度使陳少游奏加民賦。自此江淮鹽每斗亦增二百。爲錢三百一十。其後復增六十。河中兩池鹽。每斗爲錢三百七十。江淮豪賈射利。或時倍之。官收不能過半。民始怨矣。劉晏鹽法既成。商人納絹以代鹽利者。每緡加錢二百。以備將士春服。包佶爲汴東水陸運兩稅鹽鐵使。許以漆器瑇瑁綾綺代鹽價。雖不可用者。亦高估而售之。廣虛數以罔上。亭戶冒法。私鬻不絕。巡捕之卒遍于州縣。鹽估益貴。商人乘時射利。遠鄉貧民困高估。至有淡食者。巡吏既多。官冗傷財。當時病之。其後軍費日增。鹽價寖貴。有以穀數斗易鹽一升。私糴犯法。未嘗少息。順宗時始減江淮鹽價。每斗爲錢二百五十。河中兩池鹽斗錢三百。增雲安渙陽塗豁三監。其後鹽鐵使李錡奏。江淮鹽斗減錢十。以便民。未幾復舊。方是時錡盛貢獻以固寵。朝廷大臣皆餌以厚貨。鹽鐵之利積于私室。而國用耗屈。榷鹽法大壞。多爲虛估。率千錢不滿百三十而已。兵部侍郎李巽爲使。以鹽利皆歸度支。物無虛估。天下糴鹽稅茶。其贏六百六十五萬緡。初歲之利如劉晏之季年。其後則三倍晏時矣。兩池鹽利歲收百五十餘萬緡。四方豪商猾賈雜處。解縣主以郎官。其佐貳皆御史。鹽民田園籍於縣。而令不得以縣民治之。憲宗之討淮西也。度支使皇甫鎛加劒南東西兩川山南西道鹽估。以供軍。貞元中盜鬻兩池鹽一石者死。至元和中減死流天德五城。鎛奏論死如初。一斗以上杖背。沒其車驢。能捕斗鹽者賞千錢。節度觀察使以判官州。以司錄錄事參軍察私鹽。漏一石以上。罰課料。鬻兩池鹽者。坊市居邸主人市儈。皆論坐盜。刮鹻土一斗比鹽一升。州縣團保相察。比於貞元加酷矣。自兵興河北鹽法羈縻而已。至皇甫鎛又奏。置榷鹽使。如江淮榷法。犯禁歲多。及田弘正擧魏博歸朝廷。穆宗命河北罷榷鹽。戶部侍郎張平叔議榷鹽法弊。請糶鹽可以富國。詔公卿議其可否。中書舍人韋處厚。兵部侍郎韓愈條詰之。以爲不可。平叔屈服。是時奉天鹵池生水柏。以灰一斛得鹽十二斤。利倍嶺鹵。文宗時采灰一斗。比鹽一斤論罪。開成末詔私鹽月再犯者。易縣令罰刺史俸。十犯則罰觀察判官課料。宣宗卽位。茶鹽之法益密。糶鹽少私盜多者。謫觀察判官。不計十犯。戶部侍郎判度支盧弘止。以兩池鹽法敝。遣巡院官司空輿更立新法。其課倍入。遷榷鹽使以壕籬者。鹽池之隄禁。有盜壞輿鬻鹻皆死。鹽盜持弓矢者亦皆死刑。兵部侍郎判度支周墀又言。兩池鹽盜販者。迹其居處。保社按罪。鬻五石。市二石。亭戶盜糶二石皆死。是時江吳羣盜。以所剽物易茶鹽。不受者焚其室廬。吏不敢枝梧。鎭戍場鋪堰埭。以關通致富。宣宗乃擇嘗更兩畿輔望縣令者。爲監院官。戶部侍郎裴休爲鹽鐵使。上鹽法八事。其法皆施行。兩池榷課大增。其後兵遍天下。諸鎭擅利。兩池爲河中節度史王重榮所有。歲貢鹽三千車。中官田令孜募新軍五十四都。餫轉不足。乃倡議兩池復歸鹽鐵使。而重榮不奉詔。至擧兵反。僖宗爲再出。然而卒不能奪。唐初無酒禁。乾元元年京師酒貴。肅宗以稟食方屈。乃禁京城酤酒。(二)

期以麥熟如初。二年飢復禁酤。非光祿祭祀燕蕃客不御酒。廣德二年。定天下酤戶。以月收稅。建中元年罷之。三年復禁民酤。以佐軍費。置肆釀酒。斛收直三千。州縣總領醨薄。(三)私釀者論其罪。尋以京師四方所湊罷榷。貞元二年復禁京城畿縣酒。天下置肆以酤者。斗錢百五十。免其雋役。獨淮南忠武宣武河東榷麴而已。元和六年。罷京師酤肆。以榷酒錢。隨兩稅青苗斂之。太和八年。遂罷京師榷酤。凡天下榷酒爲錢百五十六萬餘緡。而釀費居三之一。貧戶逃酤不在焉。昭宗世以用度不足。易京畿近鎭麴法。復榷酒以贍軍。鳳翔節度使李茂貞。方顓其利。按兵請入奏利害。天子遽罷之。初德宗納戶部侍郎趙贊議。稅天下茶漆竹木。十取一以爲常平本錢。及出奉天乃悼悔。下詔亟罷之。及朱泚平佞臣。希意興利者益進。貞元八年。以水災減稅。明年諸道鹽鐵使張滂奏。出茶州縣若山。及商人要路。以三等定估。十稅其一。自是歲得錢四十萬緡。然水旱亦未嘗拯之也。穆宗卽位。兩鎭用兵。帑藏空虛。禁中起百尺樓。費不可勝計。鹽鐵使王播圖寵以自幸。乃增天下茶稅。率百錢增五十。江浙東西嶺南福建荆襄茶。播自領之。兩川以戶部領之。天下茶加斤至二十兩。播又奏加取焉。(校一)又拾遺李珏上疏諫曰。榷率起於養兵。今邊境無虞。而厚斂傷民。不可一也。茗飲人之所資。重稅則價必增。貧弱益困。不可二也。山澤之饒。其出不訾。論稅以售多爲利。價騰踊則市者稀。不可三也。其後王涯判二使置榷茶使。徙民茶樹於官場。焚其舊積者。天下大怨。令狐楚代爲鹽鐵使。兼榷茶使。復令納榷。加價而已。李石爲相。以茶稅皆歸鹽鐵。復貞元之制。武宗卽位。鹽鐵轉運使崔珙。又增江淮茶稅。是時茶商所過州縣有重稅。或掠奪舟車。

校一　百衲本に又を右に作る。

露積雨中。諸道置邸以收稅。謂之搨地錢。故私販益起。大中初鹽鐵轉運使裴休著條約。私鬻三犯皆三百斤乃論死。長行羣旅。茶雖少皆死。雇載三犯至五百斤。居舍儈保四犯。至千斤者皆死。園戶私鬻百斤以上杖背。三犯加重雋。伐園失業者。刺史縣令以縱私鹽論。廬壽淮南皆加半稅。私商給自首之帖。天下稅茶增倍。貞元江淮茶爲大摸。一斤至五十兩。諸道鹽鐵使于悰。每斤增稅錢五。謂之剩茶錢。自是斤兩復舊。凡銀銅鐵錫之冶。一百六十八。陝宣潤饒衢信五州銀冶五十八。銅冶九十六。鐵山五。錫山二。鉛山四。汾州礬山七。麟德二年。廢陝州銅冶四十八。開元十五年初。稅伊陽五重山銀錫。德宗時戶部侍郎韓洄建議。山澤之利。宜歸王者。自是皆隸鹽鐵使。元和初。天下銀冶廢者四十。歲采銀萬二千兩。銅二十六萬六千斤。鐵二百七萬斤。錫五萬斤。鉛無常數。開成元年。復以山澤之利歸州縣。刺史選吏主之。其後諸州牟利以自殖。舉天下不過七萬餘緡。不能當一縣之茶稅。及宣宗增河湟戍兵。衣絹五十二萬餘匹。鹽鐵轉運使裴休請。復歸鹽鐵使。以供國用。增銀冶二。鐵山七十一。廢銅冶二十七。鉛山一。天下歲率銀一萬五千兩。(校二)銅六十五萬五千斤。鉛十一萬四千斤。錫萬七千斤。鐵五十三萬二千斤。隋末行五銖白錢。天下盜起私鑄錢行。千錢初重二斤。其後愈輕。不及一斤。鐵葉皮紙皆以爲錢。高祖入長安。民間行綫環錢。其製輕小凡八九萬。纔滿半斛。武德四年。鑄開元通寶。徑八分重二銖四參。積十錢重一兩。得輕重大小之中。其文以八分篆隸三體。洛并幽益桂等州。皆置監賜秦王齊王三鑪。右僕射裴寂一鑪以鑄。盜鑄者論死沒其家屬。其後盜鑄漸起。顯慶五年。以惡錢多。官爲市之。以一善錢售

校二　百衲本に一を二に作る。

五惡錢。民間藏惡錢。以待禁弛。乾封元年。改鑄乾封泉寶錢。徑寸重二銖六分。以一當舊錢之十。踰年而舊錢多廢。明年以商賈不通。米帛踊貴。復行開元通寶錢。天下皆鑄之。然私錢犯法日蕃。有以舟筏鑄江中者。詔所在納惡錢。而姦亦不息。儀鳳中瀕江民多私鑄錢爲業。詔巡江官督捕。載銅錫鑞過百斤者。沒官。四年命東都糶米粟。斗別納惡錢百。少府司農毀之。是時鑄多錢賤。米粟踊貴。乃罷少府鑄。尋復舊。永淳元年。私鑄者抵死。隣保里坊。村正皆從坐。武后時錢非穿穴。及鐵錫銅液。皆得用之。熟銅排斗沙澀之錢。皆售。自是盜鑄蜂起。江淮游民依大山陂海以鑄。吏莫能捕。先天之際。兩京錢益濫。郴衡錢纔有輪郭。鐵錫五銖之屬。皆可用之。或鎔錫摸錢。須臾百十。開元初宰相宋璟請禁惡錢。行二銖四參錢。毀舊錢不可用者。江淮有官鑪錢偏鑪錢稜錢時錢。遣監察御史蕭隱之。使江淮率戶出惡錢。捕責甚峻。上青錢皆輸官。小惡者沈江湖。市井不通。物價益貴。隱之坐貶官。宋璟又請出米十萬斛。收惡錢。少府毀之。十一年詔所在加鑄。禁賣銅錫及造銅器者。二十年千錢以重六斤四兩爲率。每錢重二銖四參。禁鈇(四)頓沙澀鑞染白彊黑彊之錢。首者官爲市之。銅一斤爲錢八千。二十二年。宰相張九齡建議。古者以布帛菽粟。不可尺寸抄勺而均。乃爲錢以通貿易。官鑄所入無幾。而工費多宜縱民鑄。議下百官。宰相裴耀卿。黃門侍郎李林甫。河南少尹蕭炅。秘書監崔沔皆以爲嚴斷惡錢。則人知禁。稅銅折役。則官冶可成。計估度庸。則私錢以利薄而自息。若許私鑄。則下皆棄農而競利矣。左監門衛錄事參軍事劉秩曰。今之錢古之下幣也。若捨之任人。則上無以御下。下無以事上。不可一也。物賤傷農。錢輕傷賈。

物重則錢輕。錢輕由乎物多。多則作法收之使少。物少則作法布之使輕。奈何假人。不可二也。鑄錢不雜鉛鐵則無利。雜則錢惡。今塞私鑄之路。人猶冒死。況設陷穽誘之。不可三也。鑄錢無利則人不鑄。有利則去南畝者衆。不可四也。人富則不可以賞勸。貧則不可以威禁。法不行人不理。繇貧富不齊。若得鑄錢。貧者服役於富室。富室乘而益恣。不可五也。夫錢重繇人日滋於前。而鑪不加舊。公錢與銅價頗等。故破重錢爲輕錢。銅之不贍。在採用者衆也。銅之爲兵不如錢。爲器不如漆。禁銅則人無所用。盜鑄者少。公錢不破。人不犯死。錢又日增。是一舉而四美兼也。是時公卿皆以縱民鑄爲不便。於是下詔禁惡錢而已。信安郡王禕復言。國用不足。請縱私鑄議者。皆畏禕帝弟之貴。莫敢與抗。獨倉部郎中韋伯陽以爲不可。禕議亦格。二十六年。宣潤等州初置錢監。兩京用錢稍善。米粟價益下。其後錢又漸惡。詔出銅。所在置監。鑄開元通寶錢。京師庫藏皆滿。天下盜鑄益起。廣陵丹陽宣城尤甚。京師權豪歲歲取之。舟車相屬。江淮偏鑪錢數十種。雜以鐵錫。輕漫無復錢形。公鑄者號官鑪錢。一以當偏鑪錢七八。富商往往藏之。以易江淮私鑄者。兩京錢有鵝眼古文綫環之別。每貫重不過三四斤。至剪鐵而緡之。宰相李林甫。請出絹布三百萬匹。平估收錢。物價踊貴。訴者日萬人。兵部侍郎楊國忠欲招權以市恩。揚鞭市門曰。行當復之。明日詔復行舊錢。天寶十一載。又出錢三十萬緡。易兩市惡錢。出左藏庫。排斗錢許民易之。國忠又言錢非鐵錫銅沙穿穴古文。皆得用之。是時增調農人鑄錢。既非所習。皆不聊生。內作判官韋倫請厚價募工。繇是役用減而鼓鑄多。天下鑪九十九。絳州三十。揚潤宣鄂蔚皆十。益郴皆五。洋州三。定

校三　舊唐書には二十斤とす。

州一。每鑪歲鑄錢三千三百緡。役丁匠三十。費銅二萬一千二百斤。鑞三千七百斤。錫五百斤。每千錢費錢七百五十。天下歲鑄三十二萬七千緡。肅宗乾元元年。經費不給。鑄錢使第五琦。鑄乾元重寶錢。徑一寸每緡重十斤。與開元通寶參用。以一當十。亦號乾元十當錢。先是諸鑪鑄錢窳薄。鎔破錢及佛像。謂之盤陀。皆鑄爲私錢。犯者杖死。第五琦爲相。復命絳州諸鑪。鑄重輪乾元錢。徑一寸二分。其文亦曰乾元重寶。背之外郭爲重輪。每緡重十二斤。（校三）與開元通寶錢竝行。以一當五十。是時民間行三錢。大而重稜者。亦號重稜錢。法既屢易。物價騰踊。米斗錢至七千。餓死者滿道。初有虛錢。京師人人私鑄。併小錢壞鍾像。犯禁者愈衆。鄭叔淸爲京兆尹數月。榜死者八百餘人。肅宗以新錢不便。命百官集議不能改。上元元年。減重輪錢。以一當三十。開元舊錢與乾元十當錢。皆以一當十。碾磑鬻受。得爲實錢虛錢交易。皆用十當錢。由是錢有虛實之名。史思明據東都。亦鑄得一元寶錢。徑一寸四分。以一當開元通寶之百。旣而惡得一。非長祚之兆。改其文曰順天元寶。代宗卽位。乾元重寶錢以一當二。重輪錢以一當三。凡三日而大小錢。皆以一當一。自第五琦更鑄。犯法者日數百。州縣不能禁止。至是人甚便之。其後民間乾元重稜二錢。鑄爲器不復出矣。當時議者以爲自天寶至今。戶九百餘萬。王制上農夫食九人。中農夫七人。以中農夫計之。爲六千三百萬人。少壯相均。人食米二升。日費米百二十六萬斛。歲費四萬五千三百六十萬斛。而衣倍之。吉凶之禮再倍。餘三年之儲以備水旱凶災。當米十三萬六千八十萬斛。以貴賤豐儉相當。則米之直與錢均也。田以高下肥瘠豐耗爲率。一頃出米五十餘斛。當田二千七百二十一萬六千頃。而錢亦歲毀於棺瓶埋藏焚溺。其間銅貴錢賤。有鑄以爲器者不出。十年錢幾盡。不足周當世之用。諸道鹽鐵轉運使劉晏。以江嶺諸州任土所出。皆重鑢賤弱之貨。輸京師不足以供道路之直。於是積之江淮。易銅鉛薪炭廣鑄錢。歲得十餘萬緡。輸京師及荆揚二州。自是錢日增矣。大曆七年。禁天下鑄銅器。建中初戶部侍郎韓滉。以商州紅崖冶銅多。請復洛源廠監起十鑪。歲鑄錢七萬二千緡。每千錢費九百。德宗從之。江淮多鉛錫錢。以銅盪外不盈斤兩。帛價益貴。銷千錢爲銅六斤。鑄器則斤得錢六百。故銷鑄者多。而錢益耗。判度支趙贊。採連州白銅。鑄大錢一當十。以權輕重。貞元初駱谷散關。禁行人以一錢出者。諸道鹽鐵使張滂奏。禁江淮鑄銅爲器。惟鑄鑑而已。十年詔天下鑄銅器。每器一斤。其直不得過百六十。銷錢者以盜鑄論。然而民間錢益少。緡帛價輕。州縣禁錢不出境。商賈皆絕。浙西觀察使李若。初請通錢往來。而京師商賈齎錢。四方貿易者。不可勝計。詔復禁之。二十年命市井。交易以綾羅絹布雜貨與錢兼用。憲宗以錢少。復禁用銅器。時商賈至京師。委錢諸道進奏院及諸軍諸使。富家以輕裝趨四方。合券乃取之號飛錢。京兆尹裴武請禁與商賈飛錢者。廋索諸坊十人爲保。鹽鐵使李巽以郴州平陽銅坑二百八十餘。復置桂陽監。以兩鑪日鑄錢二十萬。天下歲鑄錢十三萬五千緡。命商賈蓄錢者。皆出以市貨。天下有銀之山必有銅。唯銀無益於人。五嶺以北採銀一兩者。流宅州。官吏論罪。元和四年。京師用錢緡少二十及有鉛錫錢者捕之。非交易而錢行衢路者不問。復詔采五嶺銀坑。禁錢出嶺。六年貿易錢十緡以上者。參用布帛。蔚州三河冶。距飛狐故監二十里而近。河東節度使王鍔置鑪。疏拒馬河水。

鑄錢工費尤省。以刺史李聽爲使。以五鑪鑄。每鑪月鑄錢三十萬。自是河東錫錢皆廢。自京師禁飛錢。家有滯藏物價寖輕。判度支盧坦。兵部尚書判戶部事王紹。鹽鐵使王播。請許商人。於戶部度支鹽鐵三司飛錢。每千錢增給百錢。然商人無至者。復許與商人敵貫而易之。然錢重帛輕如故。憲宗爲之出內庫錢五十萬緡。市布帛。每匹加舊估十之一。會吳元濟王承宗連衡拒命。以七道兵討之。經費屈竭。皇甫鎛建議。內外用錢。每緡墊二十外。復抽五十。送度支以贍軍。十二年復給京兆府錢五十萬緡。市布帛。而富家錢過五千貫者死。王公重貶。沒入於官。以五之一賞告者。京師區肆所積。皆方鎮錢。少亦五十萬緡。乃爭市第宅。然富賈倚左右神策軍官錢爲名。府縣不敢劾問。民間墊陌(五)有至七十者。鉛錫錢益多。吏捕犯者。多屬諸軍諸使。諱集市人。彊奪毆傷吏卒。京兆尹崔元略請犯者本軍本使決。帝不能用。詔送本軍本使。而京兆府遣人涖決。穆宗卽位。京師鬻金銀十兩。亦墊一兩。糴米鹽百錢墊七八。京兆尹柳公綽以嚴法禁止之。尋以所在用錢墊陌不一。詔從俗所宜。內外給用每緡墊八十。寶曆初河南尹王起。請銷錢爲佛像者。以盜鑄錢論。太和三年。詔佛像以鉛錫土木爲之飾。帶以金銀鍮石烏油藍鐵。唯鑑磬釘鐶鈕。得用銅餘皆禁之。盜鑄者死。是時峻鉛錫錢之禁。告千錢者賞以五千。四年詔積錢以七千緡爲率。十萬緡者。期以一年出之。二十萬以二年。凡交易百緡以上者。匹帛米粟居半。河南府揚州江陵府。以都會之劇約束如京師。未幾皆罷。八年河東錫錢復起。鹽鐵使王涯置飛狐鑄錢院於蔚州。天下歲鑄錢。不及十萬緡。文宗病幣輕錢重。詔方鎭縱錢穀交易。時雖禁銅爲器。而江淮嶺南列肆鬻之。鑄千錢爲器售利數倍。宰相李珏請加鑪鑄錢。於是禁銅器。官一切爲市之。天下銅坑五十。歲採銅二十六萬六千斤。及武宗廢浮屠法。永平監官李郁彥。請以銅像鍾磬鑪鐸。皆歸巡院。州縣銅益多矣。鹽鐵使以工有常力不足。以加鑄。許諸道觀察使皆得置錢坊。淮南節度使李紳請。天下以州名鑄錢。京師爲京錢。大小徑寸。如開元通寶。交易禁用舊錢。會宣宗卽位。盡黜會昌之政。新錢以字可辨。復鑄爲像。昭宗末京師用錢八百五十爲貫。每百纔八十五。河南府以八十爲百云。

(一) 亭戶は鹽を煮る家、鹽業に從事する民。
(二) 酤は釀造、酤戶は釀造者。
(三) 酒薄は造酒者の名簿。
(四) 鈌頓は缺損錢。沙鑄は沙型で鑄つた粗錢。邊染、白鑞、黑鑞の三は雜物を混入した惡錢。
(五) 墊陌は百に足らぬ錢を云ふ。

新唐書食貨志(五)

武德元年。文武官給祿頗減。隋制一品七百石。從一品六百石。二品五百石。從二品四百六十石。三品四百石。從三品三百六十石。四品三百石。從四品二百六十石。五品二百石。從五品百六十石。六品百石。從六品九十石。七品八十石。從七品七十石。八品六十石。從八品五十石。九品四十石。從九品三十石。皆以歲給之。外官則否。一品有職分田十二頃。二品十頃。三品九頃。四品七頃。五品六頃。六品四頃。七品三頃五十畝。八品二頃五十畝。九品二頃。皆給百里內之地。諸州都督都護親王府官二品十二頃。三品十頃。四品八頃。五品七頃。六品五頃。七品四頃。八品三頃。九品二頃五十畝。鎭戍關津岳瀆官五品五頃。六品三頃五十畝。七品三頃。八品二頃。九品一頃五十畝。三衞中郎將上府折衝都尉六頃。中府五頃五十畝。下府及郎將五頃。上府果毅都尉四頃。中府三頃五十畝。下府三頃。上府長史別將三頃。中府下府二頃五十畝。親王府典軍五頃五十畝。副典軍四頃。千牛備身。左右太子。千牛備身三頃。折衝上府兵曹二頃。中府下府一頃五十畝。外軍校尉一頃二十畝。旅帥一頃。隊正副八十畝。親王以下又有永業田百頃。職事官一品六十頃。郡王職事官從一品五十頃。國公職事官從二品三十五頃。縣公職事官三品二十五頃。職事官從三品二十頃。侯職事官四品十二頃。子職事官五品八頃。男職事官從五品五頃。六品七品二頃五十畝。八品九品二頃。(校一)二品上柱國三十頃。柱國二十五頃。上護軍二十頃。護軍十五頃。上輕車都尉十頃。輕車都尉七頃。上騎都尉六頃。騎都尉四頃。驍騎飛騎尉八十畝。雲騎武騎尉六十畝。散官五品以上給同職事官五品以上受田寬鄉。六品以下受於本鄉。解免者追田。除名者受口分之田。襲爵者不別給。流內九品以上口分田終其身。六十以上停私乃收。凡給田而無地者。畝給粟二斗。京師及州縣皆有公廨田。供公私之費。其後以用度不足。京官有俸賜而已。諸司置公廨本錢。以番官貿易取息。計員多少爲月料。貞觀初百官得上考者。給祿一季。未幾又詔得上下考給祿一年。出使者稟其家。新至官者。計日給糧。中書舍人高季輔言。外官卑品貧匱。宜給祿養親。自後以地租春秋給京官。歲凡五十萬一千五百餘斛。外官降京官一等。一品以五十石爲一等。二品三品以三十石爲一等。四品五品以二十石爲一等。六品七品以五石爲一等。八品九品以二石五斗爲一等。無粟則以鹽爲祿。十一年以職田侵漁百姓。詔給逃還貧戶。視職田多少。每畝給粟二升。謂之地子。是歲以水旱復罷之。十二年罷諸司公廨本錢。以天下上戶七千人爲胥士。視防閤制而收其課。計官多少而給之。十五年復置公廨本錢。以諸司令史主之。號捉錢令史。每司九人補於吏部。所主纔五萬錢。以下市肆販易。月納息錢四千。歲滿受官。諫議大夫褚遂良上疏。京七十餘司。更一二歲。捉錢令史六百餘人受職。太學高第。諸州進士拔十取五。猶有犯禁罹法者。況屢肆之人。苟得無恥。不可使其居職。太宗乃罷捉錢令史。復詔給百官俸。十八年以京兆府岐同華邠坊州隙地坡澤可墾者。復給京官職田。二十二年置京諸司公廨本錢。捉以令史府史胥士。永徽元年廢之。以天下租脚。直

校一 百衲本に二品の字を缺く。

爲京官俸料。其後又薄斂一歲稅。以高戶主之。月收息給俸。尋顗以稅錢給之。歲總十五萬二千七百三十緡。一品月俸八千。食料一千八百。雜用一千二百。二品月俸六千五百。食料一千五百。雜用一千。三品月俸五千一百。雜用九百。四品月俸三千五百。食料雜用七百。五品月俸三千。食料雜用六百。六品月俸二千。食料雜用四百。七品月俸一千七百五十。食料雜用三百五十。八品月俸一千三百。食料三百。雜用二百五十。九品月俸一千五十。食料二百五十。雜用二百。行署月俸一百四十。食料三十。職事官又有防閤庶僕。一品防閤九十六人。二品七十二人。三品四十八人。四品三十二人。五品二十四人。六品庶僕十五人。七品四人。八品三人。九品二人。公主有邑士八十人。郡主六十人。縣主四十人。外官以州府縣上中下爲差。少尹長史司馬及丞。減長官之半。參軍博士減判司三之二。主簿縣尉減丞三之二。錄事市令。以參軍職田爲輕重。京縣錄事。以縣尉職田爲輕重。羈縻州官給以土物。關監官給以年支輕貨。折衝府官則有仗身。上府折衝都尉六人。果毅四人。長史別將三人。兵曹二人。中下府各減一人。皆十五日而代。開府儀同三司特進光祿大夫同職事官公廨。雜用不給。員外官檢校判試知給祿料食糧之半。散官勳官衛官。減四之一。致仕五品以上。給半祿。解官充侍亦如之。四夷宿衛同京官。天下置公廨本錢。以典史主之。收贏十之七。以供佐史以下不賦粟者。常食餘爲百官俸料。京兆河南府。錢三百八十萬。太原及四大都督府。二百七十五萬。中都督府上州。二百四十二萬。下都督府中州。一百五十四萬。下州八十八萬。京兆河南府京縣。一百四十三萬。太原府京縣。九十一萬三千。京兆河南府畿縣。八十二萬五千。太原府畿縣諸州。上縣七十七萬。中縣五十五萬。中下縣下縣二十八萬五千。(校二)折衝上府二十萬。中府減四之一。下府十萬。麟德二年。給文官五品以上仗身。以掌閑幕士爲之。咸亨元年。與職事官皆罷。乾封元年。京文武官。視職事品。給防閤庶僕。百官俸出於租調。運送之費甚廣。公廨出舉典史。有徹垣墉鬻田宅。以免責者。又以雜職供薪炭。納直倍於正丁。儀鳳三年。王公以下率口出錢。以充百官俸食。防閤庶僕邑士仗身封戶。調露元年。職事五品以上。復給仗身。光宅元年。以京官八品九品俸薄。詔八品歲給庶僕三人。九品二人。文武職事三品以上給親事帳內。以六品七品子爲親事。以八品九品子爲帳內。歲納錢千五百。謂之品子課錢。三師三公開府儀同三司。百三十人。嗣王郡王百八人。上柱國領二品以上。職事九十五人。領三品。職事六十九人。柱國領二品以上。職事七十三人。領三品職事五十五人。護軍領二品以上。職事六十二人。領三品職事三十六人。二品以下又有白直執衣。二品白直四十人。三品三十二人。四品二十四人。五品十六人。六品十人。七品七人。八品五人。九品四人。二品執衣十八人。三品十五人。四品十三人。五品九人。六品七品各六人。八品九品各三人。皆中男爲之。防閤庶僕。皆滿歲而代。外官五品以上。亦有執衣都護府。不治州事。亦有仗身都護四人。副都護長史司馬三人。諸曹參軍士二人。(校三)上鎭將四人。中下鎭將上鎭副三人。中下鎭副各二人。鎭倉曹關令丞戍主副各一人。皆取於防人衛士。十五日而代。宿衛官三品以上仗身三人。五品以上二人。六品以下及散官五品以上各一人。取於番上衛士役。而不收課。親王出藩者。府佐史典軍副典軍。有事力人數如白直。諸司諸使有守。

校二　百納本に二を三に作る。

校三　百納本に士を事に作る。

當及廳子以兵。及勳官爲之。白直執衣以下分三番。周歲而代。供役不踰境。後皆納課。仗身錢六百四十。防閤庶僕白直錢二千五百。執衣錢一千。其後親事帳內亦納課。如品子之數。州縣典史捉公廨本錢者。收利十之七。富戶幸免傜役。貧者破產甚衆。祕書少監崔沔請。計戶均出。每丁加升尺所增蓋少。流亡漸復。倉庫充實。然後取於正賦。罷新加者。開元十年。中書舍人張嘉貞又陳其不便。遂罷天下公廨本錢。復稅戶以給百官籍內外職田賦。逃還戶及貧民。罷職事五品以上仗身。十八年復給京官職田。州縣籍一歲稅錢爲本。以高戶捉之。月收贏以給外官。復置天下公廨本錢。收贏十之六。十九年初置職田頃畝簿。租價無過六斗。地不毛者。畝給二斗。二十四年。令百官防閤庶僕俸食雜用。以月給之。總稱月俸。一品錢三萬一千。二品二萬四千。三品萬七千。四品萬一千五百六十七。五品九千二百。六品五千三百。七品四千一百。八品二千四百七十五。九品千九百一十七。祿米則歲再給之。一品七百斛。從一品六百斛。二品五百斛。從二品四百六十斛。三品四百斛。從三品三百六十斛。四品三百斛。從四品二百五十斛。五品二百斛。從五品百六十斛。六品百斛。自此十斛爲率。至從七品七十斛。八品六十七斛。自此五斛爲率。至從九品五十二斛。外官降一等。先是州縣無防人者。籍十八以上中男。及殘疾以守城門及倉庫門謂之門夫。番上不至者。間月督課爲錢百七十。忙月二百。至是以門夫資課。給州縣官。二十九年。以京畿地狹。計丁給田猶不足。於是分諸司官在都者。給職田於都畿。以京師地給貧民。是時河南北職田兼稅桑。有詔公廨職田有桑者。毋督絲課。天寶初給員外郎料。天下白直歲役丁十萬。有詔罷之。計數加稅。以供用人。皆以爲便。自開元後置使甚衆。每使各給雜錢。宰相楊國忠身兼數官。堂封外月給錢百萬。幽州平盧節度使安祿山。隴右節度使哥舒翰。兼使所給亦不下百萬。十二載國忠以兩京百官職田送租勞民。請五十里外輸于縣倉。斗納直二錢。百里外納直三錢。使百官就請于縣。然縣吏欺盜蓋多。而閑司有不能自直者。十四載兩京九品以上月給俸加十之二。同正員加十之一。兵興權臣增領。諸使月給厚俸。比開元制祿數倍。至德初以用物不足。內外官不給料錢。郡府縣官給半祿。及白直品子課。乾元元年。亦給外官半料及職田。京官給手力課而已。上元元年。復令京官職田以時輸送。受加耗者以枉法贓論。其後籍以爲軍糧矣。永泰末取州縣官。及折衝府官職田苗子三之一。市輕貨以賑京官。大曆元年。斂天下青苗錢。得錢四百九十萬緡。輸大盈庫。封太府左右藏鐍而不發者累歲。二年復給京兆府及畿縣官職田。以三之一供軍饟。增稅青苗錢。一畝至三十。權臣月俸有至九十萬者。刺史亦至十萬。楊綰常衮爲相。增京官正員官及諸道觀察使。都團練使副使以下料錢。初檢校官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者。月給錢十二萬。至是戶部侍郎判度支韓滉請。同正官從高而給之。文官一千八百五十四員。武官九百四十二員。月俸二十六萬緡。而增給者居三之一。先是州縣職田公廨田。每歲六月以白簿上尚書省覆實。至十月輸送則有黃籍。歲一易之後。不復簿上唯授租。清望要官而職卑者稽留。不付黃籍。亦不復更矣。德宗卽位。詔黃籍與白簿皆上有司。建中三年。復減百官料錢以助軍。李泌爲相。又增百官及畿內官月俸。復置手力資課。歲給錢六十一萬六千餘緡。文官千八百九十二員。武官八百九十六員。左右衞上將軍以下又有六

雜給。一曰糧米。二曰鹽。三曰私馬。四曰手力。五曰隨身。六曰春冬服。私馬則有芻豆。手力則有資錢。隨身則有糧米鹽。春冬服則有布絹絁紬綿。射生神策軍大將軍以下增以鞋。比大曆制祿又厚矣。州縣官有手力雜給錢。然俸最薄者也。李泌以度支有兩稅錢。鹽鐵使有筦榷錢。可以擬經費。中外給用每貫墊二十。號戶部除陌錢。復有闕官俸料職田錢。積戶部號戶部別貯錢。御史中丞專掌之。皆以給京官歲費。不及五十五萬緡。京兆和糴度支給諸軍冬衣。亦往往取之。減王公以下永業田郡王職事官。從一品田五十頃。國公職事官。正二品田四十頃。郡公職事官。從二品田三十頃。縣公職事官。正四品田十四頃。職事官從四品田十一頃。尚郡主檢校。四品京官者。月給料錢三十萬。祿百二十石。尚縣主檢校五品京官者。料錢二十萬。祿百石者。自李泌增百官俸。當時以爲不可朘削矣。然有名存而職廢。額去而俸在者。宰相李吉甫建議減之。遂爲常法。于時祠祭蕃夷賜宴別設。皆長安萬年人。吏主辦二縣。置本錢配納。質積戶收息以供費。諸使捉錢者。給牒免徭役。有罪府縣不敢劾治。民間有不取本錢立虛契。子孫相承爲之。嘗有毆人破首。詣閑廐使。納利錢受牒貸罪。御史中丞柳公綽奏。諸使捉錢戶。府縣得捕役。給牒者毀之。自是不得錢者。不納利矣。議者以兩省尚書自御史臺總樞機正百寮而倍稱息利。非馭官之體。元和九年。戶部除陌錢。每緡增墊五錢。四時給諸司諸使之餐。置驛使官督之。御史一人覈其侵漁。起明年正月收息五之一。號元和十年新收。置公廨本錢。初捉錢者。私增公廨本。以防耗失。而富人乘以爲姦。可督者私之外。以逋官錢。迫蹙閭里。民不堪其擾。御史中丞崔從奏。增錢者不得踰官本。其後

校四　百衲本に自を省に作る。

兩省捉錢。官給牒逐利。江淮之民(校五)鬻茶鹽以撓法。十三年以職田多少不均。每司收草粟。以多少爲差。其後宰相李珏楊嗣復奏。堂廚食利錢。擾民煩碎。於是罷堂廚。捉錢官置庫。量入計費。唐世百官俸錢。會昌後不復增減。今著其數。太師太傅太保錢二百萬。太尉司徒司空百六十萬。侍中百五十萬。中書令門下中書侍郎左右僕射太子太師太保太傅百四十萬。尚書御史大夫太子少師少保少傅百萬。節度使三十萬。都防禦使副史監軍十五萬。觀察使十萬。左右丞侍郎散騎常侍諫議大夫給事中中書舍人祕書殿中內侍監御史中丞太常宗正大理司農太府鴻臚太僕光祿衛尉卿國子祭酒將作少府監太子賓客詹事諸府尹大都督府長史都團練使副使上州刺史八萬。太常宗正少卿太子左右庶子節度副使刺史知軍事七萬。六軍統軍諸府少尹少監少卿國子司業少詹事六萬五千。左右衛金吾衛上將軍六軍大將軍六萬。左右驍衛武衛威衛領軍衛監門衛千牛衛上將軍上州別駕五萬五千。郎中司天監太子左右諭德家令寺僕寺率更寺令親王傅別勑判宮觀察團練判官掌書記上州長史司馬五萬。左右衛金吾衛大將軍懷化大將軍諸府大都督司錄參軍事鴈赤縣令四萬五千。員外郎起居郎通事舍人起居舍人著作郎內常侍侍御史殿中侍御史太常宗正殿中祕書丞大理正國子博士京都宮苑總監監都水使者太子中舍中允王府長史歸德將軍節度推官支使防禦判官上州錄事參軍事畿縣上縣令四萬。懷化中郎將三萬七千。左右驍衛武衛威衛領軍衛監門衛千牛衛殿前左右射生軍神策軍大將軍左右衛金吾衛將軍三萬六千。補闕殿中侍御史諸府大都督府判官赤縣丞三萬五千。懷化郎將三萬二千。拾遺司天少監六局奉御內常侍監察御史御史臺主簿太常博士陵署令大理司直中書主書門下錄事太

校五　百衲本に民を間に作る。

子贊善典內洗馬司議郎王府司馬驍衛武衛威衛領軍衛監門衛六軍射生神策軍將軍歸德中郎將觀察防禦團練推官巡官鳩赤縣丞兩赤縣主簿尉上州功曹參軍以下上縣丞三萬。城門郎祕書郎著作佐郎六局直長十六衛六軍諸府十率府長史懷化司階畿縣丞鳩赤縣主簿尉二萬五千。歸德司階二萬三千。五官正太常寺協律郎陵署丞諸寺監主簿國子太學廣文助教都水監丞詹事府司直太子通事舍人文學三寺丞五局郎正府諮議參軍友畿縣上縣主簿尉二萬。懷化中候萬八千。十六衛六軍十率府率副率中郎中郎將萬七千三百五十。歸德中候萬七千。四門助教十六衛佐祕書省崇文弘文館校書郎正字太常寺奉禮郎太祝郊社太樂鼓吹署令四門助教京都宮苑總監副監九成宮總監監主事十六衛六軍衛佐尚書省都事萬六千。十六衛六軍中候太子內率府千牛六千一百七十四。內寺伯懷化司戈諸府大都督府參軍事文學博士錄事上州參軍事博士萬五千。歸德司戈萬四千。十六衛六軍十率府左右郎將親王府典軍副典軍萬三千八百。司戈內率府備身僕寺進馬三千七百一十二。符寶郎內謁者監九寺諸監詹事府丞太醫署令太學廣文四門博士中書門下主事太子文學侍醫諸府都督府醫博士法直兩赤縣錄事上州錄事市令萬三千。懷化執戟長上萬一千。門下省典儀侍御醫司天臺丞都水監主簿率府衛佐諸司主事御史臺主事萬二千。司醫太醫署丞歸德執戟長上一萬。醫佐大理寺評事太常宗正寺詹事府主簿寺監內侍省司天臺左右春坊詹事府錄事主事八千。司階千牛備身左右七千九百九十。京都園苑四面監監兩京諸市中尚武庫武成王廟署令王府掾屬主簿記室錄事參軍事七千。司天臺主簿靈臺郎保章正上局署令七品陵廟令京都宮苑總監丞司竹溫泉監監太子內坊丞王府功曹以下參軍事親王國令公主邑司令六千。奚官內僕內府局令司竹溫泉副監五千。書算律學博士內謁者中局署令上局署丞五官挈壺正京都園苑四面監九成宮總監副監醫針博士醫監陵廟令司竹溫泉監丞太子藥藏局丞王府參軍事王國大農公主邑司丞四千。獄丞國子監直講掌客司儀中局署丞監膳監作監事食醫尚輦進馬奉乘主乘典乘司庫司廩十六衛十率府錄事親勳翊府兵曹參軍事司天臺司辰司曆監候內坊典直宮教博士樂正醫正卜正按摩呪禁卜博士針醫卜書算助教陵廟太樂鼓吹署丞京都園苑四面監九成宮總監丞諸總監主簿太子典膳內直典設宮門局丞三寺主簿親王國尉丞三千。十六衛六軍十率府執戟長上左右中郎將二千八百五十。

職官名は新唐書百官志に詳載されてゐるのでこゝには注解を省略する。

舊五代史食貨志

宋 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薛居正 等撰

案薛史食貨志序永樂大典原闕。卷中唯鹽法載之較詳。其田賦雜稅諸門僅存大畧。疑明初薛史已有殘闕也。今無可采補。姑存其舊。

梁祖之開國也。屬黃巢大亂之後。以夷門一鎮。外嚴烽堠。內辟汙萊。厲以耕桑。薄以租賦。士雖苦戰。民則樂輸。二紀之間俄成霸業。及末帝與莊宗。對壘于河上。河南之民。雖困于輦運。亦未至流亡。其義無他。蓋賦斂輕而丘園可戀故也。及莊宗平定梁室。任吏人孔謙爲租庸使。峻法以剝下。厚斂以奉上。民產雖竭。軍食尚虧。加之以兵革。因之以饑饉。不三四年。以致顛隕。其義無他。蓋賦役重而寰區失望故也。案以上見容齋三筆。所引薛史。釋其文義。當係食貨志序。今錄于卷首。

唐同光三年二月。勅魏府小麥豆稅。每畝減放三升。城內店宅園圃比來無稅。頃因僞命。遂有配徵。後來以所徵物色。添助軍裝衣賜。將令通濟。宜示矜蠲。今據緊慢去處。于見輸稅絲上。每兩作三等。酌量納錢。收市軍裝衣賜。其絲仍與除放。其年閏十二月。吏部尚書李琪上言。請賦稅不以折納爲事。一切以本色輸官。又不以紐配爲名。止以正稅加納。勅曰本朝徵科。唯配有兩稅。至于折納。當不施爲宜。依李琪所論。應逐稅合納錢物。斛斗鹽錢等。宜令租庸司指揮。竝准元徵本色輸納。不得改更。若合有移改。卽須具事由聞奏。天成元年

四月。勅應納夏秋稅。先有省耗。每斗一升。今後止納正稅數。不量省耗。四年五月戶部奏。三京鄴都諸道州府。逐年所徵夏秋稅租。兼鹽麴折徵。諸般錢穀起徵。各視其地節候早晚。分立期限。其月勅百姓。今年夏苗。委人戶自通供手狀。具頃畝多少。五家爲保。委無隱漏攢連狀。本州具狀送省。州縣不得迭差人檢括。如人戶隱欺。許令陳告。其田倍令并徵。長興二年六月。勅委諸道觀察使屬縣。于每村定有力人戶充村長。與村人議。有力人戶出剩田苗。補貧下不迨。肯者卽具狀徵收。有辭者卽排段檢括。自今年起爲定額。有經災沴。及逐年逋處。不在此限。三年十二月三司奏。請諸道上供稅物。充兵士衣賜不足。其天下所納斛斗及錢。除支贍外。請依時折納綾羅絹帛。從之。

晉天福四年正月。勅應諸道節度刺史。不得擅加賦役。及于縣邑別立監徵所納田租。委人戶自量自槩。

周顯德三年十月。宣三司指揮諸道州府。今後夏稅。以六月一日起徵。秋稅至十月一日起徵。永爲定制。五年七月。賜諸道均田圖。十月命左散騎常侍艾穎等三十四人。下諸州檢定民租。六年春。諸道使臣回。總計檢到戶二百三十萬九千八百一十二。

唐同光二年。度支造請。牓示府州縣鎭軍民商旅。凡有買賣竝須使八十陌錢。

唐同光二年二月詔曰。錢者卽古之泉布。蓋取其流行天下。布散人間。無積滯則交易通。多貯藏則士農困。故西漢興改幣之制。立告緡之條。所以權蓄買而防大姦也。宜令所司散下州府。常須檢察。不得令富室分外收貯見錢。又工人銷鑄爲銅器。兼沿邊州鎭設法鈐轄。勿令商人般載出境。三月知唐州晏騈安奏。市肆間點檢錢帛。內有錫鑞小錢。揀得不少。皆是江南綱商挾帶而來。詔曰帛布之幣。雜以鉛錫。惟是江湖之外。盜鑄尤多。市肆之間。公行無畏。因是綱商挾帶。舟檝往來。換易好錢。藏貯富室。寔爲蠹弊。須有條流。宜令京城諸道于坊市行使錢內。點檢雜惡鉛錫錢。竝宜禁斷。沿江州縣。每有舟船到岸。嚴加覺察。不許將雜鉛錫惡錢往來、換易好錢。如有私載。竝行收納。天成元年八月。中書門下奏。訪聞近日諸道州府。所賣器價貴。多是銷鎔見錢。以邀厚利。乃下詔曰。宜令遍行曉告。如元舊係銅器及碎銅。卽許鑄造器。仍令生銅器物每斤價定二百文。熟銅器物每斤四百文。如違省價買賣之人。依盜鑄錢律文科斷。清泰二年十二月。詔御史臺曉告中外。禁用鉛錢。如違犯。准條流處分。

晉天福二年。詔禁一切銅器　其銅鏡今後官鑄造　于東京置場貨賣。許人收買于諸處興販去。

周廣順元年三月。勅銅法今後官中更不禁斷。一任興販。所在一色。卽不得瀉破爲銅器貨賣。如有犯者。有人糺告。捉獲所犯人。不計多少斤兩。竝處死。其地分所由節級決。脊杖十七放。隣保人決。臀杖十七放。其告事人。給與賞錢一百貫文。

江南因唐舊制。饒州置永平監。歲鑄錢。池州永寧監。建州永豐監。竝歲鑄錢。杭州置保興監鑄錢。

唐同光二年二月。詔曰會計之重。鹹鹺居先。矧彼兩池寔有豐利。頃自兵戈擾攘。民庶流離。既場務以隳殘。致程課之虧失。重茲葺理。須仗規模將立事以成功。在從長而就便宜。令河

中節度使冀王李繼麟兼充制。置安邑解縣兩池榷鹽使。仍委便制一一條貫。案五代會要。同光三年二月。勅魏府。每年所徵隨絲鹽錢。每兩與減放五文。逐年俵賣蠶鹽食鹽大鹽甜次冷鹽。每斗與減五十。藥鹽與減三十。天成元年四月。勅諸州府百姓。合散蠶鹽。今後每年祇二月內。一度俵散。依夏稅限納錢。長興四年五月七日。諸道鹽鐵轉運使奏。諸道州府鹽法條流。元末一槩定奪。謹具如後。應食顆鹽。州府省司各置榷糶折博場院。應是鄉村竝通私商興販。所有折博。并每年人戶蠶鹽。竝不許將帶一斤一兩入城。侵奪榷糶課利。如違犯者。一兩已上至一斤。買賣人各杖六十。一斤已上至三斤。買賣人各杖七十。三斤已上至五斤。買賣人各杖八十。五斤已上至十斤。買賣人各徒二年。十斤已上不計多少。買賣人各決脊杖二十處死。所有犯鹽人隨行錢物驢畜等。竝納入官。所有元本家業莊田。如是全家逃走者。即行點納。仍許般載脚戶經過店主。并脚下人力等糾告。等第支與優給。如知情不告。與賣鹽人同罪。其犯鹽人經過處。地分門司廂界巡檢節級所由。并諸色關連人等。不專覺察。委本州臨時斷訖報省。如是門司關津口鋪捉獲私鹽。即依下項等第一半賞錢。十斤已上至五十斤。支賞錢二十千。五十斤已上至一百斤。支賞錢三十千。一百斤已上。支賞錢五十千。欲指揮。應食末鹽地界州府縣鎭。竝有榷糶場院。久來內外禁法。即未一槩條流。應刮鹹煎鹽。不計多少斤兩竝處極法。其許四鄰及諸色人等陳告。等第支給賞錢。此後犯一兩已上至一斤。買賣人各杖六十。一斤已上至二斤。買賣人各杖七十。二斤已上至三斤。買賣人各徒一年。三斤已上至五斤。買賣人各徒二年。五斤已上買賣人。各決脊杖二十處死。如是收到鹹土鹽水。即委本處煎煉鹽數。准條科斷。或有已曾違犯不至死刑。經斷後公然不懼條流再犯者。不計斤兩多少所犯人竝處極法。其有榷糶場院員寮節級人力。煎鹽池客竈戶。般鹽船綱押綱軍將衙官梢工等。具知鹽法。如有公然偸盜官鹽。或將貨賣。其買賣人及窩盤主人。知情不告。竝依前項刮鹹例。五斤已上處死。其諸色關連人等竝合支賞錢。即准洛京諸鎭條流事例指揮。顆末靑白等鹽元不許界分參雜。其顆鹽先許通商之時。指揮不得將帶入末鹽地界。如有違犯。一斤一兩竝處極法。所有隨行物色。除鹽外一半納官。一半與提事人充賞。其餘鹽色未有壹一條流。其洛京并鎭定邢州管內。多北京末鹽入界。捉獲竝依洛京條流科斷。欲指揮。此後但是顆末靑白諸色鹽。侵界參雜。捉獲竝准洛京條流施行。應諸道。今後若捉獲犯私鹽麴人。罪犯分明。正該條法。便仰斷遣訖奏。若稍涉疑誤。祇須申奏取裁。

晉天福中。河南河北諸州。除俵散蠶鹽徵錢外。每年末鹽界分場務約糶錢一十七萬貫有餘。言事者稱雖得此錢。百姓多犯鹽法。請將上件食鹽錢。于諸道州府計戶。每戶一貫至二百爲五等配之。然徒任人逐便興販。既不虧官又益百姓。朝廷行之。諸處場務亦且仍舊。俄而鹽貨頓賤。去出鹽遠處。州縣每斤不過二十文。近處不過一十文。掌事者又難驟改其法。奏請重制鹽場稅。蓋欲絕其興販。歸利于小官也。七年十二月宣旨下。三司應有往來。鹽貨悉稅之。過稅每斤七文。住稅每斤十文。其諸道州府應有屬州鹽務。竝令省司差人勾當。既而糶鹽雖多。而人戶鹽錢。又不放免。至今民甚苦之。案五代會要。晉天福元年十一月。敕節文洛京管內。逐年所配人戶食鹽。起來年每斗減放十文。

周廣順元年九月。詔改鹽法。凡犯五斤已上者處死。煎鹹鹽犯一斤已上者處死。先是漢法不計斤兩多少。竝處極刑。至是始革之。三年三月。詔曰。青白池務素有定規。祇自近年頗乖循守。比來青鹽一石抽稅錢八百文。足陌鹽一斗。白鹽一石。抽稅錢五百文。鹽五升。其後青鹽一石抽錢一千。鹽一斗。訪聞更改已來。不便商販。蕃人漢戶求利艱難。宜與優饒。庶令存濟。今後每青鹽一石。依舊抽稅錢八百文。以八十五爲陌鹽一斗。白鹽一石。抽稅錢五百。鹽五升。此外更不得別有邀求。訪聞邊上鎭鋪于蕃漢戶。市易糴糶。吏私有抽稅。今後一切止絕。按五代會要。周廣順二年九月十八日。勅條流禁私鹽麴法如後。一、諸色犯鹽麴所犯。一斤已下至一兩杖八十。配役。五斤已下一斤已上徒三年。配役。五斤已上竝決重杖一頓處死。一、應所犯鹽麴。關津門司廂巡門保。如有透漏。竝行勘斷。一、刮鹹煎煉私鹽所犯。一斤已下徒三年。配役。一斤已上竝決重杖一頓處死。犯私鹽若捉到鹹水。祇煎成鹽。秤盤定罪逐處。凡有鹼鹵之地。所在官吏節級所由。常須巡檢村坊鄰保。遞相覺察。若有所犯處彰露。竝行勘斷。一、所犯私鹽。提事告事人。各支賞錢。以係省錢充。至死刑者賞錢五十千。不及死刑者三十千。一、顆末鹽各有界分。若將本地分鹽侵越疆界。同諸色犯鹽例科斷。一、鄉村人戶所請蠶鹽。祇得將歸褒置(校一)供食。不得別將博易貨賣投託與人。如違竝同諸色犯鹽例科斷。若是所請蠶鹽道路津濟。須經過州府縣鎭。委三司明行指揮。一、凡買鹽麴。竝須于官場務內買。若衷私投託興販。其買賣人竝同諸色犯鹽麴例。一、諸官場官務。如有羨餘出剩鹽麴。竝許盡底報官。如衷私貨賣者。買賣人竝同諸色犯鹽麴科斷。若鹽鋪酒店戶及諸色人。與場院衷私貨賣者。竝同罪科斷。一、所犯私鹽麴有同情共犯者。若是骨肉卑幼奴婢同犯。祇罪家長。主首不知情。祇罪造意者。餘減等科斷。若是他人同犯竝同罪斷。若與他人同犯據逐人脚下。所犯斤兩依輕重斷遣。一、州城縣鎭郭下人戶。係屋稅合請鹽者。若是州府竝于城內請給。若是外縣鎭郭下人戶。亦許將鹽歸家供食。仰本縣預取。逐戶合請鹽數目。攢定文帳部領人戶。請拔勅本處官吏及所在場務。同點檢入城。若縣鎭郭下人戶。城外別有莊田。亦仰本縣預先分擘開坐。勿令一處分給供使。三年十二月。勅諸州府并外縣鎭城內其居人屋稅鹽。今後不俵。其鹽錢亦不徵納。所有鄉村人戶合請蠶鹽所在州城縣鎭。嚴切檢校。不得放入城門。

顯德元年十二月。世宗謂侍臣曰。朕覽食末鹽州郡。犯私鹽多于顆鹽界分。蓋卑濕之地。易爲刮鹹煎造。豈唯違我榷法。兼又汚我好鹽。況末鹽煎煉。般運費用倍于顆鹽。今宜分割十餘州。令食顆鹽不唯輦運省力。兼且少人犯禁。自是曹宋已西十餘州。皆盡食顆鹽。案五代會要。顯德二年八月二十四日。宣頭節文改立鹽法如後。一、贍國軍堂場務。邢洺州鹽務。應有見垜貯鹽貨處。并煎鹽場竈。及應是鹹地。竝須四面修置牆壍。如是地里遙遠。難爲修置牆壍。即作壕籬爲規隔。內偸盜夾帶官鹽。粂于壕籬外。煎造鹽貨。便仰收捉。及許諸色人陳告。所犯不計多少斤兩。竝決重杖一頓處死。其經歷地分及門司節級人員。竝當量罪勘斷。所有捉事告事人。賞錢二十千。一斤已上至十斤。賞錢三十千。一十斤已上賞錢五十千。一、應有不係官中煎鹽處鹹地。竝須標識。委本州府。差公幹職員。與巡監節級村保地主鄰人同共巡檢。若諸色人偸刮鹹地。便仰收捉。及許人陳告。若勘逐不虛。捉事人每獲一人。賞絹一十匹。獲二人賞絹二十匹。獲三人已上不計人數。賞絹五十匹。刮鹹煎鹽人并知情人。所犯不計多少斤兩。竝決重杖一頓處死。其刮鹹處地分。并刮鹹人住處。巡檢節級所由村保等。各徒二年半。令衆一月。依舊勾當。刮鹹處地主不切檢校。徒二年。令衆一月。一、顆鹽地分界內。所犯竝依前法。一、今緣改價賣鹽。慮有別界分鹽貨遞相侵犯。及諸鹽入城。諸色犯鹽人。令下三司依下項條流科斷。其犯鹽人隨行物色。給與本家。其鹽沒納入官。所經歷地分節級人員竝行勘斷。一兩至一斤。決臀杖十五。令衆半月。提事告事人。賞錢五千。一斤已上至一十斤。徒一年半。令衆一月。提事人賞錢七千。十斤以上不計多少。徒二年。配發運務

校一 嘉業堂校刊本抱經樓舊鈔本に褒に作る。置は零甍に作る。

役一年。提事告事人。賞錢十千。一、諸州府人戶所請鹽鹽。不得于鄉村衆私貨賣。及信刺頭腳戶。縣司諸鹽節級所由等。魁折鹽賣。如有犯者。依諸色犯鹽例科斷。一、如有人于河東界將鹽過來。及自家界內有人往彼。興販鹽貨。所犯者並處斬。其犯鹽人隨行鹽寄賣財。並與提事人充賞。應州青白榷稅院。元有透稅條流。所有隨行鹽寄物色。一半支與提事人充賞。其餘一半并鹽。並納入官。欲並且依舊。一斗已上至三斗杖七十。三斗已上至五斗徒一年。五斗已上處死。安邑解縣兩池榷鹽院。河中節度使彔判之時。申到當一事件條流等准勅應。兩池所出鹽。舊日苦無文榜。如擅將一斤一兩。准元勅條並處極法。其犯鹽人應有錢物。並與提事充賞者。切以兩池禁鹽峻阻。不通人行。四面各置場門。弓射分擘鹽地分居住。並在鹽圍裏面。更不別有差遣。祇令巡護鹽池。如此後有人偷盜官鹽。一斤一兩出池。其犯鹽人。並准元勅條流處分。應有隨行錢物並納入官。其提事人依下項定支優給。若是巡檢弓射池場門子。自不專切巡察。致有透漏。到鹽圍外被別人提獲。及有糾告彔同行反告官中。更不坐罪。陳告人亦依提事人支賞。應有知情偷盜官鹽之人。亦依犯鹽人一例處斷。其不知情關連人。臨時酌情定罪。所有透漏地分弓射。及池場門子。如是透漏出鹽。二十斤已下徒一年半。一十斤已上至二十斤。支賞錢一十千。二十斤已上至五十斤。支賞錢二十千。五十斤已上至一百斤。支賞錢三十千。一百斤已上。支賞錢五十千。前項所定零到鹽法條流。其應鄆州府提獲抵犯之人。便委本州府檢條流科斷訖。申奏。別報省司。其屬省院提到犯鹽之人。干死刑者。即勘情罪申上。候省司指揮。不至極刑者。便委勘司准條流決放訖。申報。從之。

三年十月。勅漳河已北州府界。元是官場糶鹽。今後除城郭草市內。仍舊禁法。其鄉村並許鹽貨通商。逐處有鹹鹵之地。一任人戶煎煉。興販則不得踰越漳河。入不通商地界。案文獻通考。五年。既取江北諸州。唐主奉表入貢。因白帝。以江南無鹵田。願得海陵鹽監南屬以贍軍。帝曰海陵在江北。難以交居。當別有處分。乃詔歲支鹽三十萬斛。以給江南士卒。稍稍歸之。

周顯德二年正月。世宗謂侍臣曰。轉輸之物。向來皆給斗耗。自晉漢已來。不與支破。食廩所納。新物尚除省耗。況水路所般。豈無損折。起今後每石。宜與耗一斗。

後唐天成三年七月。詔曰。應三京鄴都諸道州府鄉村人戶。自今年七月後。于是秋田苗上。每畝納麴錢五文足陌。一任百姓自造。私麴醞酒供家。其錢隨夏秋徵納。其京都及諸道州府縣鎮坊界內。應逐年買官麴。酒戶便許自造麴醞酒貨賣。仍取天成二年正月至年終。一年逐戶計算。都買麴錢數徵十分只納二分。以充榷酒錢。便從。今年七月後。管數徵納榷酒戶外。其餘諸色人。亦許私造酒麴供家。卽不得衷私賣酒。如有故違便卽糾察。勒依中等酒戶納榷。其坊村一任沽賣。不在納榷之限。時孔循以麴法。殺一家于洛陽。或獻此意以爲愛其人。便于國。故行之。長興元年二月。赦書節文。諸道州府人戶。每秋苗一畝上元徵麴錢五文。今後特放二文。只徵三文。二年詔曰酒醴所重麴蘖。是須緣賣價太高。禁條頗峻。士庶因斯而抵犯。刑名由是以滋彰。爰行改革之文。庶息煩苛之政。各隨苗畝量定稅錢。訪聞數年已來。雖犯法者稀。而傷民則甚。蓋以亂離日久。貧下戶多。纔遇昇平。便勤稼穡。各務耕田鑿井。孰能枕麴藉糟。旣隨例以均攤。遂抱虛而輸納。漸成凋敝。深可憫傷。況欲致豐財。必除時病。有利之事。方切施行。無名之求。尤宜廢罷。但得日新之理。何辭夕改之嫌。應在京諸道苗畝上所徵麴錢等。便從今年夏。並放其麴官中自造。委逐州減舊價一半。于在城撲斷貨買。除在城居人。不得私造。外鄉村人戶。或要供家。一任私造。勅下之日人甚悅之。永樂大典卷四千六百八十一

周顯德四年七月。詔曰諸道州府麴務。今後一依往例。官中禁法賣麴。逐處先置都務。候勅到日。並仰停罷。據見在麴數准備貨買。兼據年計合使麴數依時蹋造。候人戶將到價錢據數給麴。不得賒賣。抑配與人。永樂大典卷一萬四千九百八十

宋史食貨志（上一）

元　中書右丞相總裁　脫脫等修

農田

昔武王克商。訪箕子以治道。箕子爲之陳洪範九疇。五行五事之次。卽曰農用八政。八政之目。卽以食貨爲先。五行天道也。五事人道也。天人之道治。而國家之政興焉。是故食貨而下五卿之職。備擧於是矣。宗伯掌邦禮。祀必有食貨而後儀物備。賓必有食貨而後委積豐。司空掌邦土。民必有食貨而後可奠於厥居。司徒掌邦教。民必有食貨而後可興於禮義。司寇掌邦禁。民必有食貨而後可遠於刑罰。司馬掌邦政。兵必有食貨而後可用於征戍。其曰農用八政。農食貨之本也。唐杜佑作通典。首食貨而先田制。其能推本洪範八政之意歟。宋承唐五季之後。太祖興創平諸國。除藩鎭留州之法。而粟帛錢幣咸聚王畿。嚴守令勸農之條。而稻粱桑棗。務盡地力。至於太宗。國用殷實。輕賦薄斂之制。日與羣臣講求而行之。傳至眞宗。內則升中告成之事擧。外則和戎安邊之事滋。由是食貨之議。日盛一日。仁宗之世。契丹增幣。夏國增賜。養兵兩陲。費累百萬。然帝性恭儉寡慾。故取民之制。不至掊克。神宗欲伸中國之威。革前代之弊。王安石之流。進售其强兵富國之術。而靑苗保甲之令行。民始罹其害矣。哲宗元祐更化。斯民稍望休息。紹聖而後。章惇倡紹述之謀。秕政復作。徽宗旣立蔡